

桂事無進步

本星期內，廣西事無進步，在現時尚不能確斷其結局。李白自上月三十一日覆電後，沒有電來。蔣委員長的東電冬電去後，沒有反響，廣州方面，廣西有人接頭，但未成功。

現在知道的：一，所傳李白要組織軍政府之議，不至實現，假令要組織，也行不通。二，廣西各界非常怨望，盼和平解決。三，李白不肯就新職，也不願下野。四，中央軍不會輕易入桂，除非到萬不得已，不至用武力。五，中央對李白，也未籌有好的辦法，要看蔣先生到廣州後，怎樣處理。

蔣先生十一日早飛往廣州去了。自從十五年北伐離粵以後，這是第一次到粵。廣州正準備着盛大的歡迎。此次赴粵，主要為指導廣東軍政民政，其次是處理桂事。蔣東電中本希望與李白在廣州見面，依最近情形說，怕不容易做到。

廣西現在是較小的問題了，國民心理，是盼望能和平解決，免了用兵。我想於幾經曲折之後，當可以辦到和平解決的。

綏遠緊張

幾月前的情報，就說八月裏綏遠有事。果然這幾天，綏遠情形緊張起來。

在上月三十日及本月四日兩次，有偽軍犯綏東被擊而退。這幾天，還勉强安靜，但察北的偽軍，與某方新練的蒙軍，甚爲活躍，日本軍的移動，也很活潑，所以情勢甚屬可慮。

政府方針，對綏遠治安，一定負責。對於鞏固防務，有相當佈置，同時在外交上正想辦法。

若果綏遠受侵，有大規模的衝突，若果日本軍隊加進去，這要成最嚴重的國際問題。究竟形勢若何幾天內可以看出來。

現在政府有一最小限度的主張，就是不容再失領土主權。日本對此點也知道，所以日本若不放棄外交，就必須要制止對綏遠省領土主權的任何企圖。

一般的中日問題

在綏遠緊張之際，日本輿論也有人盛唱着日本決定對華

外交方針之必要。朝日新聞是這派的代表，很主張乘中國統一强化及英國希望英日妥協之時，在外交上打開一個出路。同時中國政府方面，確也有積極的進行外交之意。蔣先生從廣東歸京之後，要開始認眞研究。不過現在的關鍵，是綏遠，若還受武力侵略，當然外交要完全擱起。

綏遠以外的北方局勢，近來沒有變動。平津方面，情形還沈寂，王克敏一時不會北上，經濟問題，一時也談不到。要之，現在中日之間要緊是大體上的問題。若大體無了解，若日本根本不能尊重中國主權，那還談甚麼外交，更講甚麼經濟！（知非）

日英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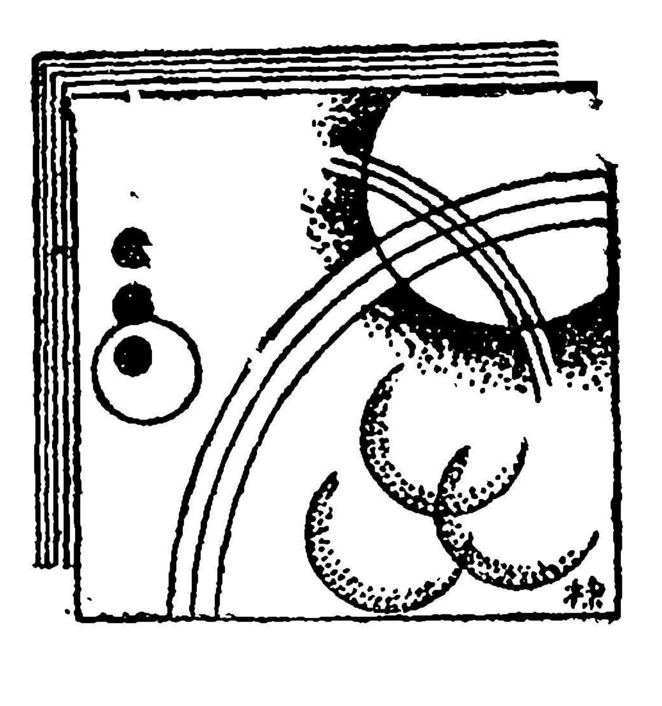
最近日本報紙，對日英關係，有許多傳說。一稱英政府將根據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的報告書，製成日英合作方案。一稱駐英日大使與英當局談話後，英海相賀爾已擬就一改善英日關係的私案。日英兩國，想恢復已往的傳統關係，本來非無可能，但觀察目前兩國的根本政策，却因爲利害衝突過大，所以縱有接洽，也不易有何成果。日本以東亞主人自居，不許英在華有政治利益，並且還要求英國開放她的殖民地的商務，所以英國承認既成事實的提議，是斷不能打動日本的。在另一方面，最近英俄的關係，却日形親密。自從蒙特羅會議以來，英俄又成立海軍協定和借款，日方對之，不免右種種的揣測，但是這種現象，根本就是日方的態度促成的。日本要想和英國接近，必須放棄對華的政治野心，否則一意孤行，勢非促令本來不合作的國家，羣趨於聯結不可。

西亂展望

本週法政府第二次照會歐洲列强，請勿干涉西亂，並提出具體的建議案。各政府頃已多數表示贊同，惟德義葡各國於接受時却附有條件。現在德義英各國僑民，雖有被戕的消息，預料不至引起嚴重影響，一二野心國家雖躍躍欲試，但未必有干冒大不韙的胆量。據大體上觀察，協定是有成立之望的，惟國際間的暗鬥，却不易消滅。

目前的西局，重心已由國際移至軍事方面。現在的軍事，正當吃緊關頭。叛軍在弗蘭柯的領導下，顯占優勢。西京南北西三面漸被叛軍包圍，勝負之局，日內即可判明。但是無論何方面勝利，左右派的鬥爭，一時是不易平息的。這正是整個歐局的縮影。

總之，本週西局的重心，在於軍事，國際形勢反退居次要。數日內，軍事上或有急轉直下的結果，那末屆時不干涉協定的建議，或將失掉了它的意義。（素）



今後之中央政治

張佛泉

陳濟棠的異動，因他的將領洞識大體，決不參加內戰，得到迅速的解決。這恐怕是我國近年中一件極有意義的事。這代表我國軍人有了國家民族觀念，代表中央政府力量的增強，代表國人不願再做滿足無知軍人私慾的工具，代表中國更像一個現代國家了。我們大家都應鼓起勇來，我們覺得前途很樂觀！

正因為我們覺得前途有望，所以我們更應努力做去。今天（七月二十二日）我們在大公報上讀到一篇社評，題為「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大公報記者指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粵局定，政府責任更加重了。「中央今後能否善盡保衛國家之責任，繫於能否得到全國有智識有良心者之一致擁護與合作。」

我在下面指出在政治方面應有的改造。

近若千年來我國政府的結構，大體是來自孫中山先生的計劃，不只這樣，我們可以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幾乎支配了全部政治精神。但據我們的觀察，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論却大部是須放棄的。

許多批評中山先生的以為他的學說太過於理想。這似乎是在說，他的理論固然完滿圓通，但可惜離事實太遠，不能施用於現實。這種說法是最膚淺的；其中含有雙層錯誤。一，做這種批評的以為中山先生不切實際，以為他所說所寫都是些玄學的夢，算是最冤枉孫先生。我們在這裏要替中山先生——要替所有政治社會理論家——辯護，他的理論絕不是空洞的。他的理論系統正是一篇實際應用的程序（我們在這裏批評中山先生的政治學說，目的也正在尋出一條可以適用的方式）。二，做這種批評的似乎還以為中山先生的理論自身無疵可指的，他那系統的本身是無足致疑的。

我們却以為中山先生的理論所以行不通，不只因為他的

理論去現實太遠，乃因爲他的理論自身有很多地方是不調協的，是含有許多矛盾的。

最近兩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國民大會開會在即，名義上的黨治即要結束，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在形式上在精神上放棄那不可墨守的經義，重新澈底改革一番，使我們能得到一個在民意控制下的强有力的政府。

孫中山先生說他自己在政治學方面有一樁在「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權是政權，能是治權，此二者要劃分爲兩。政權屬於人民，治權屬於政府。治權譬如一機器的發動部份，政權譬如那機器的制止關鍵。有了靈敏的控制機關，便不怕發動機關强有力，便不怕「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因此政府應該有權，只要總統總理部長等「是有本領，忠心爲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孫先生舉他在上海時有一次由法租界乘汽車到虹口做例，他因有事，任車夫急駛，車繞遠道，結果反得速達。截至此處爲止，中山先生的理論是非常中肯的。但到後面我們不明白何以在治權方面要分爲五權，在政權方面採取四權。這一點，我們認爲是大罅漏。權力分立說，本是謬誤的，考試監察兩權的獨立，更成畫蛇添足，我們在下面正要指出，政府內的機關是不容易監督其他機關的。政權方面採用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權，更成問題。不唯四權的行使，遠不如孫先生所說的像小孩管理機器那樣容易，即使是一樣容易，我們也很難見到創制權與複決權祇是一種控制的力量。中山先生還認爲西洋人的自由對中國是無用的。但是我們更不曉得，人民如無表現的自由，如何能運用四權。要之，中山先生區分權能的理想是對的，政府要有力量，同時控制政府的力量一樣要强。但是他所採用的方法，不足實現他的理想。他的五權四權說，且恐正與他那加强治權的原則相違反。五權分立足以阻滯行政權，四權的運用，自然要減弱立法權。

我們如不能放棄支配了若干年的政治理想，今後的實際政治也很難望改善。

我們在這裏提出一個單純的原則。我們以爲中國在今日需設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但同時也要加强人民制裁（Popular Control）的力量。

近來有許多人能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是應加强的。因此這些人中便更有的以爲中國應行獨裁制。但是祇單純地講增强政權，而不附帶任何條件，便沒有意義。我們批評自孟德

斯鳩以來的分權論，並不是在主張政府權力應絕對無限制。力量如只能發動，而不能制止，即含有最大危險性。所以我們批評分權論，批評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四權說，都未曾否認他們的理想，我們只在指出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不當的，是有害原來目標的。這一點在起始即應辨別清楚。

然則我們上面所說要增強人民制裁的力量與舊的分權說究有何不同？最明顯的一點便是，我們這裏所擬的制裁方法是在政府本身之外，而不是在政府本身之內。在政府本身之內，各部不能成對峙形勢，不能講制衡。政府是好動的，是須有所作爲的，不然，便與政府之本來目的相違反。

我們現在還要問：制裁的力量何以要放在政府之外？

對於這問題的回答也很簡單，即制裁的力量，如只放在政府之內，便絕對不能生效。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幾年來的南京政府。

監察院與其他立法行政等四院並列，地位不爲不高，所擁有的權力亦不爲不大。但是我們都知道監察院實沒有可稱道的政績。固然現在監察院的組織仍不夠完善，如同監察委員的職任沒有特殊保障，監察院沒有懲戒被判違法的官員的權力等，也是監察院不能有特殊表現的原因。但是我們追詰其失敗之原由，不能至此爲止。我們更進而致疑於在政府中特設監察院一意念之本身。

政府中特設監察院乃是以官防官。在君主專制時代，以官防官的辦法，即爲識者所詬病。顧亭林曾謂我國「治官之官多，治事之官少。」梁任公亦嘗「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道：「務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補破衲，愈補愈破。」在民治國家，監察權多付諸代表人民之議會，若使成獨立機關，便難望有所表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考爾溫氏來燕京大學講學時，曾有文論及南京監察制度之不易成功。研究政治學的大都同此見解。中山先生主張彈劾權獨立的理由，他自己沒有詳細的解說，只以爲「御史臺諫的官，原來是一種很好的制度」，所以同開科取士的考試制全要保留。

監察院是政府中一個機關，以一個機關監督其他機關，根本不能有卓著成效。這是將控制放在政府本身之內，與我們前面所提出的原則（即主要控制力量應求諸政府之外），適相背謬。

監察政府的權力應由國民來行使，爲行使這種權力首須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集會自由。須使人民能知道政府在做怎樣的事，須使人民有表現意志的自由。有了這種自由，便有了制裁政府的機會。政府的措施，人民如認爲不當

時，他們可以任意指摘，攻擊，可以投不信任票。如有了貪污舞弊案發生，那更不會見容於國人。譬如前幾年美國上院調查銀行家摩根諸人巧避繳納所得稅各案時，美國的報紙莫不大書特書，詳將醜計揭露。前年春法國因典當巨商史達維斯基的騙案，惹起的政潮，轟動了世界。內閣換了三個。巴黎市民爲這騙案舉行大示威，工人大罷工，民警衝突大流血。看看這樣的制裁是如何有力！

前年春監委劉侯武彈劾鐵道部長顧孟餘時，報載劉侯武受到許多恫嚇，後來這案成了行政院與監察院之爭，爲這件事曾修改了一條法律，使彈劾案不得任意公開。去年上海「晨報」爲發表一點關於財政方面的議論，竟至被關門。天津「大公報」爲勸國人勿自促分裂竟受了停郵處分。在這樣一種空氣裏，即使再添上一萬監察委員，一萬監察使，這些人亦不過祇能帮忙食俸而已！

考試制度在積極方面爲謀求行政效率（中山先生以爲政務官亦須經過考試，這恐怕是行不通的。）在消極方面也是爲防止「分贓」和貪污的。但是幾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民沒有制裁政府的機會，考銓制度是無希望樹立的。其他國家的經過，大體上也是先有了民意政府，文官制度便很容易上去軌道。

根據上面的論証，我們可以見到人民要求表現意志的機會，是有實際需要的。我們在這裏用不着高唱自由是天賦權利，自由是政治上的至善，甚至都用不着說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條件。即祇就政府論政府，人民表現意志的自由也是不可少的。因爲人民非有表現的自由，我們不能妄言增强政府的力量。非有這種自由，人民不能說有制裁政府的權力，人民無制裁力，則不敢容政府的權力得到畸形發展。這是一件東西的兩面，這是一整個系統，缺那一端也是不可的。

這一點正是近年新制度下一般人所忽略的。今後政治如圖謀改造，便須另求一個新方式，這方式即是一面要增强政府的力量，一面要增加民意制裁的力量，如能這樣做去，在治權方面用不着五權，在政權方面也用不着四權。在政府裏面，我們反希望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合作。在政府外面我們如有表現意志的機會，即再只有選舉權，甚至只有說「是與否」的複决權，便已經很夠。

當政權的每不敢准許人民以自由，以爲這樣做將於自己地位不利，或甚至以爲於國家大局也有妨害。但我們須相信國民有良知常識（再借用大公報社論近來常用的兩個名詞），政府果能小心翼翼，以國家爲前提，國民必相信一切由政府努力做去。不然，若陳濟棠之流，是怎樣也不會見容於國民的了。

第十一屆世運大會記(上)

仁 顯



第十一屆世界運動大會，經希忒拉及其國民嚴密緊張籌備之下，終于在此危機四佈之一九三六年，揭幕於柏林市。

因德國當局籌備之週詳，宣傳之得法，故參加大會之單位及選手，均造成空前之數目，單位計五十三國，（其中西班牙因國內不安臨時退出）選手共達四千八百四十四人。

我國參加世界運動會，始於一九二八年在荷蘭首都亞姆斯特頓城舉行之九屆大會，當時只派宋如海代表政府出席，並無選手參加競技。直至一九三二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之十屆大會，始由職員沈嗣良宋君復劉雪松三氏率領短跑健將劉長春出席，大會會場，由是得見我國國徽飄揚。

為參加本屆大會，我國當局曾於去夏在青島訓練人才，田徑及籃球，復於今春在北平合宿練習。實力較前大進。惟我國體育落後太多，各項運動，仍望塵莫及。記者發稿時，已悉我選手竟全軍覆沒。然我國此次參加大會之意旨，原在觀摩，苟能在技術上有所收穫，將來不難一鳴驚人也。

茲將大會各種情形分述如下：

運動場斥資千萬

大會會場，自前年動工，積極進行，工作至為迅速，原定計劃，擬改造因歐戰而未曾利用之一九一六年大會場，作為競賽之用。因希忒勒之反對，遂行變更，以千六百萬巨資重加興建。並於大會場前闢廣袤之大草場一方，四週圍以看台，供開幕禮之用。此外將游泳池，網球場，足球場，曲棍球場，及練習用之跑道等等，連在一處。因各場之增多，乃於大會場前加築鐵路，暨改建兩車站，以利交通，各場看台更大事增廣，大運動場可容十萬人。另於草地中築「希忒勒紀念塔」，計六十三米高，大道兩旁，另建小塔各二。游泳池及網球場各容一萬人，自由車競賽場一萬五千人，跑馬場足容七千人，附近之馬廐可飼馬一百匹。建築費大部為政府負担，餘則由各處運動比賽中課稅徵收。

運動場之四週，特移植樹木八百株，俾為良好之蔭蔽，，且不妨碍觀

衆視線。

運動場高四十呎之正門，純用曼恩河附近 Wurburg 出產之青石砌成，內部建築需高四十四呎周圍五呎乘三呎之石柱三百三十六根，總計全部所需青石達六千五百方碼，由十二公司辦理運輸事宜。游泳池前半爲跳水池，長闊各二十公尺，中以三和土之短牆與游泳池隔離。游泳池之左看台後方即爲擊劍比賽用之體育部。

大運動場，面積殊廣，計三百二十畝，如將所有看台座位連成直線，可達三十英里，說者謂完成後如欲將全部巡行一週，尋覓失物時，則最佳須先行練習馬拉松跑，是雖不免言之過分，然會場之偉大，良非虛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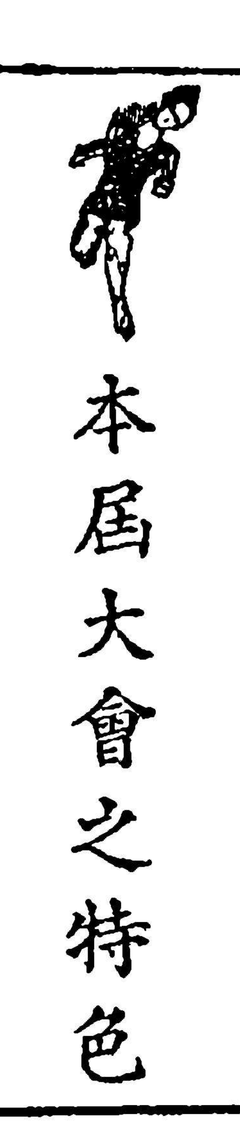
露天劇場建築亦極宏麗，可容二萬人，於二日開幕大會體操比賽即在此舉行。餘如體育部，內部構造備極精美，除供給藝術競賽之用外，並爲拳擊摔角比賽場所，馬球場，曲棍球場等，均有相當之座位，以納觀衆。

運動場前最大之鐘樓上，懸置奧林匹克鐘一，計鐘身七呎六吋半，鐘頂高一呎一吋，橫軸三呎三吋，鐘錘則置於鐘下二尺一寸半。故總計高十四尺，鐘身半徑最短爲九尺最長十三尺，全部重量計十噸，用純鋼製成，費需時達五月。

一九三二年在洛杉磯舉行之第十屆奧林匹克大會，美國特建築「奧林匹克村」，以供選手等膳宿，因該村之規模宏大，佈置精良，予各國以極佳之印象。德國爲盡同樣義務起見，亦建築「奧林匹克村」，關於地點式樣等籌劃甚久，最後決定建於離運動場九哩之「杜佩芝」，該地四周叢林密佈，景緻優美，環境之佳，無與倫比，且以交通便利選手之運動場者，費時極少，全村可容三千人，並附建練習場，酒巴間等。各國宿舍，均力仿其本土建築，使選手無客居之苦，且備有各國廚役三十餘種。

奧林匹克村大門位於柏林通漢堡之大衢，招待部即位於村口之甬道，內分會客室，交通部，銀錢處，銀行，郵局，店舖等等，非選手不可入村內，惟爲選手會客及熱心來賓參觀便利起見，設有來賓會食堂等，女子絕對禁止入內。

至女子選手之宿舍，則在業瓦特，及迪姆爾博士創設之體育學院內。該院已有十年歷史，內部設備完美，即位於大會會場左近。各國女子選手膳宿在內，其便利舒適，不下於奧林匹克村也。



本屆大會之特色

世界運運動會，自一八九六年復活以來，今年恰爲四十週年，其間除一九一六年在德之第六屆大會，因歐戰關係未能舉行外，餘均順利進行。今年大會已爲第十一屆。

德國元首希忒拉，於一九三六年，允任大會總裁後，德國朝野齊心努力，籌備一切事宜，無不求其周詳。分工合作，有條不紊。結果造成大會空前盛況，吾人願略述本屆大會之特色：

本屆大會，各國記者到千二百人，會場中設無線電台，可播送比賽消息至四十餘國。我國方面中央社特派員馮有眞，每日作一次或二次之播音。國人能立刻聽到歐洲比賽消息，實係空前之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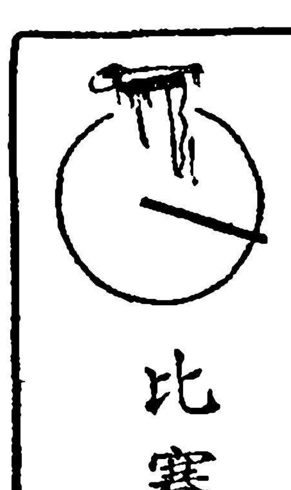
德政府於大會期間舉辦大規模之學生營，作體育上之研討，各國體育界，共遣千餘人前往參加，天南地北濟濟一堂，亦體育界難有之盛會。據馮有眞二日在無線電播音中報告，柏林市原有人口四百萬，在開會期間，由德國各地及歐洲各國前來觀光者，人數竟兩倍原有人口。運動會能號召如此大量群衆，吾人實不能不欽佩籌備大會之日耳曼民族之毅力也。

希忒拉，危險人物也，彼之一言一動，每有牽動全世界戰爭之可能，最近竟收起「打倒猶太人」之口號，剷清國內之激烈標語，將柏林全市，粉飾一新。其眞正擁護體育之精神，難能可貴。

負責籌備大會者，係德國所組織之籌備委員會諸委員，其中領袖爲勒瓦特氏。但實際上參加籌備工作者，則爲德國全國國民，學校提前放假，學生服務大會，交通人員學習外國語，廚役亦集中訓練。軍界籌築選手宿舍，郵局擴大組織，凡此，惟在德國能得之，蓋德國人民願擔之。

此次大會中，計時採用「電流計時器」，爲德國綏克發公司之新獻。發令員之槍，與終點之記時器，通以電線，播影機將比賽情形與時計同時攝入，異常準確，且底片於十分鐘內即可晒出，解決多少難題。

以上種種，均係犖犖大者，他如選手宿舍之鄉土化，來賓遊覽之平民化，大會行政之軍隊化，無不見出籌備人士之匠心。開幕日現代世運大會發起人古柏堂氏曾致電希忒拉曰：「當世運火炬，在柏林運動場上照耀，而閣下宣佈大會開幕時，余對於此次籌備之偉大，至感欽佩，在余之晚年，深覺德國對余工作之贊助，與時俱增，故使余至慰至感」。吾人認該電含有充分感情，不能謂爲客套語也。



比賽項目及日期

本屆大會競賽，項目較以往歷屆爲多，因足球籃球及單人划艇均本屆大會新加項目也。

計男子十九項：田徑賽，舉重，摔跤，拳擊，劍術，手槍射擊，現代五項，體操，馬術，腳踏車，游泳，划艇比賽，單人划艇，帆船駕駛，足球，曲棍球，手球，籃球，馬球。女子四項：田徑賽，劍術，體操，游泳。共二十三項。

茲將參加國度及參加項目數列表如下：

國名	參加項目數	國名	參加項目數
(一)希臘	八	(二)埃及	九
(三)阿富汗	二	(四)阿根廷	十一
(五)澳洲	八	(六)比利時	十八
(七)百慕大(美國之東大西洋中屬於英國之一小島)	一	(八)玻利維亞	二
(九)巴西	十三	(十)保加利亞	九
(十一)加拿大	十五	(十二)智利	九
(十三)中國	九	(十四)可倫比亞(南美共和國)	二
(十五)哥斯達，利加(中美共和國)	一	(十六)丹麥	十五

(十七)愛沙尼亞(在北歐)　八
(十八)芬蘭　十八
(十九)法國　十九
(二十)英國　十九
(二一)海地(西印度羣島共和國)一
(二二)荷蘭　十五
(二三)印度　七
(二四)冰島　二
(二五)義大利　十九
(二六)牙買加(西印度羣島英國殖民地)　一
(二七)日本　十二
(二八)猶哥斯拉夫　十五
(二九)里葛尼亞　六
(三十)力希騰斯太因　三
(三一)盧森堡　九
(三二)摩爾太(在地中海西西里島之南屬於英國之小島)二
(三三)墨西哥　十
(三四)摩納哥(在法國東南爲一小王國)　一
(三五)紐西蘭　三
(三六)挪威　十三
(三七)奧國　十九
(三八)巴拿馬　三
(三九)秘魯　八
(四十)菲律賓　六
(四一)波蘭　十五
(四二)葡萄牙　七
(四三)羅馬尼亞　八
(四四)瑞典　十七
(四五)瑞士　十八
(四六)西班牙(臨時退出)　十三
(四七)南非　五
(四八)捷克斯拉夫　十八
(四九)土耳其　十
(五十)匈牙利　二三
(五一)烏拉圭　六
(五二)美國　二三
(五三)德國　二三

比賽之日期，各項不同，八月一日開幕典禮，十六日閉幕，田徑與摔角由二日至九日，近代五項二日至六日，擊劍二日至十五日，曲棍球一日至十四日，舉重二日至五日，足球三日至十五日，馬球三日至八日，帆船四日至十四日，手槍六日至八日，手球六日至十四日，自由車六日至十日，單人划艇七日至八日游泳八日至十四日，籃球七日至十四日，拳擊十日至十五日，體操十日至十二日，划艇十一日至十四日，馬術十二日至十六日，其中擊劍用時最久，單人划艇用時最少。

寓意深遠之火炬

一九三四年，本屆世運會組織委員會，感到世運會意意之重大，並感其本身爲世運會最忠誠之寄托人，乃於六月間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建議，由古奧林匹克第一屆大會會場奧林匹斯山，持一火炬，用接力方法跑至本屆奧林匹克會場——柏林。國際奧林匹克會接收此議，遂强迫七國與林匹克會參加此次競技，並詳細規劃，計路長一千八百三十七哩，計希臘六五一哩，保加利亞一四九哩，南斯拉夫三三二哩，匈牙利二三八哩，奧大利一二九哩，捷克斯拉夫一八一哩，德國一五七哩，共需跑員三千人，每人跑一千米。經詳細之計算後，定於今年開會前七月二十日開始。

七月二十日晨，火炬在希臘奧林匹斯山出發。淸晨起，民衆到阿爾斯廟參觀者，絡繹於途。十時以凸凹鏡收集太陽光燃着第一枝火炬，在未屆開跑之前，各學校學生，政府人員，及其他參觀者早已圍集於指定地點相

候。古柏堂男爵在一九三四年所贈之紀念牌，亦懸掛在阿爾斯廟傍，在廟之傍特別建築一祭壇，第一接力跑者，即在該處起步。現代大會發起人古柏堂男爵在此間火炬接力跑開始時，發表演說。略謂：五十年前，彼計畫一青年教育制度，但彼深信政治或社會方法遠不及體育方法，於是有此偉大運動之發起。身體上之訓練不祗對於公共衛生上有莫大貢獻，即在個人人生觀上亦有大助。其最著者，使青年笑顏常開，故對於困難之征服，無往而不利。古氏演說畢，接力選手作奧林匹克大會誓詞，繼爲彼哥斯主教祝福，火炬於是離此古運動場矣。

火炬經一晝夜之進行，越波羅尼薩斯山，於廿一日下午，抵雅典，民衆之往迎者人山人海。希王喬治二世，內閣閣員，及其他國內聞人，均在特別建築之觀望台上靜候火炬之光臨，並參與慶祝典禮。當競走者手持火炬抵巴特農(Parthenon 萬神殿)時，一敎士起立往巴特農前之祭壇燃着一燈，此燈之光，將不中斷直至奧林匹克運動會開會之時。

繼之敎士向火炬祝福。火炬並到雅典大運動場舉行同樣典禮，入夜時，火炬離雅典。

火炬於二十二日過西布斯，二十三日達瑟摩比利山峽 (Therorylae Pass)，當時利翁斯達尼 (Leonidos) 及三百斯巴達勇士之幽靈，又一度現於民衆腦海之中。二十四日在大風大雨中過希臘邊境，而於二十五日清晨到達保加利亞首都索非，當舉行盛大慶祝及交接典禮，希臘最後之持炬選手，爲第一千一百零八名，火炬在保國境內行二十三小時，二十六日抵保加利亞及南斯夫邊境之薩里甫德城，該地原爲兩國相爭之地，今則充滿融合空氣，保國最末選手，在此將火炬交南斯拉夫第一選手。

火炬於二十七日晨一時半抵俄達納，「南斯拉夫統一者」亞力山大王一世於一九三四年在馬賽被刺後，即葬於此，南國火炬選手過該地時，燃着亞力門大一世墓前長明燈，並靜默一分鐘。繼此南斯拉夫國王彼得二世親燃火炬，並走一千米。廿七日晨九時二十分火炬乃達南國都城，大隊農民在城外鵠立多時，火炬來時，群起熱烈歡迎，同時舉行盛大慶祝典禮。

二十八日晨間六時，自南斯拉夫遞入匈牙利邊界。匈國境內，共有十三站，需三十二小時，在二十八日下午八時抵匈都郊外，競走者備受圍集凱旋門之民衆之熱烈歡迎，凱旋門在城之中央，曾特別建有世運火炬祭壇及望台爲官方及著名人物之用，在凱旋門之四週，皆滿佈電燈，此華美燈光之反映在附近湖心時，正如天上繁星。持火炬抵匈京凱旋門者，爲匈牙利四百公尺明星巴爾西 (Barsi) 巴氏以炬遞與匈京市長，在歡祝時，除匈牙利國歌及世運歌外，尚有匈牙利各地民歌爲民衆樂唱。匈利利體育協會主席杜維爾伯爵致辭，凱旋門之民衆因音樂隊之表演，直至午夜方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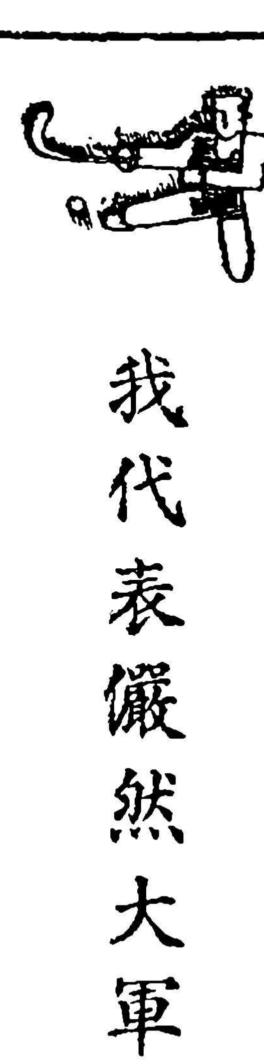
火炬於二十九日晨二時半抵匈牙利與奧大利邊境，與大利世運委員會主席史密特博士，親燃火炬走奧地之第一千米，繼史密特博士而走者爲奧大利體育協會副會長布納。維也納的歡迎世運火炬之籌備爲途中所經各地之最爲愼密者，除種種慶祝外，尚有提燈巡行。惜當晚火炬到維也納時，國社黨黨員多人，混入慶祝會場，舉行示威運動，希圖引起紛擾，當由軍警逮捕三百餘人，其中半數，業于事後釋放。實屬不幸之至。

三十日，晨九時四十五分經過奧大利捷克邊界，三十日午夜，火炬由曾出席雅典一八九六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捷克宿將漢薩科 (Honzatko) 傳遞至此，此間亦如其他各大城市在市府之前特建一祭壇上之神聖火炬，長

熄不滅，當各國人演說時，此火光像徵世運不滅精神。外交部長哥夫查有簡要演說，繼即默哀紀念大戰陣亡將士，復由軍樂隊分奏捷克及斯拉夫國歌。晨一時，始由出席世運選手培查，傳遞此火炬，向德國邊境出發。

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火炬入德國邊境，在一日中午，到達柏林，十二時三十五分先到魯斯脫公園，當在該園祭壇前，點燃火燄，德國國社黨青年團有熱烈之慶祝。下午五時〇一分德最末火炬選手，身着白衣，持火炬到大運動場，在十萬觀衆歡呼聲中，引燃奧林匹克火燄。此火在大會十六日間不滅。

世運火炬傳遞者於八月七日將火炬遞往世運賽船之格魯恩灣，在在未燒始以前，舉行一典禮，多由德國體育界領袖參加，柏林體育會主席拉爾作簡短演講。火炬之傳遞，至此為終。



我代表儼然大軍

我國參加世運代表隊，於六月二十六日乘意「康悌浮台」出國。二十八過香港七月二日過新加坡，六日過哥倫布，九日過孟買，十四日過馬世佛，十七日過博賽，二十日抵威尼斯，轉乘火車，於二十三日直達柏林。

（職員）總領隊王正廷，總幹事沈嗣良，陳時。幹事周家騏，施肇康（從會計），助理佘衡之。德國顧問Freb Covbt，駐德代表黃維立，助理宋如海，繙譯員黃元愷，梅馥香（女德人）。駐德醫生施正信，助練員舒鴻，陸翔千，江良規。總教練馬約翰，足球主任容啓兆，教練顏成坤，管理黃家駿。籃球隊教練董守義管理李清安，田徑隊教練馬約翰，管理宋君復。助理沈昆南，舉重隊管理葉良，國術隊管理郝銘，助理顧舜華。

（田徑代表隊）傅金城，賈連仁，陳寶球，吳必顯，王士林，黃英傑，劉長春，戴淑國，李森（女）程金冠，王正林，林紹洲，冷培根，郭潔，符保輝，祁春德，張嘉夔，司徒光，蔡正義，周余愚，張浩九，鄭成山。（以上四人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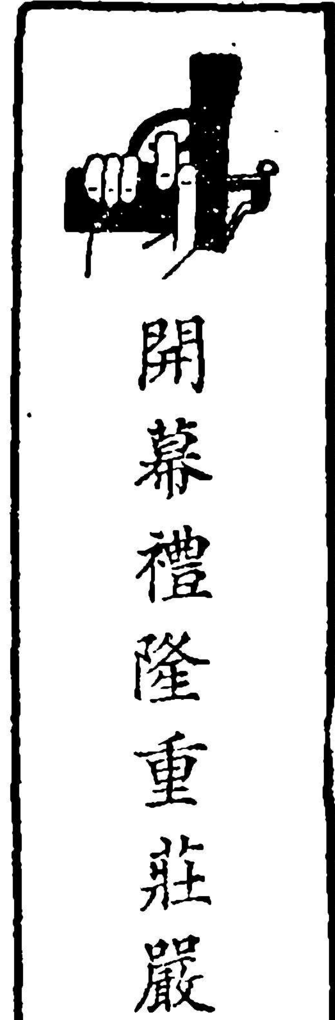
（游泳代表）陳振興，楊秀瓊（女）　（足球代表）包家平，黃紀良，李天生，譚江柏，麥紹漢，蔡文禮，黃美順，徐亞輝，陳鎮和，李國威，梁榮照，梁樹棠，鄭季良，楊水益，李惠堂，卓石金，馮景祥，張顯源，孫錦順，葉北華，曹桂成，賈幼良。

（籃球代表）王玉增，王南珍，牟作雲，王鴻斌，李紹唐，劉雲章，冼聿恭，劉寶成，馮念華，蔡演雄，王士選，尹貴仁，于敬孝，徐兆熊。

（舉重代表）黃社基，沈良，翁康延。　（自由車代表）何浩華。

（拳擊代表）李夢華，王潤蘭，靳貴第，靳桂。

（國術表演代表）張文廣，溫敬銘，鄭懷賢，金石生，張爾鼎，寇運興，翟漣文（女），傅淑雲（女），劉玉華（女）（考察團）總領隊：郝更生，正指導：袁敦禮，副指導：吳澂，高梓（女）。男子組：趙文藻，郭頌棠，胡安善，佘永祥，吳邦偉，許民輝，欒仙渠，李洲，邵汝幹，傅鏡如，侯洛荀，吳德懋，錢一勤，佘兆均，彭文餘，劉樸達，葉觀棧，夏翔，李友珍，徐英超，王懷琪，江振德，王守方，譚鏊斌，陳昺德。女子組：崔亞蘭，杜宇飛，陳詠聲，黃麗明，杜隆元，張匯蘭，黃蘊之，謝文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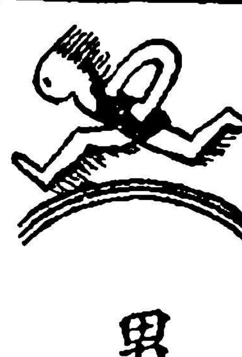
開幕禮隆重莊嚴

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於八月一日午後四時舉行開幕典禮，隆重莊嚴，前所罕覯。自清晨起，觀衆已陸續入場，肅靜以待。迨至開幕時，場內及附近各街，人頭攢動，擁擠不堪，總數不下二十五萬人。興登堡號飛船翱翔天空，繞場數匝，觀者見之，報以歡呼。德國元首希特勒則於三時三十分蒞會，御黃色制服，胸懸鐵十字章，左臂綴卍字紅章，入場時，萬衆起立，高唱「德意志超出一切」之國歌，并皆揚臂行國社黨式敬禮。旋有德國少女一人，以鮮花一束，獻與元首。少頃，元首纛旗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五圈會旗，高懸於主席台兩旁；衛鋒隊隊員，乃於此時齊唱國歌。繼而高塔之上，發出奧林匹克大鐘鏗鏗之聲，而五十二國之國旗，亦即徐徐上升旗桿之巔，飛揚於天際。各國選手，旋即整隊入場，繞行會場一匝。前導者為一八九六年第一屆奧林匹克大會馬拉松跑奪得錦標之希臘人魯易斯。其人年已六十五歲，服裝悉遵希臘古制，精神矍鑠，邁步前行。觀衆歡呼若狂，繼魯易斯之後者，為希臘隊選手，則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發源於希臘也。

每隊之先導，均有一副將，手持白板，上以德文書寫該隊之國名，隨此白板之後，則為該國之旗手，而該隊之教練及管理依次排列，最後者為選手，場上五光十色，目為之奪。因各國選手各穿制服，且均為特製，故更為悅目。每隊對希特勒之敬禮，均別出心裁，五十一隊中，均無相同者，而最後者為德國隊，其餘各國選手隊則由德文字母循該國名字而分別之，於是埃及隊為最先，因埃及在德文為（Aegypten）埃及隊向總理希特勒行舉手敬禮，但阿根廷隊則全體向右看（主目禮），奧大利隊則將旗垂至地面（旗禮），比利時則作過步走，南非隊則脫帽為禮。至於瑞士隊則獨具心裁，旗手將旗幟抛向空中，然後用手接回，如此者凡數次，卡斯泰利亞及海地兩隊，則高呼為禮，但該兩隊每隊祇有一人，故旗手之外，並無他人高呼相和。當中國隊入場時，全場均為肅靜。當該旗手經過希特勒觀望台前，將三色國旗垂下幾及地面，而全體隊員均作奧林匹克舉手禮。中國選手隊經過檢閱臺時，受觀衆熱烈歡呼。中國代表以極靈敏之姿態向右行注目禮，同時右手將草帽，置於胸次左方，以代替舉手敬禮。當美選手隊行經檢閱臺時，則觀衆多報以噓噓之聲，因美選手未舉手行敬禮，且有人並帽而亦未脫。

當德國選手出場時，觀衆又唱德國國歌，以資歡迎。遊行既畢，各選手乃在會場中央，排成數列，肅立無譁。每隊由領隊者一人手持國旗，立於前列，面對主席台。會場中央，設一小演講台，首由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德國委員會主席勒瓦特登台發言，對於近世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發起人法國顧柏丹男爵，備致揄揚，詞畢，即由希特勒元首正式宣布大會開幕，其時禮砲齊鳴，並放十二萬信鴿，其目的在傳播世運開幕消息於全歐各國，並作飛翔速度之比賽。

奧林匹克火炬，亦即於是時由德國選手持入會場，並將奧林匹克火燄點燃。此項火燄，將繼續燒燃至本月十六日大會閉幕日為止。開幕禮成，希特勒元首，觀衆至是，全體起立歡呼，而音樂隊亦即齊奏德國著名製曲家史特勞斯製之奧林匹克新曲，後乃由前屆運動大會奪得錦標之德國選手伊斯美爾，率領各國領隊者，舉行宣誓禮。伊氏立於中間，而各國領隊者則環立其側，成半圓形，禮式至為嚴肅。各國選手旋即整隊退出會場，觀衆又歡呼送之。當晚，舉行慶祝禮，有一萬男女幼童合唱，偉大壯烈，已達極點。



男女田徑賽略述

百米

百米係田徑第一項目，於二日晨十時半舉行初賽，分十二組，每組取二人。美選手奧文思在最末一組，造十秒三平等世界之紀錄，我國代表傅金城在第五組，落後五米，程金冠在第八組，落後六米。劉長春在十一組，落後六米，均落選。劉在前三十米時，列第二名，惜後力不足；此三組第二名之成績，均爲十秒八，故我選手實難入選也。次賽於下午三時舉行，分四組，每組取三人。奧文思借順風之力，造成十秒二之世界紀錄，但未經萬國體育協會之承認。複賽於三日下午三時半舉行，分兩組，每組取三人，五時決賽，奧文思仍以十秒三之成績，平等世界紀錄，二名墨托加夫，落後一米有餘。

跳高

跳高爲田賽之第一項，於二日上午十時半舉行「標準賽」，及格標準爲一米八五。跳過者共二十一人。我國代表吳必顯，最近在國內曾有一米八九之成績，是日在大會中，由一米七〇跳至一米八〇均安然而過，惟添至一米八五時，兩跳未過，三跳手又觸竿落地，實屬不幸。決賽於下午五時舉行，廿一人，逐漸淘汰，高度至二米時，約翰遜畢頓，塞日爾及科克加斯四人均跳過，再增至二米〇三時，只約翰遜一人跳過。打破上屆冠軍美選手與本斯所造之大會紀錄一米九八。約翰遜本有二米〇六之成績，此次未得如願以償。

鐵球

鐵球亦於二日比賽，上午十一時爲「標準賽」參加者十九國選手三十八名，及格十四米五十標準者，僅十五人。我國代表陳寶球，成績未達十三米，被淘汰。當日下午五時決賽，德國和爾甚（Woellke）以十六米二〇造大會紀錄。舊紀錄十六米正，爲美選手塞克斯頓在上次會所造。世界紀錄十七米四十，爲美國選手吐倫斯所造。但吐倫斯此次參加大會，竟以十五米三八之成績，名列第五，誠出人意料。

二百

四日之觀衆熱情仍未見稍減。運動場內之熱鬧情形殊足令人驚異。今日天氣晴明，預選中之最先使全場觀衆興奮者爲美國短走名星奧文思在二百公尺新紀錄二十一秒一。世運紀錄爲美國吐侖在落山磯所創二十一秒二，該項預選共分八組舉行，每組取三人。我國選手程金冠，在第一組，最後到達。劉長春在第六組中，共六人跑，劉第五名，傅金城在第五組，亦失敗。次賽於當日下午舉行，共四組，每組三人，共取十二人。複賽於五日下午一時舉行，分二組，每組取三人。當日下午決賽，奧文思以二十秒七破大會紀錄。大會紀錄爲二十一秒二，係美國吐崙在上屆大會中造成。世界紀錄爲二十秒六，均係美國選手所造成，一爲墨托加夫，一爲陸克。

鐵餅

三十三選手參與鐵餅資格賽，祇有十三人能超過四十四米之標準遠度。其中不少選手受天冷影響，及格者有下列選手：挪威之蘇里，挪威之西維特生，瑞典少柏格，法之奴爾，美之卡本脫，鄧氏，及伍德，瑞典之希特華爾，德之史却羅德，及佛里茲，希臘之西拉斯，意之與柏維加，及與之伍特柏。我國代表冷培根郭潔均未及格。六日下午三時舉行決賽，結果第一名卡本脫（美），第二名鄧氏（美），第三名奧柏威加（意），第四名蘇里（挪威），第五名史却羅德（德），第六名西拉斯（希臘），成績五十公尺四八，創世運會新紀錄。世運會紀錄爲四十九米四九，係美國安德生所造成，世界紀錄爲五十二米四二，係瑞典安特生所造成。

八百

男子八百米決賽，奪得錦標者，爲美國之伍特羅夫，成績一分五十二秒九，（大會與世界紀錄，均係一分四十九秒八）此次決賽，競爭甚烈，加拿大選手愛德華，初與伍特羅夫抗

爭甚烈，不分前後，但在距離終點一百米之處，伍特羅夫猛衝而前，愛德華不能追及，而意國選手連西則努力加快，反超過愛德華之前，於是第二名遂屬諸連西，（成績一分五十三秒三），而愛德華乃屈居第三矣，（成績一分五十三秒六），第四名波蘭古乔斯基（成績一分五十三秒八），第五名霍布司台爾，第六名威廉姆遜，皆係美國選手。

跳遠

跳遠之及格標準爲七米一五，我國選手參加王士林張嘉夔司徒光三人，均未及格，遂遭淘汰。跳遠標準賽於四日上午舉行，及格者僅十四人，當日下午決賽，黑人奧文思遑打破二百米紀錄之餘威，竟造成八米〇六之成績，打破美國海姆之大會紀錄七米七三，及日本南部所造之世界紀錄七米九八。奧文思可謂多才多藝矣。第二名德國郎格，七米七八及第三名日本田島七米七四，亦均打破大會紀錄七七，係美國選手顧安在紐約所造成。

中欄

四百米中欄初賽，於三日分六組舉行，每組取二人，共取十二人，其中成績最佳者爲菲律濱華特之五十三秒四，最劣成績爲五十四秒八，我國無人與賽。

四日決賽，美國哈定冠軍，成績五十二秒四，大會（五十一秒八）及世界紀錄（五十秒六），未打破。

撐竿

撐竿跳高，爲我國田徑最希望得分之一項。符保盧在清華大學合宿練習時，曾造四米〇一五之紀錄，與上屆紀錄比較，可居五名。惜我進步，人更進步，四萬萬同胞之一線希望，終成泡影。撐竿「標準賽」於五日上午舉行，及格標準爲三米八〇符二次跳過，得參加決賽，是爲我國田徑選手參加決賽之第一人，亦最末人。當日下午決賽，參加者二十一人。符跳三米八四，未能過四米，致被淘汰。決賽由本日午後三時開始舉行，直至晚間九時始畢。延長六小時之久，入後天色已晚，場中電燈齊明，照曜恍同白晝，俾各選手于晚間仍得互顯身手。結果冠軍爲美國選手米杜斯，成績四米三五。亞軍二人，均係日本選手。一爲西田，一爲大江，成績四米二五。二人與美國選手米杜斯，葛萊堡及塞夫頓三人，互爭雌雄，初則不分上下但高至四米二五時，葛萊堡力竭不能越過，及高至四米三五塞夫頓與日本兩選手，亦均未能越過。獨米杜斯餘勇可賈，一躍而過。迨高至四米四五，米杜斯亦未越過，惟相差僅屬毫厘，遂以四米三五爲其最後所獲成績。打破大會紀錄四米三一五，相去美國格萊勃所造之四米三七之世界紀錄，亦只二生的米達而已。

萬米

芬蘭爲長跑國，但自名將納米下野後，一時後起之秀，固不乏人，但並無傑出人才以致上屆大會萬米錦標，竟爲波蘭選手奪得。本屆大會萬米決賽，於二日下午舉行。芬蘭選手不辱使命，包辦前三名，成績尚稱良好，日本選手村社，在此項節目中，頗有出人頭地之表現，自出發之後，與芬蘭三健將掙扎奮鬬，歷時頗久，但至距終點數百公尺之處，漸形落後，屈居第四。

第一名薩爾米能成積三十分十五秒四。與林四克紀錄三十分十一秒四，係波蘭選手古蘇辛斯基於一九三二年大會中造成。世界紀錄三十分六秒二，係芬蘭選手納米於一九二四年在芬蘭庫俄比造成，均未打破。

鐵鎚

擲鐵鎚決賽德佔第一第二名，取獲金章與銀章，德之海恩新世運紀錄成績五十六米四九，次爲德之勃拉斯克成績五十五米〇四，第三爲瑞典汪格爾頓五十四米八四，第四名芬蘭爾杜能，第五名美國羅威第六名美國發爭爾。大會紀錄爲五十四米七四，係美國選手麥克葛萊斯於一九一二年第五屆大會所造成。世界紀錄爲五七米

競走

五萬米競走，五日舉行結果如下：

第一名　懷德洛克（英）　四小時三十分四十一秒　第二名　施華伯（瑞士）　第三名　布本科（拉脫維亞）　第四名　史託克（捷克）　第五名　白倫（瑞威）　第六名　白利威斯（德）

中國選手參加五萬米競走者三人，其名次成績列後：第二十二名，蔡正義，五小時十六分二秒四，第二十四，周余愚，五小時二十五分一秒，第二十五名，張造九，五小時二十六分五十四秒二一。五萬米競走爲第十屆大會之新項目，冠軍英國根恩，成績四小時五十分十秒，第二名四小時五十七分二十秒，第三名四小時五十九分六秒，第四名五小時六分六秒，第五名五小時七分三十九秒，第六名五小時十六分四十一秒，第七名五小時二十七分二十五秒，第八名五小時二十八分二秒，第九名五小時五十一分正，第十名六小時十九分正。由上屆成績觀之，足證四年來各國對競走賽進步甚速也。又本屆前七名成績，均破上屆紀錄，亦即均破世界紀錄也。第七名爲瑞士之里恩尼格，成績爲四十分四十五秒。日本奈良剛第十九名成績五小時四分四十七秒。係日本新紀錄。

千百

一千百米決賽中，新西蘭選手拉夫羅克創世界紀錄三分四十七秒八，比前世界紀錄縮短一秒，成績次序如下：第一名拉夫羅克(新西蘭)三分四十七秒八，第二名克銀漢(美)三分四十八秒四，第三名貝加利(義) 三分四十九秒二，第四名羅曼尼(美) 第五名愛德華(加)第六名漢尼斯(英)世界紀錄爲三分四十八秒八，係美國龐棨郎所造成大會紀錄爲三分五十一秒二。我國選手賈連仁，在初賽中，力跟三圈，最後力竭，落後四十米被淘汰。

高欄

五日午後舉行一百十米高欄預賽，日本選手參加者計共三人，有複賽資格者，僅村上一人，中國選手黃英傑林紹洲兩人，皆被淘汰。美國選手湯斯，六日在高欄複賽中之成績，爲十四秒一，打破十四秒二之世界紀錄但于決賽中，僅打破大會紀錄與世界紀錄平等。決賽名次如下：

第一名湯斯(美)十四秒二(平等世界紀錄破大會紀錄)第二名芬萊(英)十四秒四，第三名波拉(美)十四秒四(平等大會紀錄)第四名林德曼(瑞典)

三級

三級跳預賽，於六日上午十時半舉行，與賽選手三十一名，越過預賽線一四米者計二十三名，日選手大島，田島，原田等三名，均通過預賽。中國王士林司徒光張嘉夔均未及格。下午決賽，日本選手田島造成世界新紀錄，十六米正。第二名爲原田正夫(日)第三名梅托卡夫(澳)第四名渥爾納（德）第五名洛美洛（美）第六名大島鎌吉（日）。世界及大會紀錄爲十五米七二，係日本選手南部忠平在洛杉磯大會中所造成。日本能繼續其島國之特技，實屬難能可貴。

四百

四百米爲英美之爭，此項參加人數最多，我國代表戴淑國於初賽中落後四十米，被淘汰。初賽分八組，次賽四組，複賽二組，決賽結果如次：第一名威廉姆斯(美)四十六秒五，第二名勃朗(英)第三名魯華爾(美)第四名羅拔滋(英)第五名斐力滋(坎)第六名魯璽(坎)成績較上屆遜色。（世界及大會紀錄爲美國選手卡爾之四十六秒二，即上屆會所造）。

標槍

標槍決賽最佳成績，爲七一米八四，較諸世界紀錄七六米一○，相差尙遠，即與大會紀錄七二公尺七四相較，亦有遜色。前六名如下：第一名史托克(德)第二名尼加納(芬蘭)第三名托伏倫(芬蘭)第四名阿特華爾(瑞典)第五名耶維能（芬蘭）第六名賽利(美)標槍素爲芬蘭之拿手好戲，一如長跑然，不意世界紀錄保持者耶維能本屆竟居第五名，且成績亦不過爾爾，殊出人意表之外也。我國代表郝春德未及格預賽標準，亦被淘汰。

五千

五千米決賽於七日下午三時半舉行，起步後，芬蘭三選手在先，入第二圈後，日本選手村社追過諸人進達第四，跟隨芬蘭三選手，未幾英國華特以二分十六秒六之時間經過八百米地點，美國拉雪，日本村社，芬蘭丁能及薩爾密甯等各選手成爲一羣，村社常跑外圈，在一千五百米地點，與拉雪爭第一，然拉雪以四分六秒時間

通過二千米地點，在第一位，此時芬蘭三選手又超前，村社與芬蘭三選手繼續接戰，或先或後，跑過數圈，至第八圈三千米地點，芬蘭賀克特突然力跑，佔第一位，其於第四村社之距離約有七米，薩爾密甯與蘭丁能隨後，而強遜在第五位追此一羣選手，未幾薩爾密甯鞋釘擦過地面，以致跌倒，遂失優勝希望，此時強遜力加速度，追過村社，入最後圈，村社盡其全力衝刺，一度追到強遜，然最後卒被強遜追過，達終點時，村社落二米。

第一名賀克特(芬)十四分二十二秒第二名蘭丁能(芬)十四分二十五秒八第三名強遜(瑞典)十四分二十九秒以上三項均係奧林匹克新紀錄。

障碍

三千公尺障碍賽跑決賽，於八月舉行名次如下：

第一名伊索哈羅(芬蘭)九分三秒八，第二名叶俄鳴額(芬蘭)第三名唐伯特(德)第四名麥帝萊恩(芬蘭)第五名曼寧(美)第六名拉森(瑞典)大會紀錄，係芬蘭羅高拉所造成之九分二十一秒八，故此均破大會紀錄。

四百接力

四百米接力，美國隊爲奧文思，墨托加夫，威可夫及特萊賓四人以三十九秒創世界紀錄，義大利隊以四十一秒一居第二，德隊四十一秒二第三，阿根廷隊四十二秒二第四，加拿大四十二秒七第五。世界紀錄爲四十秒正，亦係美國隊於洛杉磯大會中所造成，當時出場者(一)托賓諾(二)開塞耳(三)達雅(四)威可夫。美國隊在預賽中會造出與上次同等之成績，決賽竟又打破之，是誠對大會之一大貢獻。日本隊因犯規在預賽中取消資格。

馬拉松跑

世運最精采之一幕馬拉松賽跑，錦標落於日本朝鮮人孫基禎之手，此項運動係紀念元前四百九十年史事詩中斐提比達斯之武功，孫氏此次以世運新紀錄二小時二十九分一九秒二獲勝。隨孫氏之後者爲英選手哈派，日選手南昇龍，前者時間爲二小時三十一分二三秒二，後者時間爲二時三十一分四十二秒。一九三二年世界馬拉松冠軍阿根廷選手薩巴拉在三十二基羅公尺時放棄，在世運史上此爲第二次，一九二〇年世運馬拉松優勝者芬蘭選手柔古美能在下場抗爭此項錦標時，亦同樣在半途放棄。

世運此項比賽允稱富饒興趣者，由出發直至結束，運動場內座無虛位，當密勒氏一聲號發，阿根廷一九三二年世運優勝者領先，薩巴拉似乎沿用一九三二年方法，開首即領全隊；此項方法殊見佳果，在十三基羅米突時，薩巴拉仍保持領隊地位，而隨其後者爲葡萄牙之希阿斯，英之哈派，日之孫基禎，美之勃朗，瑞典之伊努茲生，阿根廷之奧里華，及南非之科里曼。經十八基羅米突後，薩巴拉領前約二分十二秒，而南非之科里曼及基布生則進至第六及第七地位，其在薩巴拉之後者仍爲帝阿斯，哈派，孫基禎及伊努茲生。泰佳希能，此後孫氏與哈派一直保持此地位以至終點，在三十三基羅米突後之各選手位置順序如下，除首二名外爲慕恩努能，泰美拉，科里曼，泰佳希能，南昇龍，基布生，再經二基羅米突後日本選手南昇龍一躍而佔第三位。在三十基羅米突後獲獎之首三名已脫離大隊猛進，而泰美拉，慕恩努能，科里曼，泰佳希能，巴爾姆，基布生，羅拔遜依次隨後；首六名之位置此後直至終點線未有變動。

一九三二年世運冠軍薩巴拉氏在完成四分三路程時忽因身體不支放棄，由護士送入醫院。各國選手參加者　有五十六人當到達終點時，第名孫基禎及第二名哈派均一度暈倒於地，但未幾即愈。我國選手王正林爲第二十六名。

女標槍

德國女選手在本屆大會中，實力甚强。第一得分者，係標槍決賽，德國女將斐伊射標槍在預賽中曾造四四・六米打破世界紀錄後，決賽中又得冠軍，遂獲世運第一個金章，成績爲四五・一八公尺，第二名亦爲德國女子科伊射所得。奧林匹克紀錄四十三米六八，爲美國選手德特里克遜在一九三二洛杉磯大會造成。世界紀錄四十四米六四，爲德選手白老慕勒一九三二年在柏林造成。二成績均被打破，女子標槍決賽結果發表之後，首三名乃立於會場中央，領取橄欖樹枝，是時德國與波蘭人士之在場者，咸高唱兩國國歌，而兩國國旗，亦高昇於奧林匹克會場旗桿之巔，旋由會場職員引導標槍冠軍德國選手斐伊射女士至主席台前，由元首希特勒向之致賀，獎勉有加。日本山本，以四十一米四五得第五，則又强於我國遠甚矣。

女鐵餅

女子鐵餅決賽，波蘭選手維茄范涉娜女士，首以四十六米二二之成績，打破世界紀錄，（大會紀錄爲四十米五八。係美國選手柯音蘭脫在一九三二年所造。世界紀錄爲四十二米四三，即係本屆第二名波蘭范涉娜所造成）。但未隔數分鐘，德國選手摩愛梅育女士，即以四十七米六三之成績，賡續打破范女士之新紀錄。波蘭之范涉娜以四六米二二獲次獎，指倫浩第三，成績三九米八，日本中村二子第四，峰島第五，第六名瑞典林特斯屈羅姆。

女百米

大會三日下午四時舉行女子百公尺預賽，共分六組，我國選手李森在第三組中，因實力不及，落後八公尺，未能中選，第二組中美選手史蒂芬以十一秒四創世界紀錄順風，（按世運紀錄十一秒九，係波蘭淮蘭西魏芝所造，世界紀錄爲十一秒六，亦淮氏所造）。史氏在次賽及決賽中均造十一秒五之成績，可見其實力之强。第二名淮蘭西魏之(波蘭)，第三名格勞斯(德)第四名多林格(國)，第五名羅格(美)，第六名阿爾巴斯(德)。

女跳欄

六日第五項決賽爲女子八十米跳欄，結果義大利女子華拉以十一秒七獲大會金牌，而此項成績亦平等世運紀錄，此項運動之第二名爲德女子史陶那，第三名加拿大泰爾羅。第二第三名時間均與冠軍相等，由照片之證明，始能判其次序，第四爲義女子德斯頓尼，第五爲荷蘭布巴推特，第六名爲德女子愛克特。

女跳高

女子跳高成績爲匈牙利薩克奪得冠軍，其成績爲一米六二，大會及世界紀錄均爲一米六五，相差三生的。

女接力

德國隊本在預賽中以四十六秒四，打破世界紀錄。（美國隊造四十六秒九。）但在決賽中因末人接棒時，不愼將棒落地，故被取消。結果落後美國居首位，第二英國，第三加拿大。

本屆奧林匹克會男子田徑成績表

一百米	奧文思(美) 十秒三(平世)	墨托加夫(美) 十秒四	俄生德普(荷) 十秒五	威哥夫(美)	波爾美亞(德)	史德朗保(瑞典)
二百米	奧文思(美) 二十秒七(奧新)	魯濱生(美) 二十一秒一	俄生德普(荷) 二十一秒三	海尼(瑞士)	俄爾(加)	倖夫運(荷)
四百米	威廉姆斯(美) 四六秒五	勃朗(英) 四六秒七	魯華爾(美) 四六秒八	羅拔茲(英) 四六秒八	斐力茲(加) 四七秒八	魯藝(加) 四八秒二
八百米	伍特羅夫(美) 一分五二秒九	連西(義) 一分五三秒三	愛德華(加) 一分五三秒六	古查斯基(波) 一分五三秒八	霍布司台爾(美) 一分五四秒六	威廉姆斯(美) 一分五五秒八
千五百米	拉夫羅克(新西蘭) 三分四七秒八(世新)	克銀漢(美) 三分四八秒四(世新)	貝加利(義) 三分四九秒二	羅曼尼(美) 三分五十秒	愛德華(加) 三分五十秒四	漢尼斯(英) 三分五一秒四
五千米	賀克特(芬) 十四分二二秒二(奧新)	蘭丁能(芬) 十四分二五秒八(奧新)	强遜(瑞典) 十四分二九秒(奧新)	村社(日) 十四分三十秒(平奧)	諾吉(荷) 十四分三三秒二	薩爾密能(芬) 十四分三九秒九
一萬米	薩爾蜜能(芬) 三十分十五秒四	阿斯加拉(芬) 三十分十五秒六	伊沙賀洛(勞) 三十分二十秒二	村社(日) 三十分二五秒	彭斯(英)	薩巴拉(阿根廷)

項目						
高欄	湯斯(美) 十四秒二平世(奧新)	芬萊(英) 十四秒四(平奧)	波拉(美) 十四秒四(平奧)	林德曼(瑞典)	桑頓(英)	貝可諾(加)
中欄	哈定(美) 五二秒四	洛寧(加) 五二秒七	華特(南非) 五二秒八	柏德森(美) 五三秒	巴德哈(巴西) 五三秒	曼蒂加士(希臘) 五四秒二
三千米障碍	伊索哈雜(芬) 九分三秒八	吐俄鳴嶺(芬) 九分六秒八	唐伯特(德) 九分七秒二	麥蒂萊恩(芬) 九分九秒八	曼寧(美) 九分十一秒二	拉森(瑞典) 九分十六秒二(均奧新)
五萬米競走	懷德洛克(英) 四時三十分四一秒	施華伯(瑞士) 四時三二分九秒	布本科(拉脫維亞) 四時三二分四二秒二	史圩克(捷克) 四時三四分二一秒	白倫(挪威) 四時三四分四三秒三	白利威斯(德) 四時三六分四八秒四(均奧新)
跳高	約翰遜(美) 二米〇三(奧新)	畢頓(美) 二米(奧新)	塞白爾(美) 二米(奧新)	科克加斯(芬) 二米(奧新)	矢田喜美雄(日) 一米九七	加林馬(芬) 一米九四
撐竿跳	米杜斯(美) 四米三五(奧新)	西田修平(日) 四米二五	大江季雄(日) 四米二五	塞夫頓(美) 四米一五	葛萊堡(美) 四米一五	…………
跳遠	奧文思(美) 八米〇六(世新)	郎格(德) 七米七八(奧新)	田島直人(日) 七米七四(奧新)	墨夫發(義) 七米七三(平奧)	里尋姆(德) 七米七三(平奧)	克拉克(美) 七米六七
三級跳	田島直入(日) 十六米(世新)	原田正夫(日) 十五米六六	梅托卡夫(奧) 十五米五十	渥爾納(德) 十五米二七	洛美洛(美) 十五米〇八	大島鎌吉(日) 十五米〇七
鐵球	加爾基(德) 十六米二〇(奧新)	巴倫德(芬) 十六米一二(奧新)	斯托克(德) 十五米六六	費蘭斯(美) 十五米四五	吐倫斯(美) 十五米三八	西茲(美) 十五米三一
鐵餅	卡本脫(美) 五十米四八(奧新)	鄧氏(美) 四九米三六	奧柏威加(義) 四九米二三	蘇里(挪)	史却羅德(德)	西拉斯(希臘)
鐵鎚	海恩(德) 五六米四九(奧新)	勃拉斯克(德) 五五米〇四(奧新)	汪格爾頓(瑞典) 五四米八四(奧新)	顧杜能(芬) 五一米九〇	羅威(美) 五一米六六	發孚爾(美) 五一米〇一
標槍	史托克(德) 七一米八四	尼加納(芬) 七十米七七	託伏倫(芬) 七十米七二	阿特華爾(瑞典) 六九米二十	耶維能(芬) 六九米十八	費利(美) 六七米十五
四百米接力	美國隊 三九秒八(世新)	義國隊 四一秒一	德國隊 四一秒二	阿根廷隊 四二秒二	加拿大隊 四二秒七	
千六百米接力	英國隊 三分九秒	美國隊 三分十一秒	德國隊 三分十一秒八	加拿大隊 三分十一秒八	瑞典隊 三分十三秒	匈牙利隊 三分十四秒八
馬拉松	孫基禎(日) 二時廿九分 十九秒二(奧新)	哈派(英) 二時卅一分 廿三秒二(奧新)	南昇龍(日) 二時卅一分 四十二秒	泰米拉(芬) 二時卅二分 四十五秒	慕恩奴能(芬) 二時三三分 四六秒	科里曼(南非) 二時卅六分 十七秒
總分	美國一五五分	芬蘭六九分	德國五七分	日本四三分	英國卅六分	加拿大廿六分

本屆奧林匹克會女子田徑成績表

一百米	史蒂芬(美)	渒蘭西魏芝(波)	格勞斯(德)	多林格(德)	羅格(美)	阿爾巴斯(美)
	十一秒五					
八十米跳欄	華拉(義)	史陶那(德)	泰爾蔘(加)	德斯幀尼(義)	布巴傑特(荷)	愛克特(德)
	十一秒七	十一秒七	十一秒七			
鐵餅	摩愛梅高(德)	范莎娜(波)	摩倫浩(德)	中村孝(日)	峯島秀(日)	斯托羅姆(瑞典)
	四七米六三世新	四六米二二世新	三九米八〇	三八米二四	三七米三五	三五米九一
標槍	弗萊斯邱(德)	克羅克爾(德)	克華斯尼斯加(波)	巴馬(奧)	山本(日)	伊伯拉特(德)
	四五米十八世新	四三米二九	四一米八〇	四一米六六	四一米四五	四一米三七
四百米接力	美國隊	英國隊	加拿大隊	義大利	荷蘭	
	四十六秒九	四十七秒六	四十七秒八	四十八秒七	四十八秒八	
跳高	薩克(匈)	奧達姆(英)	卡運(德)	拉多遠(德)	尼哥拉(法)	卡特
	一米六二	一米六〇	一米六〇	一米五八	一米五八	一米五五
總分	德國四十二分半	美國十四分半	波蘭十四分	美國十二分	英國十分	加拿大八分

足球戰雖敗猶榮

我國足球以二比〇敗於英國，遂遭淘汰，甚爲可惜。其失敗原因，非技術落後，乃實力不足。比賽時觀衆有萬餘人，我國政府代表考試院長戴季陶，程大使暨留德學生多人，均前往參觀，我留學生並組織啦啦隊助威。我隊表演至佳，守門包家平，後衛譚江柏，李天生嚴守後方，厥功甚偉。中衛線陳鎮和徐亞輝前後呼應或攻或守，頗稱勇敢。前鋒由李惠堂任中鋒，英人素悉李爲我足球隊主將，加以嚴密之監視，故無法展其所長，因之全隊缺少生氣，右內鋒馮景祥踢來甚爲靈活，左內鋒孫錦順脚頭頗稱老道。右翼曹桂成左翼葉北華較差。綜觀全局我國進攻時，多採用短傳，致進兵遲緩，敵人易於佈防。且奔跑太慢，踢出之球軟弱無勁，此爲失敗之主因，彼隊之優點在奔跑與動作均迅速敏捷，出球峻急有力，其技術亦甚平常。上半時雙方辛苦奮鬥我後衛死守後方，使敵人無法得逞。四十五分鐘苦戰，以〇——〇和局。下半時彼乘隙猛攻，藉其實力與長力，下半時開賽後十一分鐘時，英隊大取攻勢，我隊內衛守禦失策，結果敵方在門前十碼地方，打入一球。該球係英隊中鋒打射，急而有力，包家平追趕不及。我隊自敗此球後，全體反攻，聲勢甚大。惜敵隊後方極爲堅固；未能如願。至開賽二十一分鐘時，英隊左內鋒在門前十二碼地方，又打入一球。成二比〇。我隊自失二球後，全隊反攻，陳鎮和將球送至李惠堂，李又遞葉北華，葉攻門，爲英隊後衛截回，向我方進逼，幸包家平將球救出，徐亞輝乃與陳鎮和聯合進入陣地，不幸徐足部受傷，比賽停止二分鐘，徐自傷足後，行動不便，是爲我隊之大損失。至三十分鐘後，我前鋒極爲活躍，葉北華得後方飛來之球，借譚江柏之助，將球送至黃美順，黃又將球傳孫錦順，孫馮二人交互傳球前進，至英方門前，馮擧足力蹴，既準且急，不幸爲英守門擊出門，大功竟未告成。此後，我方陣地又緊張，包家平曾兩度救出險球，博得采聲不少。前鋒雖數度奮勇衝鋒，奈以英隊中堅，百般玩抗，我隊終未得逞。遂以二比〇受挫英隊。是役：我隊雖敗，但球技大博歐美人好評，對我國球隊之觀念，爲之一變。

茲將我隊陣綫錄下：

包家平　譚江柏　李天生　黃美順　徐亞輝　陳鎭和　曹桂成　馮景祥　李惠堂　孫錦順　葉北華



籃球隊連失三壘

本屆世運籃球賽取複式淘汰制，我隊在第一週中敗於日本，在第二週中先勝法國，但竟連爲秘巴所敗，故被淘汰，四戰戰況如下：

日勝中

中日籃球比賽，在七日下午五時開始，天氣陰沈欲雨，觀衆到場甚衆，我國僑胞到六七百人，內有多人係由歐洲各國前來觀戰者。中國學生特組啦啦隊助興，凡二三百人，各持靑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聲勢極爲浩大。日方到場觀衆並不多，亦有啦啦隊之組織，只領袖持一太陽小旗，但其啦啦之程度，則遠在我隊之下。

在比賽前我方啦啦隊及日方啦啦隊，均開始活躍，當雙方隊員入場時，中日啦啦隊，互呼萬歲三聲，以表敬意。

我方陣線爲王鴻賓，牟作雲，王玉增，李紹唐，王南珍五人，日方隊員身體較我稍短，但中將則較王玉增爲高，指導董守義，因病未到，由總教練馬約翰及管理李清安到場指揮一切，隊員心理上，感到相當不安；實屬不幸之至。

王玉增與日本隊長握手後，我隊得擇地機會，於是銀笛一鳴，開始比賽，雙方互不相讓，我隊由二王一牟三人傳遞前進，日後衛犯規，牟作雲主罰，二球均未射入，坐失良機。日遠傳得法，中鋒投中一球，日遂以二比〇佔先。

我方自輸一球後，由王鴻賓王南珍王玉增互相傳球進攻，日左衛又犯規，牟作雲又主罰未中，王玉增送球前方，牟作雲入陣偷射，日右衛又犯規，牟兩次罰球又均未中。日方傳球來犯，王南珍犯規，兩球均罰入。王玉增極力反攻，還入一球，成四比二。

此時，雙方隊員均用五人輪翅法進攻，兩隊均無法建樹，已而，李紹唐規犯，日右鋒兩次罰球，功過各一，又得一分，日隊以五比二占先，後我隊極力反攻，一度造成五比六，但日隊右鋒又三次罰球均中，我隊王鴻賓亦罰球奪回一分，成九比六。李紹唐行動不愼，日隊又罰入一分，成十一比六。我方急起直追，玉增遠射球入而出，日中鋒犯規，玉增罰球，又告失敗。

我隊見日隊聲勢逼人，急取鎭靜，日後衛投入一個球後，日中將亦短射命中，竟以十五比六領先。王鴻賓投籃失敗後，牟作雲王玉增遠近各得二分，上半時間，成十五比十，日隊勝。比賽至此，上半時告終，休息時，我隊兵員，下場商討對策，日隊員亦下場休息。至雙方隊員再入場時，中日啦啦隊之歡呼又起。

下半時起日方一路領先，由十六比十，十六比十二，十八比十二，十八比十二，而至二十比十二，我兵之敗，因進攻遲緩，後衛傳球過多。日隊則得球後，全隊急進，破我五人陣綫。李紹唐因犯規次滿，被判退場。王士選代之。士選登場後又兩次犯規，日隊分數又增。日方之中將亦因犯規次滿下場，日換一中將登場，身體稍短，但體力不減，玉增罰球建功，成十五比二十。開罰球之紀錄。

日請求暫停，又換入一後衛，我方亦以沈聿恭代牟作雲，但事實上並無所補，日方之紀錄在四分鐘內，連得四球，成二十八比十五。沈聿恭二次罰球，得二分，成二十八比十七。

日方聲勢漸大，右鋒短小活潑，最爲生色，出入陣地，如入無人之境。紀錄牌上，日方增至三十三分，而我方王南珍罰球，二次又均未中。最後王玉增在籃下奪回二分。沈聿恭遠射，未中，士選犯規，日左鋒主罰又得二分，總分三十五比十九，我隊慘敗。僑胞於細雨濛濛中，敗興而散。

中勝法

世運大會八日下午五時舉行中法籃球落選賽，首由我隊牟作雲遠射入一球，開紀錄。未幾，我隊陣綫突形紊亂，致連失十分。後王鴻斌罰球得一分，而法國隊又得四分，旋成十對十七之比數。我隊各將乃奮勇力追，遂以十八比十七超出。嗣後兩隊各有建樹，上半時結果二十二比二十二成

平局〇擰檬後，法隊先得兩分，我隊亦投中一球，旋法隊又進二球，我隊乃大肆猛攻〇未幾，即以三十五比二十八超出法隊甚遠，法隊旋亦以全力反攻，追成三十六比三十五〇此後我隊一路順風，屢射中的，結果我隊以四十五比三十八勝法國隊，入第二週〇定九日戰秘魯，我隊各隊員成績如下：

隊員	職位	分數
右鋒	牟作雲	四
左鋒	沈聿恭	十六
中鋒	王鴻斌	十七
右衞	王玉增	四
右衞	李紹唐	〇
左衞	王南珍	〇
左衞	王士選	四
共計		四五

秘勝中

中秘籃球，於九日比賽，我國隊員因有輕敵之意，致失隊不甘雌伏，五人聯進，左衛右鋒兩投不入，不幸王鴻斌犯規被罰，又以四比五落後，其後秘隊傳遞極佳，沈聿恭雖投入一球，而我隊兩罰不進，遠射亦不中的〇秘隊反以九比六，十一比六，十二比六，扶搖直上〇

至十分鐘時，始由沈聿恭射入一球，成八比十二，形勢稍轉〇王玉增王鴻斌亦漸活躍，但敵隊防守嚴密，數次良機，俱被錯過〇秘隊見有機可乘，遂偷隙而入，李紹唐趕回挽救不及，又被敵右鋒射入一球，成八比十四〇王南珍見形勢不佳，急與沈聿恭遙相呼應，從左路抄襲，敵軍內衛犯規，沈聿恭主罰又未能投入〇王玉增王鴻斌相繼投籃失敗，敵左鋒得球遠射，又告中的〇成八比十六，其後彼來我往，各無建樹〇最後王鴻斌得王玉增傳遞，縱身一躍，球鑽入籃〇以十比十六完結上半時〇計王鴻斌四分，沈聿恭四分，王玉增二分〇

下半時我仍以原陣線應戰，彼方亦照舊開賽後彼得跳球之利，即行進攻，左鋒後衛相繼投籃，均未命中〇我嚴加戒備，雙方或進或退〇但球多在彼手中，盤旋於我界內〇沈聿恭得球遠射，中而復出，我旋取密切聯絡，進逼敵境，王鴻斌投而不中〇繼之王玉增王南珍相繼罰球均不中鵠〇時雙方動作均甚迅速，我又有數次投籃與罰球機會，均不中〇五分鐘未開紀錄，旋被敵再擲中一球，彼聲勢驟盛，又連中二球〇我方李紹唐罰中一分，成二十二比十一〇我調王士選入場代王南珍，並以王南珍任中鋒，調王玉增出場，王士選得罰球機會中一分，時彼戰法取穩健，拖延時間政策，我一得機會，三數傳遞，王士選遠投失的，彼又在我籃下托入一球〇

未幾我調馮念華入代沈聿恭，王鴻斌王士選李紹唐先後向敵籃侵犯，達五六次之多，無一獲中〇彼右鋒四次犯規罰出後，王南珍罰中一分，繼之又投入一球〇我以十七比二十七屈後，但聲勢漸轉，球均在我手中，王鴻斌投未中，馮念華飛步趕上，騰身擲入，成十九比二十七〇無如曇花一現，又為敵人所乘，雖作最後掙扎，然事與願違，最後由王南珍擲中一球，以二十一比二十九失敗〇

我隊失敗原因在投籃欠準，致球均落敵方手中，予以不少機會〇而罰球一項，尤令人齒冷〇上下兩節有十餘次祇中三分，此為致命傷〇隊員動作時呈慌亂燥急之態，但尚有與巴西再戰之機會〇如勝仍可晉入第三週，茲將隊員得分名單誌後：

職位	姓名	擲		罰
右鋒	王鴻斌	二	〇	四
左鋒	沈聿恭	二	〇	四
左鋒	馮念華	二	〇	四
中鋒	王玉增	二	〇	二
右衞	李紹唐	二	一	三
左衞	王南珍	二	一	三
左衞	王士選	〇	一	一
共計		二	十	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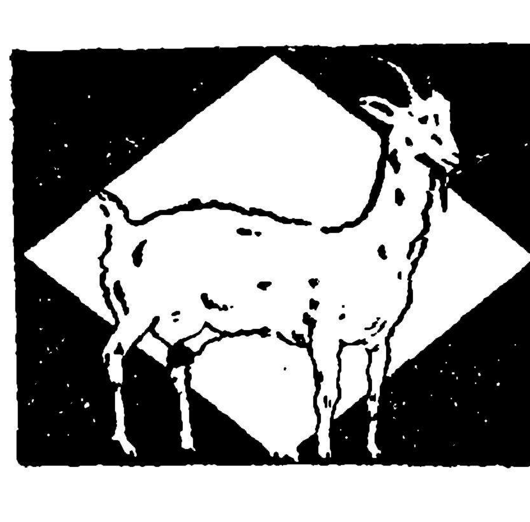
巴勝中

我籃球隊，於十日下午四時對巴西隊作第二週淘汰賽，因原戰隊員身體疲乏，改以二隊隊員出場〇我隊戰來，頗為努力，無如技術落後，而彼方表演至佳，遠射近投得心應手，尤以中鋒最為出色〇反觀我隊，投籃與罰球均無把握〇開賽後，我即犯規，由彼方罰中一分〇繼之雙方奮勇應戰，頗形緊張，未開紀錄者達六分鐘，劉寶成籃下建功，打破沉寂局面，成二比一，我光榮時期瞬息即逝〇彼反造成八比二佔先，十五分鐘時王南珍舉手一射，成四比八〇無如敵人技藝佳妙，中鋒連入數球〇以十四比四佔先〇我調于敬孝入代劉寶成，繼之又調劉雲章代徐兆熊，均無補大局〇迨後由于敬孝罰入一球，而彼方中鋒又射中一球，以五比十六終上半時〇易地後，我仍作背城之戰，雙方混戰五分鐘，均無所獲〇繼之我得數次射籃與罰球機會，均等閒失之〇王南珍與彼方同時犯規，互獲一分，六比十七，再被罰一次，成六比十八〇詎敵人聲勢又熾，中鋒直陷我壘，一記遠射，一在右角近投，均告中的〇分數遙遙直上，成六比二十二，蔡演雄劉雲章乘機偷襲各中一球蔡又罰得一分，追成十一比二十二〇旋又遭敵方中鋒毒手，連射兩球，十一比二十六〇蔡演雄再罰一分，成十二比二十六〇終一蹶不振，球又入我籃三次，最後于敬孝射入一球，以十四比三十二敗之〇所謂碩果僅存之籃球隊，亦與其他各項比賽同遭淘汰，無晉入第三週之希望矣〇

隊員得分如下：

右鋒	馮念華	〇分
左鋒	徐兆熊	〇分
中鋒	劉寶成	二分
中鋒	于敬孝	三分
右衞	蔡演雄	四分
左衞	王南珍	三分
共計	十四分	

（未完）



危疆雜感

王芸生

「外交評論」最近出版一冊紀念號，承編者先生的美意，一再賜函，要我寫文章，我便寫成這篇「危疆雜感」送去，不料登出時竟被删頭去尾裝入記者先生的「卷頭語」裏去，殊出意外。茲願借周報的篇幅，一復拙文的本來面目。

解韜君前禮數工，出門雙鍔插青虹；無端痛飲圍鑪醉，笑看仇人頸血紅。

—右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一首—

△　△　△　△

我近來常有意無意的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們在歷史上儘管有文天祥史可法動天地泣鬼神的人物，而從容赴死的精神仍是我們中國人所最缺乏的。我們不僅知書達理的士大夫階級慨慨無生氣，就連里巷草人也很少粗勁。觀風論俗，「一語睚眦，輒拔刃殺人」，雖然失之粗暴，究比「隱忍畏縮而目存腹誹」來得豪爽。

△　△　△　△

從外交史上看中日關係，儘可在枝枝節節的事實上論得失；然把眼光擴大到這兩個民族的生存全體，便覺憬然。常與朋友們談起中日問題，輒慨歎於一個「氣」字。中國幅員廣大，沒有「氣」貫通着，便成許多塊不相聯繫的碎土；中國人口衆多，沒有「氣」蓬勃着，便不啻一羣死人。日本地小人稀，但常籠罩着一種悲壯之氣，中國便非其敵。

△　△　△　△

前年夏天在廬山上見到馬占山將軍，他說：『日本侵略中國，好比老鼠食牛，像似很難的；但是這個牛若老是像死

的一樣不動彈，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又，日本人把冀東偽組織譬諸象鼻之繩，勿謂繩細，將有一天牽動大象的全身。這都是「氣」的問題。

△　△　△　△

日本人的剛健好武與中國人的文弱成風，這個分歧點是中日兩國的強弱所在。將來如何，也全看這個分歧點的如何推移。世運代表團出國之日，我在大公報上撰文相送，中有一段說：『近年我國體育一般進步，青年之勇武已邁其先輩。以體格言，大率子高於父，女健於母，此中國教育進步之一證。故吾人對於國家情況，現在儘多感觸，而於將來則毫不悲觀，蓋此四億大族固年在進步中也。』我常以這種心情期待現代的中國人及我們的兒女。

△　△　△　△

任俠尚義，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由近年的情形看來，這種精神逐漸淪落了，甚將完全喪失。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的「躍進」，一種優越感充滿了全日本的人心。這幾年的變局，日本所得的是四省掛零的領土，所失的是寶貴的立國精神。所謂「滿洲國」，明明是武力刧奪的產品，偏偏說是「獨立自決」。收買幾個白面客搖旗吶喊，便說是「民意」，「自治」。私貨如山倒似潮湧的向中國運，不納關稅，不繳運費，毆打關員，壓塌了火車，誰來過問一聲，便會發生不測的糾紛。豐台車站的一匹馬，歧口海濱的一隻船，竟會構成重大的交涉。諸如此類的事情，大大小小，不勝枚舉，但無一不是顛倒黑白，背理敗行。假使這些現象不幸而認為代表日本的指導精神，那便是對內欺騙，對外豪奪。這在目前的日本算盤上，或許佔些便宜，但在道德上及在教育上的影響太大了，百年之後，當有不勝其悔恨者。

△　△　△　△

在近年的中日關係史上，先後發生三次炸路案，皇姑屯一炸，死了一個以親日著稱的張作霖。柳條溝再炸，便是「九一八」事變。第三炸便是最近天津東車站的炸軌案。當津站炸軌事件發生之際，歐美各報皆以大字標題，預料東亞又將發生巨變；但自當時的天津市長蕭振瀛辭職後，這件大事竟爾烟消霧散。休笑歐美人大驚小怪，問題却是小題大做了。日本軍人的把戲，瞞不了世界人，日本國民却往往信以為真，真是遺憾之至。

△　△　△　△

日本國民性的眞純，是可敬可愛的。他們勤奮立身，忠誠愛國，都足表示東方人的美德。但是近年因受軍閥的催眠，財閥的欺騙，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錯覺。即誤信日本地小民貧，非侵略中國不足以生存。於是大家咬緊牙齒，勒緊肚帶，受軍閥驅策，供財閥壓榨，忍饑努力，而期待所謂「生命線」的推進。以日本國民性的眞純，粘附上這種迷信，結果只是枯瘦了日本國民的生命，肥潤了日本財閥的荷包，滿足了日本軍閥的功名慾，最後或竟給東亞招致不測之禍，

△ △ △ △

那不僅是心理的問題，尤其是經濟結構上的大矛盾。我曾間接聽到一位日本志士仁人說，日本的眞正問題是在於如何使農民有米吃的問題。軍費的膨脹，課稅的加重，廉價商品的對外傾銷，高利貸的盤剝，都直接間接吮盡了勤勞國民的血汗。大阪的食糧囤積如山，而生產的農民沒有米吃。農民在豐年須以農作物向商販登門求售，以納稅還債；一遇凶年便發生賣兒鬻女的悲劇。這位志士仁人在矢志做「農民要米吃」的運動。我曾含淚聽取這些不幸的消息，並願虔誠的爲鄰邦國民祝福。

△ △ △ △

日本的內在矛盾很多，且多不易解決，這眞是中國的無窮之累。中國一向有個「安內攘外」的說法，日本却反其道而行，「攘外安內」。當他們國內問題無法解決而且使社會組織發生動搖的時候，便向外衝。一旦對外決了口，則目標轉移，如水就下，便一致對外了。近數百年來在這個方式下，中國吃了無數的虧。現在的情形，還是如此。說也奇怪，日本有這樣一個萬應靈方，而中國却常是內不安外不攘，甚至援內以便外。像目前的兩廣問題，便很令人寒心。自己不爭氣，徒然給人家便利。中國人眞沒有組成現代國家的能力嗎？這是國人所應痛自反省的一件事。

△ △ △ △

時人多擔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免，尤其對歐洲的現局惴惴不安。但我的看法，歐洲戰事或不至爆發，而眞正的危機却在東方。我判斷英國有容忍德國滿足的雅量，而日本却非繼續「向外衝」不可。上次歐戰的創痛，給歐洲人的印象太深了，再來一次聚殺，簡直不可想像。日本却數享戰爭之利，對外從未打過敗仗，好戰心理，普遍而深固。而目前日本的現狀，似乎又到了應該對外鬧亂子的時候。現在日本的情形，各種矛盾關係都在劇烈的發展着，若非對外決一個口

子，國內問題便不能解決。關於日本內部問題，我不願詳加說明，凡留心日本問題者，大概皆能明瞭。日本的增兵華北，壓迫冀察，加緊攫取內蒙，都是大動作以前的預備工作。動作的對象不止中國，恐將牽及第三者。中國西南角上現在發出「對日宣戰」的吶喊，假使眞有這種可能，那正是日本軍閥所求之不得的。武力衛國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要知道賭國運不是兒戲啊！

△　△　△　△

我們住在北方的人，簡直是身處危疆，每天都會看見聽到許多刺人心痛使人淚落的事情。中國人在繼續不停的國難的鞭撻下，精神上應該感到刺痛，開始認識個人與國家休戚與共的關係。我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時刻把「我是中國人」那個信念擺在心頭，中國是決無被人滅亡之理！

△　△　△　△

中國現在需要無量數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個石敬塘吳三桂便足亡國。全國人都要留心，警戒，大時代就要到來，準備做一個非常時期的中國國民。就北方說，我寧願這古城名鎮化爲焦土，留待我們的子孫前來復興；不願它再做石敬塘的燕雲十六州，使我們的祖宗在地下蒙羞！

二十五年七月三日於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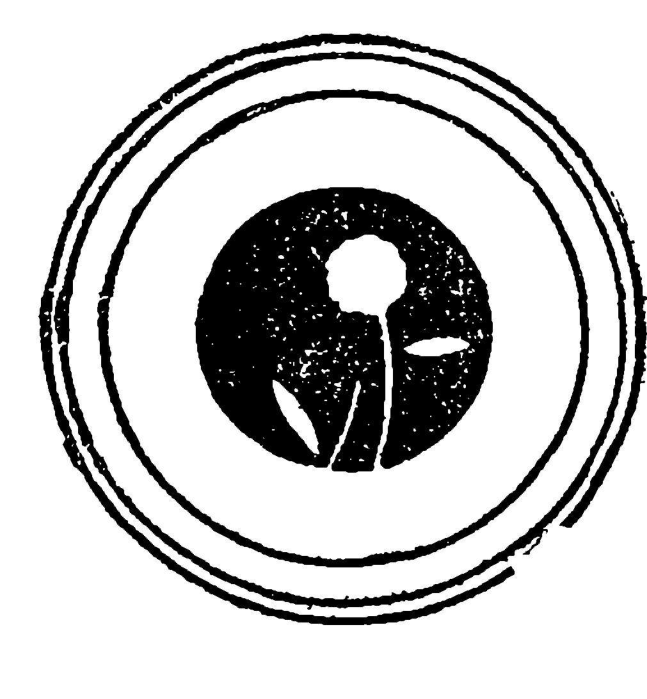
奇死

蔭

猶哥京城有一老人名 Jovan Nemesh 者，年已九十有二，近忽投井自殺，據遺書稱，彼恐今生在世，無死之希望；且彼生雖聰慧，而體力日衰，既不願偷生人世，不如早自結束。人而惟恐不死亦云奇矣。

×　×　×　×　×

法屬Tunis之Sousse地方有一巨賈名M. Vittorio D' Albert Errera者，一日至貨棧橄欖油儲藏所取樣品，久候不出，他人大疑，入內尋覓，始發現彼身在一油桶中，已遭溺斃，想係不慎失足所致。油能滅頂，尙未之前聞也。



美國之富源保存運動

——願中國人猛省——

董時進

美洲開發之初，土地肥沃，森林繁密，一切天然資源，皆極豐富，大家以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嗣後因開發日久人口日衆，有遠識者始感覺富源終有窮盡，摧殘濫用，不能維持永久。而人類須繼續生存，富源須世代相襲，永遠利用，不能不爲後人着想。所謂富源保存運動，即由此產生。玆略述其梗概，願我國人深省。

一，森林　白人初到美洲時，樹木之多，不但利用不了，而且是一種障礙。尤其東部沿海一帶，遍地都是原始森林，爲耕種放牧居住計，都非除去不可。所以起初是極力砍伐焚燒。迨後來人愈多，樹愈少，木材日貴，山陵日禿，同時因交通方便，工商業發達，大規模木廠利用機械砍伐運送，森林消滅速度大增。經長久醞釀，至一八九二年纔有第一個森林保留區之劃定，此即著名之黃石公園。至前羅斯福任總統時，此項森林保存運動進展最速。他先後劃定很大面積的森林，稱爲國有林，國有林比保留區的辦法更進一步，即是不准不許砍伐，而且要從事管理經營，例如修築林道，防火線，橋梁，水井水池，紮營場地，設置防火站台，防火設備及長途電話等。同時並提倡森林及林地的利用，例如遊玩消夏，及有限制的放牧與採伐。

除國有林而外，各省也設置省有林或森林公園，與國有林同樣的經營利用。現時國有林面積一萬六千餘萬英畝，約當江西全省三倍半大。省有林面積約七百萬英畝。

二，野物　包括飛禽走獸魚鱉。此類動物因人口增殖，荒地開墾，森林砍伐及無限制的狩獵，逐漸減少，尤其是幾種麋鹿和野牛，幾乎絕種。一七七六年美政府頒佈法令限制鹿之狩獵時期，這可算是第一個狩獵法。後來逐漸推及其他動物，限制保護的方法也愈加嚴密。同時人民亦組織保護鳥獸的團體，最老而至今還存在的要數紐約野物保護協會，係一八四四年成立的。美國人對於候鳥如鴻雁鶴鷺野鴨等尤為愛護。一九二九年政府頒佈設置候鳥安全區的法令，由國庫備款購買土地，現在共有四百萬英畝，散佈於候鳥所喜到的各處地方。這種安全區是專為候鳥用的，好像勅封了一樣，不但不許人打獵，並且不許人去開發侵佔，所以對於土壤的保護及水源含蓄都有利益。

今年二月羅斯福總統曾經召集一個北美野物保護會議，專門討論如何保護及繁殖水陸空各種動物，可見政府對於野物的重視。開會的結果，決定了好些重要方案，如安全區的增設，嚴格的保護，野物的調查研究，江湖的澄清（為保護水產動物）等是。全國野物聯合會的組織，也是該會議的重要結果。

三，土壤　土壤是一切高等動植物生存的根本，是人類最重要的財產，必須好好保護利用，纔能永遠遺傳後代，如有損失，便是全人類以及高等有生物的公同的損失。然而土壤因人類的開發利用不得法，不斷的被風雨侵蝕，損失非常之大，可惜一般人不甚注意。美國的耕地有五千萬畝，已經完全毀滅，絕對沒有用場。另五千萬畝表面肥土全失，到處是深溝，也是不能耕種。又一萬萬畝，雖是還在耕種，然因土變瘠薄，耕種已不合算，早晚總要放棄。目前每年毀壞的土地不下二十萬畝，農場農村也隨着消滅。因土壤被侵蝕的結果，總計每年生產的減少約值美金四萬萬元。而泥沙流下，淤塞水道所致的損失還不在內。所以美國人對於土壤的保護非常重視。現時農部設有土壤保存處，在各地試驗土壤保存的方法，並指導農民實行。供此項試驗及示範工作的經費有二千五百萬元（美金下同）。又今年二月底政府頒佈土壤保存法

，每年撥欵五萬萬元，獎勵農民實行土壤保存的土地利用和耕種方法，例如牧草栽培，植樹，梯形造田，帶式耕種等。此法內容頗複雜，而其大旨不外使農民減少穀類棉花及煙草等之生產，改行上述各種土地利用方法。農民減少上述各種作物之栽培時，可按畝得到賠償，實行土壤保存各種方法時，又可按畝得到獎金。故此法實有兩種作用，一是為保存土壤，一是為救治生產過剩。

四，民衆保存團　這是依據一九三三年三月頒佈之救濟保存法而設置的，其目的是為利用失業的青年在專家指導之下，去從事各種富源保存的工作。凡年齡十八至二十五歲之失業者，均可加入。在頭兩年平均的工作人數約三十萬，每年花費約四萬萬元。到去年三月正滿兩年，羅斯福總統又宣佈續辦兩年，並將人數增為六十萬，欵項增為六萬萬元。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他們兩年內的工作成績估計約可值四萬萬元。雖趕不上所花費的數目，但這類事業的價值是繼續增漲的，而且間接的利益很大。他們所幹的事體有六十多種，包括森林的防火除虫整理改良，土壤的保護，水道的整理等。在兩年裏頭，他們共植樹二萬六千七百萬株，新築林道四萬八千哩，修理林道七萬六千哩，開闢森林防火線三萬五千哩，安裝森林電話線四萬三千哩，修理電話線三萬哩，防止土壤冲蝕面積二百萬畝，為保存土壤所築之堰一百四十萬個，防除森林病虫害及鼠兎類為害的面積一千四百萬畝。這些是一九三三至三五兩年工作成績的一部，至於參加的青年身心上所得的裨益，智識經驗，是很難估量而且不可以金錢計價的。

由上可見美國人民政府對於富源的關心和努力。美國是新開國家，富源還很豐裕，然而他們已經這樣苦心孤詣的講求保存，我們真不能不佩服他們有遠見，有魄力。回顧中國森林早已摧殘淨光。野物只剩下麻雀和烏鴉，連魚類對於中國人經濟及生活上那樣重要，然而大家只管捕撈，收稅，從沒有人談到要繁殖和保護。人類生存所賴的土壤，早已塡充了江湖和大海，廣袤的山陵不是露出底石，也只剩些不能生產的粗砂。無怪我們年年鬧災，到處患窮。我們真要怪我們的祖宗太無遠識，太不知愛惜富源，給我們無限的痛苦。然而我們至今還是只看見災禍的現象，不了解災禍的原因，並且仍繼續不斷的在為後人造災。這樣下去，恐怕這塊地皮，非給國人完全破壞不止。

藏情畧述（下）

斗南寄自拉薩

（3）西藏人口……西藏之人口數目，中外書籍所載，均恐不確。余再三推測，確有數因。A，自古至今，西藏當局，對人口即無整個調查統計。B，西藏境內，偏地高山峻嶺，河川湖泊，平常人跡不能到之處，尤不乏數。未有任何國人，偏歷藏境，對各種調查，得有很圓滿之結果。又西藏自古，號稱神秘，內幕情形不肯以實告人。由此可証外人之調查，無從確實。C，西藏遊牧人民，爲數頗多。此種人民無一定住址，故難於調查。據此三因，各書所載之西藏人口數額，殊屬不確。總而言之，西藏人口稀少，則可確証。再據目下之種種原因，又可斷定西藏人口，比原有數額，日益減少。（一）西藏地勢高亢，空氣稀薄，一般人均先天不足，因之未至成年而夭亡者多。（二）西藏崇信佛教，人民之當喇嘛者最多。（三）不講衛生，易於生病，因之病死者多。（四）不信醫藥，只知拜佛求神，因之誤死者尤多。（五）梅毒蔓延，男不能授胎，女不能生產者亦多。有此五大原因，誠可判其所生不足補其死。如仍不設法改良防範，西藏民族，危矣。

（4）佛教狀況……西藏自古，以佛地得名。余此次身臨拉薩，觀諸寺院之密，喇嘛之多，實不虛傳。西藏現在，猶無完善之法律，對於維繫人心，惟佛教是賴。千餘年來，條條有序，毫不紊亂。但目下狀況，已漸趨紊亂形象。喇嘛中之酗酒濫賭，姦淫搶刼者，時有所聞。吾初以謂佛教清規，何等森嚴，而迭聞此等傳說，余猶不深信，竟於去年冬季，晚七句鐘時，余獨身外出，突遇喇嘛三人，將余手中所持之電筒，頭上所戴之呢帽，搶去而逃，方信以前傳說之不謬。細察其因，乃經濟困窘所使然。往昔每喇嘛一名，可得布施藏銀五六兩之數，斯時生活程度，非常之低，除所得布施銀外，又可得誦經費若干，每年生活，尚稱富裕。而現在每年所得布施，則有藏銀二十五六兩之多，而生活程度，則比往昔高出十倍。所得銀數，僅比往昔加五倍，而日需物品食料，則超過十倍，喇嘛生活，何由而不困窘，此種情況，是其漸趨紊亂之動機。現在達賴，尚未轉生，佛教重心，惟一班禪，猶未到藏，數萬喇嘛，如羣龍無首，此亦佛教紊亂之一因也。西藏佛教，勢力浩大，以三大寺號稱之折蚌色拉甘丹三寺，共有喇嘛一萬六千五百之衆，對於西藏政治軍事，均能操縱一切。中藏關係，置之不理，凡二十餘年。而猶藕斷絲連者，惟恃三大寺思漢之念未息也。如此時對西藏佛教，不極積圖謀整頓，將來成何結局，將不堪設想。吾觀中央急促班禪回藏，蓋有鑒於此。即西藏僧衆，更莫不翹首東望，渴盼班佛之早日到藏。班禪如能剋期抵藏，不獨佛教可日見起色，即政治方面，亦將日趨好像。

（5）西藏幣制……現在西藏市面，通行錢幣，分紙幣銀幣銅幣三種。均係由藏政府所設之造錢局印刷製造。另設有一經理處，經營發行錢幣事件。現在通用之紙幣，每張合藏銀七兩五錢，以前曾印有多種，現均收回。銀幣每枚重三錢，合藏銀三錢，藏人稱之曰（三松郭木）。銅幣則有四種，一種藏名稱之曰（雪剛），每十枚合藏銀一兩。一種藏名稱之曰（七解），每十枚合藏銀七錢五分。一種藏名稱之曰（干馬），每十枚合藏銀伍錢。此種干馬，又分大小兩種，其價值則相同。一種藏名稱之曰（卡剛），每十枚只合藏銀二錢五分。此外重七錢二分之國幣，西康通用之光緒像幣，英國之盧比，亦均通用。現在國幣每枚，可換藏銀四兩五錢左右，光緒像幣每枚，可換藏銀一兩七錢左右，盧比每枚可換藏銀三兩八錢左右。按中英匯兌相折合，現在法幣一元只抵藏銀三兩一二錢，國幣之所以能換藏銀四兩五錢者，則係照銀價折合故也。（五月二十五日）



西班牙內亂與國際政治動向

子修

此次西班牙的叛亂，實以最近之國際政治思想與國際政治動向為背景。國際方面，現在有兩種政治運動在進行，一為右派的法西斯主義者，為進攻而構成的「國民戰線」，他為左派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一為自衞而結合的「人民戰線」。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受到法西斯主義猛烈的進攻，在其凋零失敗之餘，遂不能不起而聯合，結成統一的人民戰綫，以與法西斯的國民戰綫相對抗，而蘇俄之放棄世界革命運動，出任國際的人民戰綫的領導者，加入維持現狀的國聯，締結法俄互助協定，修正憲法，其理由也不外是在想防止法西派國民戰線的攻勢。

人民戰線政治運動的中心，為法國與西班牙。西班牙人民戰線運動，頗受法國人民戰線運動的影響，其聯合與統一實現於去年十二月，正式成立於本年一月。參加的有共和黨，(以現任總統之亞柴那為領袖)，共和同盟(以前任總統巴里奧為首領)社會黨，共產黨，勞動總同盟，工團主義黨(以伯斯達那為首領，屬於無政府主義派)，馬克斯主義。統一勞動黨(以莫林為首領，屬於杜羅斯基派)，等及其他多數地方政黨。

他們在人民戰線結成之時，曾經發表八項共同政綱，第一是大赦政治犯，恢復一切失職官吏，員司，勞工的職業，賠償近年來因革命所受之個人損失。第二是要求改革司法與警察制度。第三是改良農業。第四是保護小工業與小商人。第五是救濟失業與大興土木。第六是中央銀行之國家管理與私設銀行的統制。第七是勞動立法。第八是教育問題。

在最近數年之中，西班牙左右兩派，已發生過四次鬥爭。第一次在一九三一年，革命成功的結果，傾覆了西班牙王朝，而成立共和政體。第二次在一九三三年，議會總選舉的結果，右派獲得勝利。但是右派握到政權之後，他們竟將總選舉當時所宣佈的政綱政策，及與人民所作的公約，置諸腦後，全不兌現，所以在本年的二月之總選舉，遂被左派組織之聯合統一陣地的人民戰線獲到勝利，而在共和黨首領亞柴那領導之下成立左派聯立內閣。

西班牙人民戰線中，除了共和黨之外，尚有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加入，所以當時的亞柴那女

府，頗受急進派的影響，根據人民戰線結成當然公佈之八大政綱，而通過土地的重新分配法，使共產派農民强制占有之土地合法化，並大赦左派政治犯二萬餘人，一面復解散法西斯之各種團體，開除軍隊之右派分子，而對右派極力加以壓迫。且極左派的領袖拉爾加與加巴列洛，又團結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而組織擁有五百萬工人的强有力之政黨，强迫政府實行土地與銀行之國有。

左派首領的加巴勒羅，素有「西班牙列寧」之稱，他是不贊成用議會政治來實行社會改革的，他是想以暴力手段來達成其社會革命的目的，所以伯斯迪洛領導的穩健派遂至失勢。但是前總揆現任大總統亞柴那，却是西班牙左派中少見的穩健政治家，他並未容納共產黨社會黨這種急進的要求，他全力所傾注的是土地之緩進的改革政策，他想實行這種土地政策以救西班牙西部與西南部各省農民的經濟之窮困。他將過去兩年中所驅逐的一萬三千餘人的農民叫回來，以安其生業，又分配土地與四十餘萬的貧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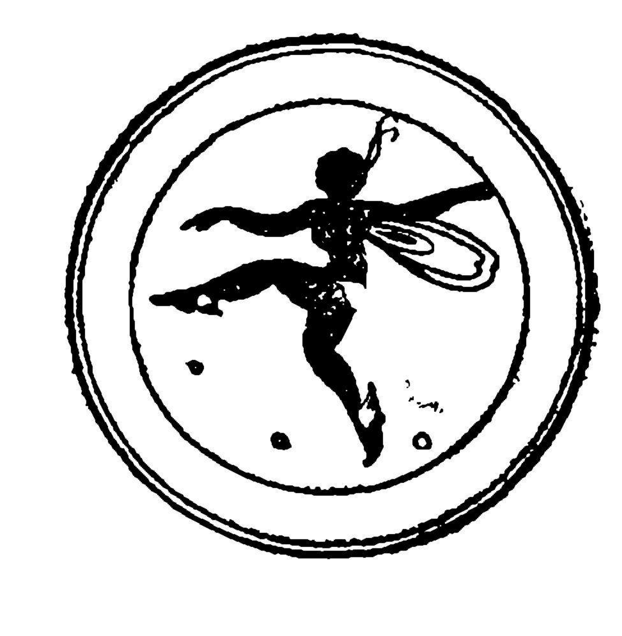
本年五月亞柴那既被選為大總統以代替柴穆拉，乃由基羅加組織後繼內閣。基羅加是手段很辣的，自從他組閣以後，政府對於右派的壓迫，遂日益加重。他曾將多數的保王黨黨人，驅逐到西部非洲，所以保王黨一派，對他結了很深的仇，此次的叛變，即以保王黨為中心，而以法西斯派為外圍，而七月十三日保王黨革新派首領曾任財政部長之素台洛氏之被慘殺，實為此次政變爆發之火藥線。

西班牙此次內亂的大略情形，已如上述，以下試就其勝負關係，對於國際政治思想與國際政治運動所給予的影響，略加考察。

以自由主義為中心的「人民戰線」，不特是對法西斯主義的「國民戰線」的防衛工事，並且還是想將不徹底不完全的自由主義徹底化完全化的運動。在法國萌芽的這種運動，滋長到了西班牙，如在西班牙得到成功，則第一將加强法國的人民戰線運動，第二將刺戟其他在獨裁政治下的人民，第三將給與南美各國（因為亞根廷，智利等國，從前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受西班牙的壓迫而獨立，但在獨立之後，仍在資本主義的榨取支配之下）以很大的影響。這是增加蘇俄的友人，壓倒法西斯思想與政治運動的原動力。若是在此次鬥爭中，人民戰線方面，歸於失敗，則結果適得其反，法西斯思想與法西斯之政治運動，將風靡全球，世界的和平將不可保，而弱小民族與殖民地，必大被犧牲的。

至於歐洲五大强國英，法，俄，德，義對於西班牙此次內亂的態度，法俄兩國，不用說由其政治思想政治運動的立場，自然希望西班牙政府之勝利，而英國以其傳統的自由主義言，亦願維持現政府的統治權，不過法西斯主義發源地的德義兩國，則當然希望叛軍勝利，且有對叛軍加以援助之說，故據日來消息，英法採取密切之聯絡，申請各國嚴守中立，以牽制德義之行動，是無形中協助西班牙政府，以早日解決叛軍的意思。

總之，在此後的世界，已形成左右兩派—即人民戰線與國民戰線決鬥的今日，西班牙的內爭，給與國際政治的影響，異常重大，此實國際政局的新階段，不論吾人之政治思想與主張如何，都是應該加以嚴密注意的。（八月一日）



郎世寧傳攷畧（上）

石田幹之助著
傅抱石譯

去夏五月，余舉個人展覽於東京銀座松坂屋。幕啓日，經郭石沱先生介紹，得識本文作者，嗣六月某日，又在田中子祥宅再晤。乃請將其所作郎世寧傳考畧，漢譯介紹中土。按作者精史學，為國際名學者。主有名之東洋文庫有年；最近則主持國際文化振興會。著述極富，以東洋史類為多。本篇刊日本帝國美術院附屬美術研究所專刊美術研究昭和七年第十號。（附圖十幀，定價一元五角）於郎世寧之生平，十九可為定論。並徵引博當，趣味橫生；不特於畫史上盡有力之貢獻，而當時西人在華傳教之史實，藉是得其珍貴之資料。迻譯既竟，記其因緣並說明如右。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抱石於國立中央大學西齋

一

意大利耶穌會士 Giuseppe Castiglione，仕康雍乾三朝，華名郎世寧，事以繪事，供奉內庭。其畫以西法而參中國之技，聲名頗著內外，為近世中國繪畫史上，應特記之人物，固世無異論也。而傳其生涯者，則寥若晨星，蓋乏足徵之資料耳。以余所知：遠則法之 Abbé Grosier，近則德之 Ulrich Thieme, Felix Becker, 二氏及法之 Henri Cordier, Paul Pelliot 二氏及田中豐藏教授等之所述而已。雖偶然於中國繪畫史或中國耶穌教史之類得見若干世甯之行實及其畫蹟，但皆別傳之體。而諸篇無不為苦心之結果，如Pelliot，田中二氏，考據精密，惜皆過略，且遺留二三不解之疑。茲據掞諸書，草郎世寧傳攷略一篇，並本清胡敬所記石渠著錄，作作品表目，夫前人之勞作，雖云過略，然余所考，亦不敢謂詳。若篇中少數事實，得補傳世寧者之闕，則望外之幸，謹竢博雅正之。

× × × ×

二

西歷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十九日，郎世寧生於意大利 Milano 市。

郎世寧之生年月日與歿年，傳說甚多，無所適從。其生年有一六九八年與一六八八年兩說，Groseier, Favier 二師，有名之畫史彙傳編者 Thieme, 及Becker 二氏等採前說；Cordier, de Rochemonteix師，伯希和 Pelliot 氏等則以後說為正。按前說，誤也。此從來關於郎世寧之生年，

之明顯之史料，係持所傳一七六八年壽七十逆推之結果，於此可窺二重錯誤。一，卒於一七六八年，二，享壽七十，實並屬誤傳，故據此推算亦不足徵信。郎世寧以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逝於北京，享年七十又八。西洋式算法此見之近年出世之墓志銘，當毫無疑慮，故一六八八年自爲誕年，此余所以以後說爲正也。關於歿年，亦如旣述之衆訟紛紜，今以墓志銘足以決羣疑，後段更詳說之，姑避重複，存而不論。

然誕生之月日如何？採一六九八年說者，皆未道及。唯一六八八年論者舉之。Cordier 氏雖在其意大利畫人潘廷章傳曰：『七月十六日，』de Rochemonteix 師在所著錢德明傳考定爲七月十九日。前說之七月十六日，當爲與逝去之時日混同之誤記，是以氏出中國書誌補遺之際，即訂正爲七月十九。余從後說，惜 de Rochemonteix 師之著書尚未之見，但據 Cordier, Pelliot 氏等之紹介，覩稀覯史料豐富之引用，亦不難察爲苦心之作，則其說必不能無所本，所以從之。

× × × ×

三

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郎世寧十九歲。依西洋算法，下同此。是年入耶穌會爲會昆。(Frater coadjutor; Fre're coadjuteur)

按：世寧入耶穌會之年月不明。右所考定，乃基於墓誌銘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逝世際之法臘五十九年半而推算。至入何處耶穌會，尙無所考。

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十七歲。八月來中國，十一月二十二日與精於藥物外科之意大利人耶穌結士 Giuseppe Costa.（或 G.d'a Costa）到達北京，屬葡萄牙傳道部，居東城東華門外東堂，時時被召值內庭。東堂一稱三• 却西福寺(Eglisest-Joseph)，與北堂南堂爲當時北京三大西教堂之一。規模雖小，亦意式瀟洒建築物也。

關於世寧到達北京之時日亦有異傳。de Rochemonteix 氏雖記一七一五年八月入北京，但 Cordier 氏則以此時爲世寧到中國之時期。後說似較可信。何則？Gherardo de Vicentiis 氏 Matteo Ripa 文書彙註中謂此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世寧與Costa 氏同到北京。其如何屬於葡萄牙傳道部雖不明，而此傳道部所屬之耶穌會士，當時皆起居東堂，世寧亦與焉，乃事不容疑者。雖晉京西教士以技藝奉內庭之命者，概置於京西海甸之如意館，世寧或不久即移居彼處，亦未可知。然其在內庭侍皇帝之側，專出其丹青技如以下所記，乃屢屢散見史料中或多留京中，亦意中事。故葡萄牙傳道部所屬之耶穌會士，明以傳道之生活而居東堂，世寧以居此爲主自不必辯也。在海甸之西教士，扈從皇帝而抵京時，晝則供奉內庭，夜則退居教堂，世寧居東堂又不竢言矣。

此時始正式名郎世寧。

× × × ×

四

郎世寧入京後，果自何時始被召，甚爲不明。康熙中既有以特技受寵嘉賞之事，今入余之見聞之文籍記載及畫蹟等皆無資證，至雍正朝始有可考。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世寧三十五歲九月十五日作聚瑞圖一幀。二年（一七二四年）十月作嵩獻英芝圖，乃傾其妙技發揮西法之作。六年戊申

(一七二八年)仲春，作百駿圖一卷，洵乃傑作也。畫史謂世寧畫皆絹本，以水彩繪具而描，用中國之材料，行西方之畫法。究所用顏料爲西洋輸入，抑中國所產，余于此造詣不深，宜待專家之考究。其後諸作，大概如斯。時有紙本，又時作立軸，作橫卷，作畫冊，至屬於油繪之作今殆不可睹，若世所傳香妃像二點，果成自世寧之手，則此稀少之實例，頗足珍貴也。

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庚戌)世寧四十二歲。九月三十日京師大地震，倒壞民居極多，傷人傳達十萬。南北二堂，亦大受損傷，東堂幸罹災甚少，世寧等故得無恙。

× × × ×

五

郎世寧自來以畫人傳而已。然檢西教佈教史，於其宣教之事，知其勤於相當重要之職務。康熙一代，在帝親政以後，處置西教宣傳頗爲寬大。而雍正朝，則禁教功令備極峻烈，入乾隆尚無大減。除供奉內庭者外，即居留中國內地，亦感非常之困難。是時一般宣教師，當以郎世寧蒙皇帝殊遇，或請其疏通，亦事之常情。事實上，世寧爲彼等，至少有三次之嘗試。

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壬子)八月二十日上諭，集廣東之西洋宣教師悉逐國外。中有三十五名遁往澳門。留而密行聖事者，雖非絕無，而爲數甚少。中國人奉教者，則査緝極嚴，課以極刑，因而致命者不少。即在京之耶穌會士，海外傳道會，等宣教師，皆一併監禁堂中，不得外出。唯德理格師一人，在雍正帝藩邸，以爲帝師傅尙蒙召見，實則西教不絕，端賴德師一人也。

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乙卯)十月七日帝崩。高宗嗣位。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丙辰)禁教之令不稍緩，輔臣議請上諭召事內庭者外，禁向滿漢軍民佈教之西人居留。諭頒後，京師及各省之教民囚禁者甚多。於是耶穌會士等相謀，託郎世寧試請緩頰。五月三日，帝按例幸畫院，至世寧側觀其行筆賦彩。世寧投筆，悲不自勝，跪於君前，請緩西教傳佈之禁，辭極哀切，乃自懷中出奏疏上之。時帝左右，以違例直訴，失色不知所措。帝靜聆世寧之言，親勅之曰：『朕未嘗禁卿等之宗教，朕唯禁旗人信奉之耳。』帝因命左右納疏，更對世寧曰：『朕覽卿奏疏。請安續筆。』十日後，宗室某王召宣教師等於宮中，代帝諭勅此旨，凡滿人奉教者嚴禁，他皆不問，宣教師行動可恢復自由。而宣教師等深慮漢人佈教亦有指摘，欲請頒諭撤廢，但未得十分之要領。然郎世寧努力不懈，故有宗室代諭之事，即對吏僚之奉西教者，亦態度寬大。迫害之事，殆已絕跡。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丁巳)世寧四十九歲。稍見緩和之禁教方針，至此又復舊觀，且較前加烈，時有迫害。如教民劉二，憫垂死之孤兒，賦以洗禮。有人詔謂爲迷拐之罪，即所謂『劉二案』是也。自是禁教之嚴，逾於昔，十二月十三日，帝更頒上諭，嚴禁天主教。宣教師不得已，再煩郎世寧代爲籲請。(先是劉二案起，宣教師等頻頻運動，法國耶穌會士P. Parenin(漢名巴多明)專任折衝，向之宗室某王亦大費調停之勞，此事詳於各種中國西教史，玆不贅)諭出之翌日，帝又按例幸畫院觀世寧丹青妙技。時世寧顏色怏怏，於帝關於畫事之垂問，亦默而不答，狀至憂慮。帝問：

『卿非病耶』?世寧乃匍匐於前，涕泣滿面，請如康熙帝之例，以皇上格外之恩罷禁令。於是帝乃言非謗西教苦教士者，惟此事尚應考慮。言畢入御。數日後諭宣教師，劉二乃犯國法，拐人子女，着刑部嚴加治罪。此事與耶穌教無關，又與外人無關等語。諭出，禁教則置而不問。是時傳教西人，微服入中國，待機而暫居澳門之四十餘人，亦改裝而返。世寧之功可云偉矣。Favier 氏北京誌之一節漢本燕京開教略所云：『世寧片言之力，勝於千百奏疏』。殆非溢美之言也。

× × × ×

六

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戊午）世寧五十歲。是年法國耶穌會士Frère Denis Attiret（漢名王致誠）來北京居北堂。王氏一七〇二年生於Dole，擅長繪畫。時居北堂之法國耶穌會士等，鑑於葡萄牙傳道部有如郎世寧之名手。爲抵抗計，乃自本國招致優秀之畫家。入京後，亦入值內庭，得乾隆帝寵遇。世寧爾後與彼常共居殿中，此事據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彼自北京所裁手簡可證之也。書中並述王氏在院之生活，於當時供奉宮庭西畫師之日常，描寫無遺，故足知與王氏形影相伴之郎世寧之生涯。其要曰：

『余在內庭，從事繪事，勞瘁異常。畫室僅平房數間，不避寒暑，冬唯置一爐，呵筆而畫；夏則炎日蒸鑠，如處爐中也。且中國人每目外人爲屬民，苟蒙內庭擢用，更屬榮幸無比。余抵華後，雖荷逾格之寵，然余淡漠視之也。余至中國，實非爲繪事，今又不忍西歸，亦非戀戀於此，蓋止於爲神道從神意耳。終日供職內庭，殆如囚禁，即當禮日慶辰，亦不易得祈禱之機。又執筆之間，掣肘多端，未克隨意馳騁，發揮特技。若非事君上，供其永賞，余必悻然而去，何至竭窮日之力耶?』夫掣肘云者，乃乾隆帝雅好繪事，經營佈置隨類賦彩之間，常在其側，即枝葉末節，亦一一述其意見與希望。王氏又專擅肖像及歷史畫，他非所長；故雖辭而帝不聽，山水花鳥樓閣之類，不得不從命而畫，是以頗以爲苦。乾隆帝喜西法而不好油繪，欲以水彩畫其從中國畫法，此亦王氏所窘。帝嘗諭工部曰：『水彩畫，意趣深長，處處皆宜，王氏雖工油繪，惜水彩未愜朕意。苟習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顧即學之。至寫眞傳影，則可用油畫。朕備知之。』王氏亦以受帝硃筆諭旨之事，自記簡中，蓋亦作從神意之觀，慨然應命，雖從不露不滿之意，而苦衷可知。至工部之臣，謬以中國之庸師，妄加指摘，此王氏亦滿腔不平，第忠於信仰，終不謂不公而已。然王氏亦人也，當在內庭，自易與僚友郎世寧密談之事，亦可徵諸前記書簡。職是之故，官人雖不解法語，但觀其容止察之，或因此漸妨西法。是頃於王氏悶悶之情，且慰且勵者，實郎世寧也。

× × × ×

此頃郎世寧描皇帝及諸后肖像，年代雖不明，據引王氏書簡，當在氏入京(即一七三八年)稍前幾年。唯不知今尚存否。

七

一七四〇年(乾隆五年庚申)世寧五十一歲。是年作石渠寶笈卷四十一著錄之寫生一冊十二幅。末幅款云：『乾隆五年正月臣郎世寧奉勅恭畫』。或乾隆四年末起稿者歟?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癸亥)世寧五十五歲。是年孟春作十駿圖十幅。又年內繪海西知時草一軸。

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甲子)世寧五十六歲。是年秋，與唐岱奉勅作春郊試馬圖一卷。繪乾隆帝馬上閱牧馬之景，後從者一人，人物及馬，乃世寧所繪，壟蔞春草，嫋嫋柳條，則唐岱之筆，洵傑作也。尤以帝之面貌，在不滿方寸畫面，不須塗抹，而能傳神，平服之際，雖乏皇帝威儀，儼然一滿州貴介公子，其端麗高潔，有如親接之思。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乙丑)世寧五十七歲。是年作東海馴鹿圖一幅。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丙寅)世寧五十八歲。暫緩和之禁教令，至此又嚴，傳南部諸省尤甚。有西班牙「觸米尼哥」派師父 P. Pedro Sanz 者，生于加達魯尼亞之Asco，一七一五郎世寧到中國之年來中國，任福建司教。以是年官府之搜緝甚嚴，遂知不免，又恐累及信徒，乃進而自首。其屬下司鐸四人，亦皆倣 Sanz 之例。十一月一日，案定，欲俱判死刑。於是在京之宣教師，三煩郎世寧向帝哀請。然類此事者既有二次，知甚爲廷臣所惡，故此次廢陳辨上書之舉，但竢機乞皇帝憐憫而已。一日，帝召世寧，欲授以一圖之佈置，世寧乃跪帝前，先對日前所賜之絹二匹致謝，既而奏曰：『願陛下對苦於迫害之臣，賜以哀憐！』帝聞而色變，默不置答。世寧以爲或不入天聽，更欲陳所願以聞。帝始諭之曰：『卿外國人也，頗不嫻我國情。朕於此際，既命朝廷大員二名，非使卿等有所周旋耶？』意以爲恐與元年二年之勅相等，囑於在廷之教士不得加害，頗有不得要領之概。此郎世寧第三次請願，遂告失敗。翌年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經勅裁確定 Sanz 等五人死刑，至五月二十六日Sanz 一人先行刑。餘皆翌年五月二十八日行刑。

× × × ×

八

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丁卯)世寧五十九歲。是年奉命參與圓明園歐式噴水之作。又從是先一二年頃，於圓明園歐式宮殿之建造，似亦有關。

圓明園，自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賜皇子允禎(後之雍正皇帝。)即位後，即大起營造。迨乾隆登極，以好其離宮而遊之。Favier 氏北京誌云：『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帝命郎世寧與畫院名匠沈源孫祜等，共作圓明園之圖面。』(tracer Les plans ge'ne'raux)第此事稍有可疑，伯希和氏既言之矣，Favier氏未註所據，果從何而云，且今又未發見該作，當難置信。且 trvcer Les Plans ge'ne'raux 爲何意義，亦不易判斷。若指御製圓明園詩，近刊本，題爲御製圓明園圖詠。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皆有圖唐岱沈源合作之圓明園四十景等，則 Tracer Les Plans云云，解作圖錄園內風景，亦難言之。但 Favier 氏之書，多據正確材料雖不失爲一極佳之參考，而一篇之末關於如此事項，其所舉實不可輕信，此余所以存疑也。

Favier 氏續言曰：『後，帝欲多備歐式亭閣，從郎世寧之設計，在 P. Benoit, S.J.（漢名蔣友仁）董督之下營造之。』此雖有所據，而年代不明。僅曰『後』，不可不謂述說有所不充也。此事 P. Amiot, S.J.（漢名錢德明）之書牘中，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自北京寄往支那一師父者，雖仍年代不明，而載圓明園之洋館乃從郎世寧之設計，並造於其指揮之下，似稍可信者。（Favier 氏云，蔣友仁亦督工事，不知所據，或取以後之噴泉工事由彼指揮，致相混賦？尚待續考。）唯不得不屬於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至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間之事。巴黎國民圖書館有唐岱沈源合畫圓明園四十景眞本，有一七四四年題跋。其大略得依 Pelliot 氏所記而知之。其圖樣就 Combaz 氏中國皇宮志所選之六葉，亦可推全豹。但無一歐式建築物存在，園中洋舘自屬此後所造之物。至謂一七四七年以前者，因此年依帝命 Benoit 氏作噴水於圓明園洋舘，故此時有洋館存在，乃毫無疑義。今謂歐式建築於圓明園，在上述兩年間者，姑基於右陳之理由。

一七四七年某月某日，帝於殿上閱西洋圖畫，常見有噴水之景。帝顧世寧而求其說明，次問住京中之外人能作此乎？世寧答曰：『必有其人也，』退而與諸教士謀，乃上言，Benoit 乃最適此任者。帝依而召之，命附圓明園之洋舘而作，且日費用勞力在所不惜。Benoit 氏奉命後，刻苦精勵，不舍晝夜。及秋，第一之噴水工程告竣，帝行幸與諸臣見之大喜，既就園中相地，命郎世寧與 Benoit 氏作洋舘一座之設計圖樣，更作噴水附之。關於此事，所傳不一，以於世寧者薄，姑略之。與世寧有關之歐式宮殿，先被焚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後更爲匪人所毀，遂歸毀滅，今全無當日之情景。惟成於乾隆末年圓明園洋式建築二十景之銅版畫，及今存巴黎國民圖書館版畫部之模本，（寫本，非模刻者。）以及殘存廢墟。Sire'n 氏實寫之北京宮殿圖冊等，尚可稍睹盛時之容而已。

郎世寧，其參與圓明園之歐式建築一事，對于從來以畫人見稱及宣教上重要工作，在傳記上，均可謂應特加記述之一面。此原非新知，其登臨歷尚存。雖有數書傳之，但一般尚未周知，深爲遺憾。而世寧不特拙於樓閣之設計，即應配合之鐵欄杆等，於此亦不得不費一言也。耶穌會士 Cibot（漢名韓國英）之筆記，曾云此種欄杆裝飾華麗，可知當世寧設計時，實費相當苦心，故在中國，以不經見之技，獲皇帝嘉許。又據 Cibot 氏筆記，知世寧僅作設計圖案，實際鑄造者，爲法國耶穌會會昆 Fre're Gilles The'bault 氏。Cibot 氏尚附記世甯與王致誠奉命描大玻璃，而習中國畫家之作業。惟事在何時，則不明。特記於此。

是年（一七四七年）世寧爲撫元人秋林羣鹿一軸，又作準噶爾貢馬圖一卷。

× × ×

九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戊辰）世寧六十歲。是年孟春作大宛騮，如

意題，紅玉座。(皆馬名)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辛未)皇太后六旬萬壽節，世寧上瑞麐圖。

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甲戌)世寧六十六歲。七月榕爾穆克部酋 Amur Sana 降，帝在熱河引見。月之四日，命王致誠描投降部酋及其部下之肖像。以人多且帝命又急，精勵從事垂五十日，過勞之結果，終於得病返京。迨痊愈後再往，時捷克耶穌會士 P.I. Sichelbarth, Siakelpart氏（漢名艾啓蒙)與郎世寧與焉。其時當在九月之頃也。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乙亥)世寧六十七歲。是年準噶爾名將阿玉錫(Ayusi) 征服叛酋達瓦齊(Dauaci)，破伊犂西南格登鄂拉。(Gadang ola)帝命世寧作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有勇將威容颯爽之觀。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世寧六十九歲。作哈薩克貢馬圖一卷。帝倚胡床，側近有大官數人，閱哈薩克 (Qazaq) 所貢之駿馬三頭。帝及諸官之面貌，無不神采奕奕，極傳神之妙。帝對世寧所描肖像嘗謂爲「無過其右者」信非溢美之談。

是年若據中國式算法，則世寧七十歲。乾隆帝特加恩爲舉盛大之古稀慶祝，賜賚甚厚。夫當時在華之宣教師，其對中國人，自用中國歷法，宮廷中尤然。故西人皆被目爲朝貢入朝之民，對清帝稱臣。在中國奉正朔，此事實不容疑也。如艾啓蒙答帝問其生日，而告以陰曆，非明證乎？至年歲之計算，在華亦從中國陳法，艾啓蒙本一七〇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一七七年同月同日，曾受乾隆帝之賀，若用歐西算法，則祇六十九歲，未達古稀之年也。其稱慶於此年者，乃依中國之習慣。伯希和氏，早即洞察及此，抨此實例，不堪徵服。而氏尙目此爲 Cela Parait assez e'trange 又附記 Mais n'est Pas impossible 者，決非e'trange 。世寧古稀稱慶，確舉於是年。但其典禮模樣，記錄未詳。然可證之十年後艾啓蒙所舉祝壽儀式，謂一一仿郎師之列者，因此種記事，今尙存在，當不難推得。先是將對艾氏舉行祝典前，帝命人赴南堂求郎世寧之前例，如祝典之儀式，恩賜之種類等，一以郎氏爲則，令以艾氏之祝儀直作郎氏觀，恐無大誤。艾氏祝壽時，當日晨自伺候於圓明園，謁皇太子，拜受佳絹六匹，朝服一領，瑪瑙頸飾一環，四字宸翰一件及他物種種，奉之返城。有二十四人樂隊先行，滿州官員四人，騎馬隨之，華麗裝飾之橋中置黃綾包裹之桌而載賜品，輿人八名抬之續行，勅使官人更隨之。艾啓蒙則步行其側，一路入西直門直行至南堂。沿道民衆如堵，歡呼迎之，城門，教堂亦皆盛飾以待。在南堂，則京中諸會堂之教士相集謝恩，又向艾氏道喜，蓋盛儀也。至郎世寧受賀，想亦如是，第 Grosier 氏於述艾氏時，不加一言之注，茲視爲郎氏之事，列述於此，究嫌不穩矣。(未完)

思 凡 引

敏 父 譯

此詩原著，見七月份「英吉利評論」，頗有風致，試譯之，以就正大雅。

一

涼風不相識，
腰支攬周遮。
聆彼求凰曲，
搴儂羃面紗，
臨風涉塵想，
素靨籠輕霞。
羞顏復含惱，
憑窗聊咨嗟，

二

驕陽渾無賴，
猩紅抹脂口。
結子青梅酸，
貞固庶可久。
親儂纖纖手，
斂紗覆秀頰，
守身潔不苟，
掩映脣輔間，
動如脫兎走。
持此薦神明，

三

曲徑踽踽行，
棲遲涉天趣。
流鶯草上飛，
徬徨却迴顧，
側有林檎樹，
束身以自好，
瓜李森可懼。
聞歌頻掩耳，
佳蔭實離離，
詎爲蝶蜂誤？
懺此羅綺情，
芳時已云暮。

8, 8, 1936

Tne Nun

"The indelicate wind," said the Nun, "catches my veil
With his cold hands and bears my shamefast face.
He clasps my virgin waist. I wait
For him as earthly mistresses
Dwell by the window, leaning
To hear their lover's song, and yet I shroud
My white, untarnished face."

"The importunate sun." said the Nun, "kisses my hand
And colours my pale lips I draw away
Veiling the bleached cheek from his mouth.
Tales I have heard of how young girls
In his desiring light eonceived.
Chaste, chaste am I, and Clasp my body close,
The dedicate to God."

The barren Nun trod down the paths towards
The centred shade of fruited apple trees.
Possessor of herself. Thus jealously.
She guarded her white body still,
Whilst the questioning lark from the grass
Leaped to the light. She only with regret
Lingered and knew no singing

M. Stanley-Wrench
The English Review July 1936



衢岱兩島記遊

吳天放

最近，舊甯波府屬之衢岱二海島漁鹽民抗稅警之慘案，報章宣載，引起國人注意。愚昔年曾親往游，歸而作記。以地非甚著，詞旨淺末，置於篋中，今斯島竟成問題。回憶當年之游，爰錄誌之。天放識。

今年六月我在家守制，得有非常機會到舊寧波府所屬之定海廳治轄的兩處海島一遊。我從寧波乘慈北輪船，問茶房要頭等艙位。答說被普陀山香客包定了。果見艙內已有兩個和尚陪着女人，一塊坐着，眉開眼笑的講社交。茶房侍候殷懃到不可形容。茶房本是頂調皮的，爲什麼奉承和尚？因爲屈服於和尚給有二三倍或四五倍於普通搭客的小費。這是錢的力。和尚的錢呢？那是自然想上天的婦女們津貼的。

普陀山是中國的勝景，誰都知道。這次我過路却沒有機會去逛，只得憑着船欄望望吧。詩人的筆下『形勝地』，和尚的嘴裏『活菩薩』，太太的心中『觀世音』，閒人的口邊『男堂子』。本來世界上，那裏是人，那裏是佛，那裏是天堂，那裏是地獄呀！『來瀛海客多於鯽，莽士倏變華麗場』我們船已駛到岱山！

△△　△△　△△　△△

岱山兩字見於荆駝逸史汪光復所撰航澥遺聞中有一段記舟山說：『舟山唐曰滃洲，宋曰昌國縣，明曰舟山。西隔蛟關二百六十里，東離普陀四十里。岱山屏其西，桃花劍列其北。』我想宋置舟山爲昌國縣，那時岱山也是昌邑所屬。明朝倭寇亂的厲害，岱山居民都遷走了，因之復成『莽土。』到清雍正年間，纔恢復舊狀，就將此地屬於定海廳。當時島上

彷彿桃花源一樣別有洞天。官府徵收賦稅，不過是八十年以來的事。島裏紳士湯爾規先生說是岱山沒有歷史可稽，只在定海廳的廳志上略有記錄。現在鎮海縣，從前叫作定海。後來有了定海廳，乃改稱鎮海。據我想來，大致岱山歷史的關係發生自唐，政治的關係發生自宋，商業的關係發生自清。

岱山最早爲福建人佔據，後來浙江的奉化和寧海兩縣的漁民也來到，並且聯合起來和福建人打個血仗。奉寧兩帮殺敗福建人，平分了岱山碼頭。到現在岱山早變作奉化寧海的殖民地了。當官府初徵賦稅，島民羣起反抗，也有劇烈的戰爭。這『抗稅戰爭』和『浙閩戰爭』，在岱山歷史上是頂可以紀念的，可惜沒有人記錄。現在島民建築挖土，往往發見零碎屍骨。可不是那兩次戰爭的偉大遺迹嗎？

△▽　△▽　△▽　△▽

島的內地叫做『嶴內』，漁船聚泊的地方叫做『沙頭』。沙頭是極堅實的岩石質構成。從東沙角起，接着蛤蠣山，高嶺墩。右轉爲鐵板沙，再右爲大嶺墩，小嶺墩，小嶴，念畝嶴，一直到西沙港，範成一個頂大頂大的馬蹄式之港灣。東沙角和西沙角對峙，若守門的獅子。還有東懸西懸兩小島，若御屏似的在外障着。因之口外雖有洪濤駭浪，而裏面捕魚家的船仍得平安停泊。東沙角爲奉化漁民的勢力範圍地。鐵板沙是甯海漁民的勢力範圍地。這兩地中間，叫做『橫街頭』。商舖開得最多，爲全島繁華所在。嶴內縱橫七八十里，我因時間不多，未去。但登上邱陵的絕頂，望見一山之麓，多有小村。村前環着水，水光吸受着醉紅的斜陽，爲亮晶的反射，到蒼茫密處，和村裏炊烟，同在空中作迷漫的盪漾。那時微微的一陣風，遠遠帶來零碎的鷄聲和溫甜的飯香，不免爲之神往。

離岱山海島約莫二十里水路，有衢山海島。天晴明時，兩島村屋彼此可望。但來往很不便，因爲中間隔着是洶湧狂流的橫水洋。當天晴風順，帆船兩點鐘可達。否則，捱到半天一日，抵中流，還要折回。若是水手本領不好，那就要洗澡了。因之去的人除漁商外，大抵遊客裏足。我這次冒險，去時約費三小時半，頗覺浪苦。回來只費二點鐘，總算是航行平安了。我在衢山不過二十四小時，略略觀察港灣市面民智等等，都比不上岱山。但山岳峯巒，磊落羅峙，別具風緻。早晨曾登一山，忽記起范成大的『曉霧朝暾紺碧烘』一句詩，也就夠形容了。居中一個凌霄高峯，望去『積石嵯峨』『雲蓋如笠』，通稱爲觀音山。傳說南海觀世音菩薩，乘雲經過，偶然看上了衢山島，想要駐駕。因爲遍數山頭只有九十九個，尚不足他的心中百個的圓望，於是就棄了衢島到普陀山

去了。但是他數山頭時，却忘數了他自己坐着的一個，就是最高的山頭。山眞個也有幸有不幸嗎？然而菩薩也太糊塗了』後來衢山土人就稱那最高的山爲觀音山。海山既高，時常罩着雲霧，本來沒有什麽稀奇。土人都說是觀世音顯神靈。這也許是和普陀相距過近，使島民迷信的意識，爲妙巧的接合。

◇◇　◇◇　◇◇　◇◇

嶴內沒有客僑，只有土著。他們的職業是種田捕魚和晒鹽。沙頭的客僑，就是奉寧各帮漁民，和一般應時流動的客商。每年六七月間，漁船都歸港，有關漁行漁廠的，加之他種小販，因之沙頭非常熱鬧。

沙頭的土著之生活，一種是鹽板，另一種是公開的秘密賣淫。這兩事是社會上一種特殊的生活。岱山島如此，衢山島也是如此。島民在海邊瀉滷的地方造個圓潭，裏面橫舖截着一個濾器。當海潮漲時，海水湧進圓潭，經過濾器，積貯在潭內。島民取潭內的水灌入一塊木板。這板的四邊都有範圍，所以能盛住流質。然後好若歐陽修所謂『熬波銷海水』的法子，晒以日光。待水分全散。而剩餘的一種白晶晶的東西，那就是鹽了。這種晒鹽的板，二尺闊，四尺長，通稱爲鹽板。每板每次可晒鹽兩三斤。每年每板生利約一銀圓。十板可以抵得一畝田。鹽板多寡，就是他們財產的正比例。別處人問：你們的田地有幾畝？他們却問：你們的鹽板有幾塊？

講到那裏的淫業，上海的『堂子』，和北京的『窰子』固然不像普通的家庭組織。岱山沙頭的家常，從一方面看確是普通的家庭，從他方面看，又像堂子窰子。他們生男孩子，像別處人生女一樣。若是生個女孩子，比老年富翁無子得嗣還要歡喜。他們把女兒當作貨幣交易，生了女兒就是『生財有道』。所以愈多愈妙，愈淫愈好的。一家設有三數個女兒，固然是大闊綽。但設只有一個美人兒的模樣，也就門庭若市了。全家人仰仗女兒吃着穿着快樂過着。所以他們說『這是我家的搖錢樹呀！』沒有女兒的，眼巴巴瞧着他人養女發財。也多向嶴內去買幾個來養，就可以一樣發財。十三四歲的女子，到街上買些醬油醋哪，暗暗地作爲活動廣告。假使有人稱贊一聲『美』，她的老人家眞是樂意。比方某家女兒不願意幹這個，她就要被四鄰八方罵個不生產不孝的笨貨。這一點蕭伯納所謂絕對恭順父母的子弟，普通社會都認爲好子弟。則他們原是社會的好子弟。如果我們要加以責罰，還該責罰社會纔好。島民解放他們女兒的肉體，去惠顧的就是魚廠魚行的賑房掌櫃漁民水手，和各地來路客商。這等人每

年三四月間從家鄉出來，到五六月時紛紛齊集這海島的沙頭。一到秋初都陸續回去。夏初時節，沙頭女子個個都扮得如花如玉，倚着門兒各盼各的。蓋狗配狗，貓配貓，幾乎沒有誰面沒有所歡。所以沙頭盛行有句俗話：『春抽芽，夏開花。秋閉歇，冬討飯。』這是他們的生活狀況絕妙的具體寫眞。我也無須畫蛇添足了。

又有奇的，女兒大了娶婿，婿死了再醮，叫做『接脚婿』。婿的女兒也娶婿。這樣輾轉蔓延，趙錢孫李合爲一家，周吳鄭王也合爲一家。他們既以女娶婿，而養女也從母姓，確像古時母系制(Mother Right System)的風俗。在肉體開放制度下，這種贅疣式的夫婿，雖然也操有勞動券。但他們的潤利，僅在一點盈餘價值。客到，夫婿也能招待，也能捧茶捧烟，和北京窰裏打簾子的『跑廳』一樣。

漁船除了奉化寧海兩帮兩島的以外，還有台州黃岩人的一種『小對帮船』。船很小，每隻船有二人或四人。他的目的不是捕魚，是在搶刦。易言之，就是盜船。小對帮船來必定成羣成隊，多至數千。商人一見心驚胆寒。關門藏貨，直待他們去後，纔將店再開起。所以橫街頭一帶市面，忽地十門九閉，『萬籟俱寂』。忽地五光十色，燦爛輝煌。彷彿做文明戲的佈景。小對帮船若是到了太多，官廳因爲防患起見，先發一個通知，叫他們『滾』。不聽，就要用巡洋艦驅逐。我到岱山那天，剛剛碰着兵艦驅逐，登上東沙角一望，嚇！小對船好像許多灰屑散在水面一樣，這眞是未嘗有的奇景。兵警十分嚴防，而搶刦還是天天有。我住在沙頭四天，親眼看見鎗斃盜犯兩個，捉去四個，還有一個女盜，都是小對帮。浙江人向來稱爲文質彬彬的，但是台州黃岩來的人，很像西方斯巴達民族蠻悍成風。辛亥革命打南京最出力；「孔武著門」不在當年曾國藩組織的湘勇之下。

△▽　△▽　△▽　△▽

海島現在的環境，足使漁民生活日陷於痛苦，鹽戶生活日邈於乾枯，一般生活日變爲墮落。但我始終認定人的意識的權力，總在自然的物質的權力以上，應該征服或利用那自然的物質，爲人的生活事業作提高或普及的運動。岱山島政府徵糧已有八十多年，衢山島也有四十多年。試問政府除派幾個坐討㕘養金的官吏外，對地方事業有點兒經營沒有？譬如日本在青島自民國二年到民國七年間，組織四十一個以萬元起碼做基金的大社團。共投資本有六億一千三百八十一萬元。民國八年短時期內，組織新利銀行，平田鹽業，久原商業，東洋拓殖，村井貿易，青島鹽油公司等等，統共有三十五個大社團。投資本金至一億一千四百萬元。日本的有這樣經營能力，雖然由政府當局奮勇，也半由人民猛進。所以我們鑒於這種榜樣，實在應該有幹的勇氣。

黃花岡之側面談（一）

篠園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一役。爲武昌革命之先驅。在國民黨史中，殆最光榮之一頁。諸先烈之殉國事蹟，自有黨史詳細記載，弗待吾人之贅言。吾之所紀，乃是役清廷方面應付之人物，及其措置之經過，或有爲世所稀聞者，特表而出之，要亦有關於史實也。故名曰黃花岡之側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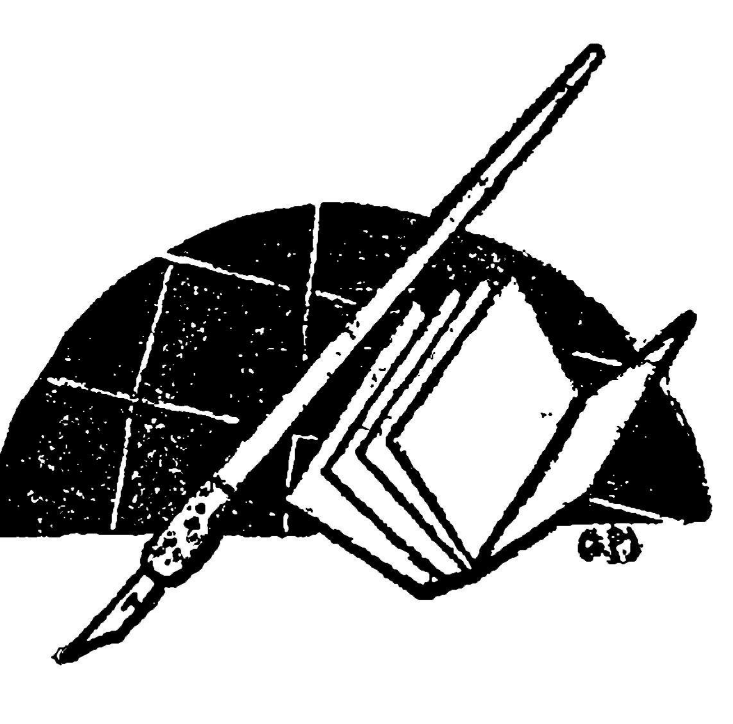
是役對象之主要人物，前清兩廣總督張鳴岐，張氏，山東無棣縣（前清名海豐縣隸武定府）人。起家寒畯，其父爲湖南小吏，幼育於湘。母河間紀氏女，有舅氏宦於陝，故稍長，又曾侍母隨舅至陝。年二十，應光緒甲午鄉試，舉於鄉。乙未會試薦卷，爲灌陽唐春卿（景崇）所擯。鬱鬱不得志，出都肄業南學，負才名。惟性不羈，好冶游。南學膏火，月六金，到手輙盡，而斷炊弗顧也。以故時傳食於友人家。有黔人夏同彝（戊戌狀元同龢之兄）者，官京曹，與張最稔。夏父篪仕滇省，曾爲岑襄勤（毓英）部屬，故又與岑雲階（春煊）爲世交。戊戌維新，岑（春煊）官大理寺卿，附庸新黨。第不學，有掌書記何某，亦冬烘。欲條陳新政，求可爲捉刀者。夏以張薦，月薪十金。張到館，借薪三月，旋絕跡去。岑以詰夏，夏怒詬張。張曰，吾非誑騙，第不甘下何某耳。岑復招之往，稍禮重之。張爲擬封奏，陳十事。其一曰，裁卿寺，請自臣始。光緒帝納其言，果裁卿寺等冗官。出岑爲廣東藩司。張隨之之官。逾年，岑調甘藩。老幕友何某病故，張居文案首席。會拳亂作，兩宮西狩。張慫恿岑，領兵勤王，沿途扈從。晝治供張，夜分飛書走檄，張一身任之。清制，六飛在道，臣下有封奏，須以尖站上。岑好言事，預一夕授意於張。張爲屬稿，寫成，待漏盡，岑起，面呈諸岑。已則策騎先赴前站，部署一切，以待駕至。如是者數十晨夕未安枕也。岑旋從甘藩擢陝撫，調晉撫。又值川匪余蠻子反，有詔調岑督川。岑命張先行，察看匪勢。張匹馬抵成都，爲程

僅十九日，鞍馬之勞，匪異人任。岑既定川亂，特薦舉張，有其材勝臣十倍之語。是時張已由舉人揀選知縣，歷保至特用道矣。為時初未及三稔也。

癸卯，岑移督兩廣。張以元僚之尊，指揮全局。廣西柳州悍匪陸阿發，為患多年，歷任巡撫王之春柯逢時李經義不能平。（陸匪黨羽衆多，蔓延全省，聲勢浩大，王之春至欲借助法兵以平亂，為天下所大詬，乃不果，）岑抵粵。初命知府祖繩武守柳，率兵圍剿，祖號知兵，以輕敵故，為匪所乘，全軍覆沒，祖亦死焉。岑大忿恚。翌年春，親督大軍西征，挈張偕行。斗大桂垣，岑督李撫，一時雙旌同駐。有日李詣岑，論幕府人才，深以乏人為歉。岑曰，吾亦何所有，唯一張堅白（堅白張字也）耳。李曰，三哥（稱岑）尚有張堅白，吾則並堅白而無之，奈何。既而曰，吾聞堅白精力過人，夜分恒不寐，三哥就寢早，吾則於午夜治公，（李有鴉片菸癖）倘許堅白於貴署事訖過吾署夜談，吾之裨益必大，不知三哥謂可行否。岑性眞率，遽答之曰，似此尚可行。李即曰，盍召堅白來面商之。 岑果召張至。張再三謙辭，岑反為勸駕。張不得已諾之。自是張每夕必過撫署計事。月餘陸阿發成擒。西亂定。岑率僚屬凱旋回粵。廣西轄四道，一曰桂平格鹽法道，二曰左江道，三曰右江道，四曰太平思順道。前三缺，例為內簡之缺。後一缺，即准由督撫外保，以其屬於邊缺，格外尊重疆吏意思也。是年之冬，太平思順道向萬鎂出缺，李密保張繼任，而保摺未會岑銜，岑事前無所聞。既奉旨，嚮為李之惡作劇。會廣西藩司某，亦開缺，另保張署藩司。蓋在李之意，以岑之所恃，惟張一人，奪張，即令岑失所恃也。而岑意，則以張為我部屬，何須李保，李祇能位以監司，我可使晉攝藩條，俾張終德我，而不德李，終為我用，而不為李用也。是兩人之機心一動，而張之富貴逼人來矣。

張既為藩司年餘，迄丙午之秋，巡撫林紹年內召，護理巡撫，（是年之冬改署）其年僅三十有二耳。有清一代，少年督撫，首數田興恕，年二十四而為貴州巡撫，然田武人也，遭際咸同軍興之會，以提督兼署巡撫，（田湖南鎮筸人，年十六，充行伍，以此起家，積功至貴州提督，咸豐十一年兼署巡撫，）本屬一時之權宜。而張乃文人，維時非有兵革，遇合之奇，尤為難得。張英年開敏，有感於朝政日非，頗重視革命之說。惟以民黨無尺階寸士，未必有成。而軍人登高一呼，易於反掌。其時清廷方計畫練兵，區天下為三十六鎮，（鎮即今之師）次第已有成立。張常與人言曰，異日革清命者，卅六鎮統（鎮統即今之師長）之一紙宣言也。是以其在桂撫任內，練新軍，妙選人才，如革命巨子之蔡鍔尹昌衡李書城蔣尊簋鈕永建等，皆曾出其部下者也。於虖，張氏，夫亦有心人也已。（未完）

更正　本報第二十八期第三十八頁「皇姑屯慘案與奉天易幟」續稿文內，上欄第十行「有要擊者」，「者」字誤作着。又第三十期第三十七頁，該篇再續文內下欄第九行，「徵求意見」，脫一「意」字，第三十八頁下欄第十八行「此自不可磨滅之事實」，「滅」字誤作減。又第三十七頁，下欄第六行「率然反詰之」句下應增「詞更質直，不悉記」一句



書評

「瑋德詩文集」

夯亞

著者：方瑋德

時代圖書公司新詩文庫第一種，二十五年三月出版定價五角

這是一個夭折青年詩人丟留給文壇上的全部遺產，數量並不是驚人的巨大，但估計這遺產的價值，不能着重在量上，得憑質決定。

這本瑋德詩文集，按文學製作的種類上說，有着繁富的包容，有詩篇，散文，譯詩，遜譯小說，舊體詩文。在裏面，我們正可以發現這一顆彗星光芒射發的方向。同時呢，也是這詩人，「短促的一生的」的絕好的說明。

作者是詩人，他才分發展的途徑縱然也有着歧路，但他對人間的功績，還在他的「詩」上。那是事實：「新詩在這十多年來，正像一支沒有定向的風，在陰晦的氣候中吹，誰也不知到它要往那一方向走：(註)」最初，儘有許多人，蔑視詩的製作的嚴肅性，把偶發的感觸，鑲嵌在纖小的類似俳句的形體裏，後來，又有不少的人，將現實生活的醜惡，原封的搬在紙上。硬說：「這是詩！」忽略詩的形體，只注意到題材，這是不可恕的輕忽，會減低了內容的感人力，還有詩失掉了牠獨特意義的危險。一宗永純的燦爛，原需要經過一番製煉，為了揭示這一點，我們願意推薦方瑋德的詩。（這只是就詩的形式上說。）題材，在後段論。

在三四年前的新月詩刊上，我們發現了一種新鮮的歌唱聲韻，同時注意到作者這個陌生的名字。他的詩，沒有峽谷的幽深，波濤的狀態，唱着情感的歌，但不流於弱，調子並不是娓娓柔細的。和他的朋友詩人陳夢家是有着那麼相同又與相異處。他的詩，能够抓住我們，給我們空虛的心上安排一個新鮮的意象，一支情感的細流。在形式上，他不講求格律，但有着「完整」，在描寫上，他的詩佔有着一個輕盈的姿態，他能抓住一個微妙的感覺。

這世界上儘有許多人，將天才加在某一個有完美製作的作者的頭上。但我們不願那樣，因為那對一個作者是委屈，是誤解。我們讚美這個詩人，只為了他會想，會想得深遠。會看，眼底一切都彷彿透明的，並且會把一個死的看成變幻多姿態的。

在這集子中，他的詩分作二卷，在二者裏面，並沒有變異的痕迹可尋，我們只有從基調的同異，來分說他的詩：

集子中抒情詩佔大部，但我們說：最成功的，還要算他的物象詩（自然界的物，以及人工製造的物。）

他於寫物的時候，很明朗的射發出他詩的特異，他能把人的藝術能力造成的浮雕；認成爲有生命的東西，而受到了活躍的精神。一切東西，他深信都有生，有活躍，有精神。他重視着眼前的物象，認爲是情感的源頭。他會和他們携手，叫自己和他們聯繫在一處。做他自己情感飛騰的根據地。同時呢，那些物象，有了他情感的附着，便在呆板的皮殼下蘊藏起一個靈魂來了。他寫的，也絕不是單純的物象。詩人在那上面加上生命力，並且用想像及譬喻，添加在上面特殊的意義，加强了詩的色彩和聲調。而又不勉强的導出物象的「形式」，和他自己的思維，表現出「現象美」：

「第一條龍說：我要顏色，
我給了他金色的鱗甲。
第二條龍說；我要光，
我交給一雙珠眼。
……………………
第九條龍走過來——像一陣風——
「讓我們一起飛吧！飛上天庭……」（九龍壁）

他看見：

「每條柱樑都抱着那靜默的不朽，
方正的形體也撐住那倔强的偉大。」

他不知道「誰給了他一陣震撼，實際是：「西山的落日射出幾道迫切的雲霞。」

他體會得出：

「古樹不埋怨他的衰老，因爲；
「那股力，青葉子裏冲出白花了。」（探山）

他是會用安靜的心，來領受萬物的默示。他理解一切，因而他的一顆心，像萬物的殿堂了。

我們的詩人，是那樣內傾的，他的心又傾向着空想，和神秘的渴望。他用空想和想像，來飽足他心理上的飢渴，也許他正厭棄了塗滿惡劣紋采的現實墻壁，便插了幻想的翅翼，去尋覓一些園林和谿谷。到想像的深海，去打撈一些美麗的藻荇。他唱着：

呵！泰山底下展開我紫色的夢。（紫色的夢）

他想像着赤道下熱帶的景物，他說：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上燒熱的砂子，
他憧憬着：
幾時坐在熱帶的林下，
背上全是蠻女送我的花。」

——我愛赤道——

他不固囿於既說完了的言語，唱完了歌，看過了的象的記憶中，他時時在創造奇蹟，他懂得生活怎樣才能美，了解生的玄妙及深邃。

他有時，對着醜惡的實生活，製造咒誓。這因爲他善感，他不斷的與人們接觸，投身在種種繁亂錯雜的人的關係裏，同時，也不絕的接受那冷酷的箭與刺。他感到忿恨了，他懷想着以前自己施出的愛。

他說：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他「要停止了最後的歌頌，」

他要「要回」施出的「眞誠」，

「世界！我要撐張冷臉做人」！

他要「放火」「抓住」那給他傷感的人，呼喊着：

「跪下！我要你的命」！

他對這世界參透了相當的深度，他便發出那天眞帶淚的怒語。他變得天眞，野蠻，潑辣，他要求情感的洩露與爆發。他這咒罵的特色，是在於有魅惑人的，難以模仿的情感的再度表現，是有蠻野氣，和吉卜賽人風的。

他將詩是奠定在個人主觀的動機，和藝術的情調上的。這樣便產生了多量的抒情詩。作者在這些詩裏是以一顆火熾的心來臨到「愛」所給與的情緒與經驗的天地裏。

他在這世界裏，有時感到悲抑，也嚐到失望，這樣，便產生了他的幽怨。在怨與愛的矛盾意識的苦鬥中，他毫不掩飾的傳達出他的情緒，並不經過意識選擇。他用寓言和象徵來說那不能用話來模擬的東西—那人人不可擺脫的生命的悲劇。在這些抒情詩裏，仍不斷的出現着「渴望」「希求」，有疲憊的影子到處佈散着，有渴求的呼聲到處發着，有焦愁的容色在隱隱現現。影影綽綽的有他—被流行於衰頹的時代裏的熱烈和冷靜之感串聯着。

他哀吟着：

姑娘！　昨夜偷偷徘徊在你的門外，
雪上的足痕織成了怯懦的悲哀。

他自己「本是安分的走他的路」，但是後來「這一條野河」，「自己闖下了災禍」。他的希求，結果只是失望。他歌：

「一閃光趕着你雪白的翅膀飛，
你的影子再也追不回。」

「一隻影子向前飛，天那是誰？」

他自己有一個「思念」，「像是一道山泉」，「不是愛也不是留戀。」的是一道山泉的，那不正是瀑流樣的情感嗎？鞭動着他，激動着他。

在幻滅之餘，他想用力量來克制自己了：

「本想在冬天忘記你，
像樹枝忘掉他的葉子。」

但是他的力量是那樣微弱：

「預備一整夜讓我安靜，
可是天亮我又變樣。
像是灰又着火，火又放光。」

他在失望和難以載荷的悲痛中想逃遁，想「一刀了結自己，」但是他又那樣的難以實行他心理的策劃：

「一個整個的世界，一個整個的你，
叫我怎好逃了這天地！」

他知道人類的無力，事實的殘酷，他在世界上，感到苦痛又感到寂寞了：

「傷心的是我們身前全有顆寂寞的心。」

他「願意製造一千隻憂愁的歌，

歌裏有傷心的夢，灰色的河。」

他說：「讓我們再換上這命運的吩咐，」

他「等候一堆命運的宰割。」

結果，他徹悟到生命的謎，做人的道理：

「像火柴總得放次光，

放完光，

生命就該收場，」就該找「翅膀跳過這生活着永久的汚泥。」

他看見「時代」「嘆息」人們的蠢動：「永遠這樣忘記！」他聽見時代爲死人悲哀地咽口氣：「他們永遠不再記起」一切，也「忘記」一切的。

他的詩裏，有無限的苦痛隱藏着，他的血與人間的誘惑力和不讓鬆攜着了。

他有時在倦怠，有時沈思，有時讚頌，也有時憤恨，「生的喜悅」和生的「澀苦」擁抱着成爲「美的調和」，存在於他的詩裏。他的詩篇綴合着人生的奇景，愛，歌詠，和咒誓。

這青年詩人的詩的特質，在活潑，年輕的一點：抒情詩是「陰柔的」「女性的」；一些寫怒，寫咒誓的，則是「急燥的」，「男性的」。「熱烈的」，一些「怨恨」，「求超脫的心」經過他心緒的鎔鑄，儼然的成爲一個「具體的存在。」

他完全沉醉在自己心靈的呼聲和悲嘆的調子裏了。在那聲音裏，他創造一個新的自己，安置在一個新的地帶。他看眼前的像「墳墓」，皮萊不是這樣說過嗎：「我們必須重新改造一切，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我們自己。」他像皮萊的說法一樣創造了自己，把一個思想的皮球拋到這世界上。

我們的詩人，是和現實接觸了，但是他得到的，只是現實給他的感受，他從不會自動的去看地上的顏色，傾聽地上的聲音。還不會到「現實」裏來開拓豐多他觀照的地帶。這個使我們有那嘆息了：這會使他自己的思索力枯竭了的。

關於他詩的形式一方面，我們要就他的音韻字句上來說！

他的詩，有一部分是有着像跳舞，自由，快輕的響着。使「外表」與音調上裝飾內容的描述，是他詩的特質。像「告訴」—

「你騎大白馬，

身上綴一朶大花，

帽子上豎了一根毛，

白白的又亮亮的。」

這詩有着旋律，和伴舞樂的音響的，同時，他還有着一塊塊鮮明的色彩。

曾經有人說我們用耳朶聽音詩。「韻」，是詩一個必要的因素，詩人最、

好是將詩排成一個聲調的圖案。詩有平均的諧合的音韻，正像人有着平均的脈搏。詩的自身便應是音，如果聲音能在一定的時間重叠，我們的耳朵接受到同樣聲音的再作，將發生一種快感。韻，對詩有裝飾的效果，增進感人力的效果。寫詩必須要注重韻脚的安置。雖然有時爲了形式與內容不能兼顧，可以稍稍逸出聲調格律的軌道。但很長的一節，沒有叶韻的地方，那將使全詩顯着鬆弛。這集子裏有的詩是有着這缺陷的。像哭志摩一首，從「你眼依月亮……」到——「直到高峯不變的天光。」沒有一處是叶韻的。這對於慣着讀「詩」的心的讀者的情感恐怕不會有維持力吧。

詩除了格律的押韻外，還可以遵守「情感的法律」，使情感的波浪，和聲調的波浪組合在一起，詩人在自己覺得難究的地方用韻。應用得好，會收到完美的效果的，這詩集裏，像「微弱」，「海上的聲音」便有着這樣曼妙的音節。

詩的形式，和內容有着密切的關聯，詩的文字原是一道橋樑，引到我們脫開自已的心境，達到作者的心境。「無論那個詩人，依舊還是一個園中的亞當，他一看見面前走過的動物便發明新名字去叫牠。」作者除了能使文字能建築一道橋供讀者走過以外，他還會挑選着頂新鮮的字眼來說明牠。這些橋樑，和新鮮在這本集子裏是很容易發現的：像

「心裏存着舍利子的精靈，」

「一隻燕子掠過水面，

像天河一朶流星。」

「玉泉山的水響像能爬」

「飄風的呼喚，

像天堂一口氣。」都是作者運用巧妙的想像，鍾鍊出的新鮮句子。

他更說：

「正直的欲望像是一道虹，」

「編造一切罪惡都成花。」

詩的字句，貴在能用平常的字，詩人自己賦與牠們新的生命，製造牠們，現出新的姿態。使人不在有強烈裝飾性的句子裏，有高度色彩的字裏感受刺激，而在熟識裏發現「新」，在平常裏發覺「別致」，我們說：這集子的作者便有着這能力的。

除去詩，這集子裏可以發現作者精神的，還有那散文：詩人歌德全人生的意義，女詩人米寨及再生。

他在前一篇裏，詮釋着詩人歌德全人生的意義，他說歌德，一，生命無窮的豐富，多方面都有着強烈的發現。二，生命裏有着諧合，三，生命

裏充滿着矛盾，但自有着其統一性。

他這樣的評讚着歌德：「歌德最後的人生觀，即以變一切錯誤而入於正道。復以此解決其生的矛盾，肯定完成，亦肯定前進。只要努力，始可見出一原則：即將許多矛盾入於諧和，而全生命上之眞正完成其意義即在於斯矣。」他並且在最後說，願啓示歌德全生命偉大的意義以爲一般青年努力之準的。他嚮往這樣的人格，同時，在「女詩人米萊及其再生」裏讚美着那不顧社會因襲下來的舊觀念，生命力充溢的人格。所以我們說作者留下的遺產，決不單限於藝術上的形式，他還遺下了獨特精神上的遺產，那即是：對於一個超衆的豪邁的人格的讚美。（在「志摩怎樣了」一文中，他還讚美着追求美與理想，不爲現實人所諒的詩哲。）

他的譯品並不多，我們難尋出他對某一個西方作家作品的喜歡。但我們可以知道：他的譯筆是非常靈活的。

他的舊詩文也是這集子中的一部，對這新詩人藝術以及精神上不具備特大的詮釋的能力，便略去了牠。雖然翻翻看看也正可以發現在前面論及的東西裏，未具備的詩人方瑋德的另一個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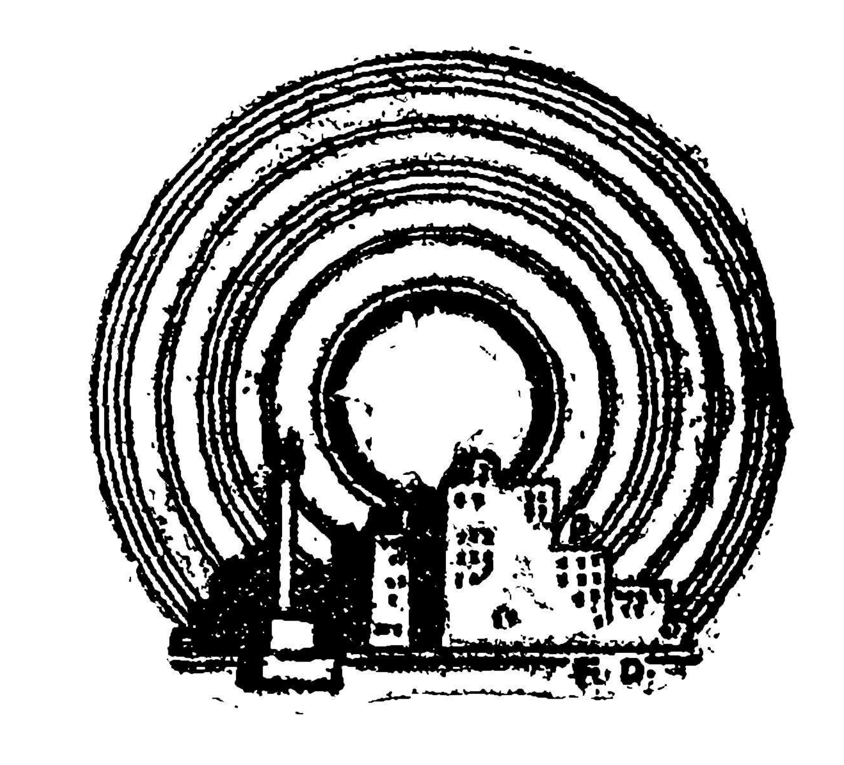
註：見新月詩選陳夢家序文

鷸蚌相爭

閔非器錄寄

錢尙淳之賞愁集，載有鷸蚌相持圖詩一首，感慨悲歌，讀之淒絕。我國人不可以不自警也？特錄之於後：

老蚌親陽只爲寒。野禽何事苦相干。身離穴窟珠胎損。力倦沙灘翠羽殘。開口不如緘口穩。入頭方信出頭難。早知盡落漁人手。雲水飛潛各自安。





美報論英國外交

Conservatives Carry o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36,

英國的包爾溫現閣似乎是個不倒翁。外交的屈辱，內政的失敗，都沒有能够叫它受到嚴重的影響。現在反對派的工黨，無論在議會或是在地方上，全沒有推翻現政府的準備。英首相包爾溫從政多年，現在確已有倦勤之意。閣員中，也有幾位想要下野。

一般人對英政府的印象，都以為它沒有確定的外交方針，對於各種重大問題，像國聯問題，德國扯毀和約，奧國的政治糾紛，以及日本侵略中國等等，英政府的態度時常是很模稜的。政府惟有對於擴軍一點，有堅定的表示。但是就是關於這個問題，保守黨中的邱吉爾氏還在猛烈攻擊政府，說它推行海軍程序，非常缺少決斷。

在內政方面，政府雖遭遇到一些挫折，像煤業改革法案的被迫擱置，但是比外交，幸運却較好一些。財長張伯倫大刀闊斧的財政措施，很能博得人民的信任。預算案的泄漏，經政府嚴厲調查以後，把一件很艱窘的事，反變成於政府有利了。國內失業人數亦在逐漸的大量減少。賀爾出任海長一舉，也很受歡迎，被認為政府有積極整頓海軍的意嚮。

英政府對內方面的勝利，使它將採取一種較明朗化的外交政策，更得到一種新根據。在中歐或是遠東方面發生嚴重問題的時候，英國外部所以猶豫或是採取緘默態度的原因，就因為他們知道英國沒有充分的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不能用行動去做發言的後盾。這種弱點，現正在迅速補救之中。英國外交政策還有一個不明瞭之點，就是關於領導各國，執行國聯的制裁一舉，英政府因徇從民意，採用這種手段，而事前却沒有想到這種辦法的影響。這件事是失敗了。現在英國的外交政策，又返回到她的傳統辦法，以「忠實的調人」自居，盡力想維持均勢，藉以減少戰爭的機會(歷樵)

英國外交政策的動搖 Andre Geraud著

British Vacillations

Foreign Affairs, July, 1936

一般觀察家談英國外交，總覺得它動搖不定，不可捉摸。法國「回聲

報」名記者席勞，最近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一文，縷述近年來英國外交之反覆無常，不能與法切實合作，深以爲憾。最後謂，時機已到，英國必須斷然決然的擇取她應走的路，席氏的話對英國外交是大膽的批評和建議，頗值得注意。

席氏說，最近十五個月中，英政府對外政策的動搖，變幻，可謂空前。法國人對於英國人的經驗主義的天才是非常佩服的，但現今英國的外交卻流於混亂和軟弱，這可以從近年英國外交上，得到證明。

自德國退出國聯後七個月，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法外長巴多曾照會英政府，反對英政府的裁軍方案，一時頗引起各方的惡評。英國方案有兩個要點：一，是國際統制軍隊；二是取締所謂攻擊的武器。這兩點便很生問題。譬如德國，人民的口舌都被箝住，正式軍隊，半軍事組織，和一般人民又無法明白區別，試問統制軍隊如何有效？德國的工業生產力既比歐洲任何國爲大，她可以自由決定戰爭的日期與地點，他國自然恐怕她準備旁的國家已經毀掉的武器，所以在獨裁國家內，統制軍隊，武器是很難的，因此法國之反對英國方案有充足的理由。

在一九三四年中，英法關係陷於窮境。杜美格和巴多自然希望有機會和英國合作，但他們覺得對於麥克唐納與西門簡直是失望了。因此他們掉頭去和蘇聯交好，並給義國與小協約拉攏。他們對英國唯一的希望是同意法國這種維持和平的運動。因爲不得英國的同意或援助，法國不能實行在東歐方面的任何義務。

英外相西門到寇特達亘爾 (Co te d'Azur) 去休息，路過巴黎，邀請法外長拉佛爾和首相佛蘭亭到倫敦去，結果有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所謂倫敦宣言的產生。兩國成立使德國擴軍合法化的條件，就是一方面允許德國有巨大軍備，一方面要求她參加擬議中的天空公約，東歐與中歐互助公約等。但在最後一次會談中，雙方便發生裂痕。法代表問：「如果沒有德國，你們是否願意和法國締結西歐天空公約，向全世界表示，西歐兩大國家密切合作呢？」西門猶疑其詞，外次文西泰對西門說：「如我們沒有準備簽訂西歐天空公約，不論有無德國，還是不提出來這方案的好。」法代表知道英國沒有誠意，便離開倫敦。

希忒拉不僅拒絕了二月三日英法的建議，並在三月九日正式宣布成立空軍，十六日宣布實行強迫兵役制。英政府對付德國這種挑釁式的行動，是派遣西門和艾頓到柏林去。西門原來答應，於新情勢發生時，先和法國磋商，但他在去柏林前，竟未來巴黎。

四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通過了譴責德國違約擴軍的決議，西門很勉強的贊同這個決議。但他又提出修正案，後來對於行政院所指派的委員會，研究對付違約國家的辦法，西門又屢加阻撓。反之，他卻接受了希忒拉的利誘，即是德國承認英國海軍的優勢，因而有六月十八日的英德海軍協定。西門屢次食言背信，但並未得到一點代價。希忒拉對於歐洲和平並沒有真正的讓步，本年五月十日，英國問題表的提出，便是證明。

賀爾代西門任英外相後，義亞戰爭爆發，英國外交仍是舉棋不定。一方面將艦隊集中到地中海，好像不惜以武力對付義國，一方面又不願施以全部經濟制裁，希望義國仍舊回到歐洲國際組織中去。賀爾希望同時能得到戰爭的利益，與和平的利益。在實施制裁的時候，他國要求遇戰爭時英國應出來援助，英國又不肯答應。

三月七日，德軍進佔萊茵，作者以為當時法軍如超過邊境，佔據一塊地方作德軍撤退的担保，德軍只有後退，不會應戰。他覺得法國失掉這個機會是錯誤，但這錯誤，英國也要分一部份責任。因為英國當局不但不願對德實施經濟制裁，反要藉此機會，改變羅迦諾條約為一種英法比義共同維護萊茵現狀的公約。作者說，現在防止德國設防萊茵的唯一方法就是戰爭，但是英當局決不想以武力對付德國，反之他們想，如果德國參加保障中歐東歐安全的互助條約，那麼即令設防萊茵，也未嘗不可。

英國從未想到，德國設防萊茵不是權利平等的問題，而是進一步的戰事準備。一年之後，德國的陸軍將稱霸歐洲，落後的英國軍備，是否能盡力擴充，並和法國合作，以補救這缺點呢？這便是歐洲全部的問題，其他都是裝飾品。目前的問題是英國是否關心大日耳曼主義的問題，是否對於多瑙河流域，或以外地方的問題，置之不理，是否想到中歐大德國成立後，對於西歐有什麼影響，總之，倫敦當局不能再猶疑，必須決定究竟走那條路。（奉生）

英國援引梯式條款

The Escalator Clause

倫敦泰晤士報七月十六日社論

英國政府昨日宣布援引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梯式條欵，使數星期以前在下院宣布保有超過年齡驅逐艦四萬噸之舉成為合法。否則此類戰艦在本年年底前即將作廢，以便適合一九三〇年條約第三部分英國驅逐艦噸位在今年十二月不能超過十五萬噸之規定。英國此舉既非出於意外，更非由於最近任何國際形勢不可預料之發展。一九三〇年參加會議之五強對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艇之量的限制，似乎沒有獲得妥協的可能，故倫敦海約第三部分關於量的限制，僅英美及日本簽字。英帝國政府雖接受此項規定，但通告各簽約國，英國接受驅逐艦之數字，須以後歐洲參加會議諸國都同意規定其驅逐艦與潛艇之力量，第二十一條之梯式條欵之列入，即英國接受海約的一種條件。

英國與法義雖曾分別舉行談判，次年英國政府又未能達到削減潛艇程序，雖然在一九三二年裁軍會議作整個修改前，不採取行動，但仍保留援引梯式條欵之權利。裁軍會議流產之後，英國仍未採取行動，蓋限制驅逐艦到一九三六年方才開始有效，而一九三五年且應舉行海軍會議。在最近海軍會議中，量的限制根本未獲妥協，此乃共知之事。會議閉幕之時，歐洲各國對於限制潛艇，毫無誠意。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國限制驅逐艦力量之義務，根本即無施行。為利用解除英國政府對於此種限制之義務，故英政府最近此舉，僅在實行其迭次聲明之意向而已。英國行動實嚴格的脗合倫敦海約之文字與精神。

關於巡洋艦，路易喬治等曾經主張英國政府亦應援引梯式條欵，但關於驅逐艦的情形，不能適用於巡洋艦。蓋關於限制巡洋艦為三十三萬九千噸，英國並未提出條件。英國接受此項數字，雖然甚不賢明，但至本年年底即終止。如其他非簽約國之造艦威脅英國安全時，英國亦可因梯式條欵之允許而增加其巡洋艦。此時非簽約國之造艦，不影響英國巡洋艦之力量，為世所共知，而且彼等造艦計劃亦未超過。惟一例外即德國海軍。如果英國願與德國競爭造艦，去年即可援引梯式條欵，但英國未採此行動，而

與德國成立海軍協定，以避免競爭。此種舉措，頗受一般人的讚許。故現時如果對巡洋艦也援引梯式條欵，需要另找出理由。

對於一般人，此事似覺複雜。雖然英國義務並未變更，但事實上一九三〇年之英國海部計算三十三萬九千噸，可有五十艘巡洋艦，今日的海部決定變更其保有之巡洋艦數目，在本年十二月底，能服務之巡洋艦，僅有四十八艘，且有若干艘，須重加設備。惟海約所限制的是噸數而非艦數。無論如何，英國對於海約的義務是不能逃避的。英國對於海約義務並且要確實遵守。英國最近新締結的海約，希望能够掃除國際猜忌，增進列强關係。英國現在正以同樣步驟與各國進行談判。英國絕不廢棄以前的條約，或曲解條約文字以迎合暫時需要，來樹立一種惡例。（季廉）

英國與回猶糾紛

Emir Shekib Arslan著

Britain's Bestial Betrayal

La Nation Arabe, Geneva,

巴爾福協定（Balfour Agreement）在起初大家都以為是英國對於猶太人主持人道正義的一種表現；其實，牠的用意，却完全適得其反。

從實際上講來，巴爾福協定的精神，完全是一種自私的表現。牠犧牲一部分人類的幸福來取得經濟上的利益，無所謂人道，祗是昭示大衆，英國在道德上的退化，不再是一個主持正義的國家了。

我們現在不要討論為什麼巴爾福協定會惠及猶太人，而使阿拉伯人做『慷他人之慨』下的犧牲者，因為英國的紳士們，早已表示這是別人的事，與他們無關；同時我們也不要批評牠，因為十八年來，誰不知道牠是以一人之所有去供給另一人的違背人道的東西。我們可以對牠不滿的，不但因為牠把生命與自由的神聖權利，踐踏在脚下，違反了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的規定；而且還因為牠造成兩個有關民族間的衝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巴勒斯丁的阿拉伯人，其文化水準，與伊拉克及叙里亞相較，並不見低。這三個國家的人民，在奧圖門帝國之下，早已放棄市政及國會的責任，但是英國政府却要代作主張，在伊拉克建立代表政府。其實巴勒斯丁也是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下的一個家，牠和伊拉克叙里亞，不亞同文，同種，同教，而且也同是奧圖門帝國的一份子，為什麼英國不把代表政府設在巴勒斯丁，而偏要設在伊拉克？英國歧視巴勒斯丁，究竟又有什麼理由？

今日的巴勒斯丁，已變成英國的殖民地，而附屬於倫敦政府。一切行政，皆直接受英國的指揮。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有與人民衝突的可能。不過，關於猶太人的建國運動，已在進行中，而阿拉伯人權利的保障，則永久置之不理，這種現象，當然令人不平。

在巴勒斯丁設立一代表議會問題，遲遲未決，至今已十七年。考其原因，既不是人民對於參加自治，需要訓練，也不是人民無此種能力，組織自治政府，實際原因，還是因為猶太人不願意阿拉伯人在他們國內有代表權，所以英國為順從猶太人的志願起見，就不得不把阿拉伯人的要求，給擱置起來。

由過去幾個月的政治情形看來，英國對於設立代表會議一事，似有允諾之意，不過因為猶太人的反對，所以正在設法如何來削減這個會議的權限。殖民地大臣湯姆士爵士（Sir Thomas）也曾經宣稱，預備組織一個顧問會議，由英國及猶太政府掌握大權，阿拉伯的人，在會議中不過僅有發問的權利而已；而且，對於移民及土地售賣，等問題，也不得討論。

在目前情況下，英國既不能滿足猶太人的慾望，又無法欺騙阿拉伯人，眞有點左右為難了。（蔭恩）

國聯改造與實力保障體制

田代和泉著

日本『外交時報』八月一日出版

自從亞皇在國聯大會中，哀訴世界弱小國家的命運與立場之後，一般小國即開始考慮國聯的正體。在大會席上各小國代表，熱烈的論及國聯的改造問題，在議場外，亦會開小協商國會議，巴爾幹協商國會議，北歐各國會議，以檢討國際聯盟之改造問題。而國聯大會亦決議「請求加盟各國政府在九月一日以前，對於改善國聯規約各原則之執行手段問題，加以檢討與提示」，這不外是正式承認國聯應該改造。

本來國聯的機構，是以道德精神爲基礎，以加盟各國之道德的協力爲中心，歐戰後條約締結的精神，是常由國聯這種精神出發，排斥從前之軍事同盟，而發展到不侵略條約那種全無武力的制約之紳士條約，這是國際外交道德的進步。但是這幾年來的世界史，又在發揮人類的動物性，而開始締結相互援助條約那種軍事同盟條約。世界自對國聯之道德的機構失了信賴，而開始考慮他種安全保障機構以來，因受種種經驗，而得到從新組織「實力的保障機構」的結論。

綜合現在各方的改造國聯的意見看來，大約可分三種。(一)反對改造國聯，保持現有的規約，祇加補强工作以謀其强化。英國外長艾頓的意見與大會的議決，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二)是完全改造國聯，改訂國聯規約，在道德的機構中，加以實力的要素，以謀對於侵略國的防禦手段制裁手段之强化。(三)是另在國聯之外創設他種機構，對於國聯則在名實上，認爲一種道德的精神的機關而加以保全。譬如提倡集體安全保障機構與局部的互助體制。

上述三種議論之中，現在最爲有力的，是同時實行(一)與(三)的意見，即國際聯盟與安全保障機構的二元論，英法兩國皆在支持這種主張。但是也有主張結合(二)與(三)兩種方法而成立新强力之國聯的。總之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設定集體安全保障體制。

關於「實力的保障」問題，幾年來歐洲各國提出了很多方法。第一是墨索里尼提出的四國條約方案，欲依英法德義四國協商以處理歐洲問題，此實對國聯不信賴的重大表現。其次是法國主張的西歐空軍互助條約。再其次是去年四月的斯特萊薩會議，提出的中歐保障協定，東歐互助協定，多瑙安全保障協定的方案，以創設歐洲局部的安全保障體制，此實爲劃時期的大事件。而法俄兩國締結之互助條約，濃厚的表現了軍事同盟政策的色彩，對於集體安全的新體系，給予一大暗影。希忒拉廢棄羅迦諾條約之後，又提出其新和平方案。一爲成立二十五年間的西歐不侵略條約，二爲西歐空軍互助條約，三爲東部國境之不侵略條約，四爲殖民地之重新分配，五爲尊重國聯機構。本年四月八日法國復發表其和平建設方案，其大要爲一，承認國家權利平等與獨立，國際紛爭由國際法庭解決，縮小大國之軍備，以互助補救其不平等。二，締結歐洲協定以確立互助與縮軍之集體安全保障制度。如不可能，則締結地方協定，而將此種組織委托於新設之歐洲委員會。各國應維持其提交歐洲委員會之海陸空軍。三，經濟和平。四，此種和平方案，應在國聯規約內實行。以上是在國際會議中提出的意見，此外尚有其他私人意見。如英國海軍大臣賀爾之分別組織歐洲，美洲，蘇俄，亞洲，大英帝國的聯盟之說，及西錫爾爵士之國聯武裝强化說。

總之，在各種提案中，都在要求以『實力的保障』爲基礎的集體制度，故九月召開的國聯大會，恐怕不僅在檢討如何改善國聯條約中各原則的執行手段，全體的安全保障，亦必將成爲問題的。不過，「實力的保障」決不能在「道德的保障」同一條件同一基礎之上實施，蓋强國與弱國之間，締結安全保障協定，則其參謀本部的作戰基礎，將以强國爲本位，而集體安全保障機構，將於大國有利，於小國不利。這種大國中心主義，是最近歐

洲的大勢，而墨索里尼所提倡的四國條約觀念，在今日更爲明顯了，國聯中大小的同等關係，將被破壞，而有小國非依賴大國不能生存的危險，這就是各小協商國頻開會議，討論對策，以保全自己立場的原因。(子修)

西班牙農業改革　Professor Bonorko著

Spain Catches Up

The Living Age July 1936

在本年二月間西班牙農業界田主與農民雙方曾遭受廣泛之變化，而其成功之迅速，開經濟史上之新紀錄。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國會總選舉，左派之勝利，不獨打開經濟力量之分配的問題，且自許多例証觀之，此等分配問題已告解決。千百的農業工人與小佃戶在數星期前尚無所謂進款，但自經「均田改革會」(Institute for Agrarian Reform)分田之後，目下彼等已能自耕其田矣。

所謂均田改革，實即均田革命，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期間，西班牙均田改革第一段進行完成。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兩年中，因右派活動，改革工作停頓，且大部等於撤銷。

目下事態又恢復一九三三年秋季之情形。本年三月上旬，農業工人及佃戶曾獲得第一次均田改革時所分給之田地，但反動一起，田地又被收回。政府對於此等強行攫取曾頒發命令。於是均田改革會乃能於一星期之內，將數達一七，二一四農業工人及佃戶之家庭，隨其意分予田地。於是當初分配於彼等，繼復被奪之田地，終又入此萬衆農民之手中矣。

另一政府命令使七七•〇〇〇海克它(Hectare，合一九〇•〇〇〇英畝)之田地，在一週內易主。四月三日勞工部宣稱，在艾斯特曼杜拉(Estremadura)省之巴達約茲(Badajoz)，均田改革已經完成，共計有四二•〇〇〇之家庭獲得一〇五•〇〇〇海克它(二五九•三五〇英畝)之田地。如此平均分配每家可得田二•五海克它(六•一七英畝)。其他各地，亦實行一部分，惟其進行則甚速。倘無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初步的均田改革的準備工作，此種業主的迅速而相當有秩序的變化，必難達到也。

自國民經濟上着眼，西班牙均田改革有當前的三大工作：

(一)西班牙之經濟應積極造成獨立，防止外國農產品之入口。即在豐收之年，西班牙尚需小麥，五穀，美豆及其他農產品之輸入。此等農產品，如果土地分配得法，善於利用，並非不能增加產量。在往昔，西班牙曾有羅馬帝國穀倉之名。厥後阿拉伯人利用灌溉之術，使荒田變爲沃壤，野林日見茂鬱。目下每年農產品，木材，以及農畜之輸入，欲將其減少約百分之七十五，亦非不可能。

(二)農民失業，農業恐慌，以及高利開墾等等，倘農民各有其田，各得從事於其本身之工作，各弊自能解除。

(三)如將大田產分作小家宅，則墾殖工作，自易實行。此可以按此辦法分配之田產，數達一百五十萬海克它(三百七十萬英畝)。

西班牙三大地主，麥丁那(Medina)，彭那蘭達(Penaranrda)及艾爾巴(Alba)等三大公爵，各有田地七九，〇〇〇(一九四，一三〇英畝)，五二，〇〇〇(一二八，四四〇英畝)，三六，〇〇〇(八八，九二〇英畝)海克它。合計之得一七〇，〇〇〇海克它(四一九，九〇〇英畝)。其次較小之五地主，據統計彼等所保有者，則爲：(一)一七，〇〇〇(四一，九九〇)，(二)一七，〇〇〇(四一，九九〇)，(三)一〇，〇〇〇(二四，七〇〇)，(四)八，〇〇〇(一九，七六〇)，(五)七，〇〇〇(一七，二九〇。上列全以海克它爲單位，括弧內示英畝之數。綜以上八地主之所有，已超過二三〇，〇〇〇海克它，(五六八，一〇〇英畝)。其餘一萬二千家之所有僅占西班牙農田百分之四十强。安達路莎(Andalusia)與艾斯特曼杜拉二省中之田地，幾於全部隸屬大地主，而彼等都因封建制度而獲得之。

經均田改革會認爲可以實行分田計劃之土地，散在西班牙五十省中。據估計分田計劃之實現已有百分之十之數矣。

一九三二年九月均田法頒定，一方面中世紀封建制度來源之大田產均在被剝取之列；另一方面所有田地經灌溉者超過五十海克它（一二三•五英畝），未經灌溉者超過七五〇海克它（一，八五二•五英畝）者，亦在被剝奪之列。此外因投機而得到，或未經墾殖之田地，亦應被剝奪之。

爲懲處參加一九三二年八月王室叛亂之貴族，對彼等之田產實行無代價的沒收。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右派政府當政，曾予貴族以賠償，或交還其田地。阿柴那（Azana）政府於一九三六年二月間首先下令，停止貴族土地之交還與賠償。貴族所有土地共爲五七三，〇〇〇海克它（一，四一五，三一〇英畝）占預備分配之土地三分之一强。

分田之實行或以個人，或按團體而由勞工組織負其責。其有資格享此分田規定者厥爲農夫與小佃戶。執行分田職務之政府機關即爲馬德里之均田改革會。該組織會在實行分田之各省中成立一農會(Chamber of Agriculture)。農會有權將沒收之土地管理，而交予分田會社。再由改革會規定人民應繳納政府之稅額。

均田改革會年受政府五千萬西幣(Peseta)之津貼。此款再以預借，貸款，種子，農具之形式交給農民。每一農民約需三千西幣始克完成其工作。因此國家預算中之五千萬西幣它可以安頓農夫一萬七千人。然政府欲實行大規模之分田制，則預算中之數字，尚須於最近之將來增加。

關於均田改革之意見，頗不一致。在最近此事或將作一總檢討。因此純以墾殖爲目的而根據特別命令之分配，或不能持久。

享受分田者分爲二類，一爲農業工人，一即小佃戶。農業工人每日之所得不過西幣兩枚，彼等生活頗爲窘困，小佃戶之工作，並不直接爲其地主，介地主佃戶之間尚有所謂中間人。地主之下恒爲持租據人，其下爲中間人，是小佃戶之與地主尚有如許之距離也。經此重重壓迫，而小佃戶所納之租稅，應六倍於地主之所收到者。改革令有鑒於此，現已實行地主與小佃戶直接交涉之辦法矣。

西班牙之均田改革，足以使彼追踪歐陸其他各國之良善辦法。中世紀封建遺毒，從此將歸絕滅。西班牙現正採定計劃，救濟失業農民，小佃戶，實亦經濟方面之創舉云。(西夷)

捷克的危機

F. L. 著

Czechoslovakia: the Dangerous Corner

From the Weltwoche

捷克斯拉夫是歐洲大戰後由奧匈帝國分裂出來的新興國家之一。她的地位，適處在歐洲大陸的核心，有舉足輕重之勢；而同時因爲强鄰環伺，在外交上處境却極困難。最近外電盛傳德捷兩國，有談判締結不侵犯條約之說；這話後來雖經捷克半官方通訊社正式否認，可是捷克這國家的眞實態度和國際環境究竟如何，殊引起一般的注意。下面是瑞士「世界一週」報的一篇論評，特別注重捷克的軍事形勢，特撮要加以介紹：

歐洲各國的處境，很少像捷克斯拉夫這樣危險。舉凡最近國際間的一切動盪，如薩爾公民投票，法俄締結協定，德國恢復武裝，重佔萊因區，以及奧國的實行強迫兵役制等等，莫不對捷克有重大的影響。

當一九三五年時，捷克曾和蘇聯訂立軍事協定，結成捷法蘇三國聯合陣線。可是結果却反而增加了捷克的危機。因爲法國在邊境上築有極偉大堅固的砲壘，蘇聯則土地廣大，也不易被敵國侵入。而捷克的情形却不然，她在邊境上既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而她的工業區又極和邊境接近，易遭襲擊；而且在她全國一千五百萬的總人口中，倒有六百萬的少數民族，

正在等待機會，自求獨立。

因此捷克國內，頗有一部分人士，主張在歐洲國際紛爭中，捷克應嚴守中立。不過這一種夢想，在未來戰爭中必將被打破。即使捷克眞的嚴守中立，德國也決不肯輕易將她放過。何況在捷克國內，還有三百五十萬的德意志少數民族（Sudetendeutschen），近年因爲經濟恐慌的原因，頗爲德國國社黨的宣傳所誘惑，正在企圖引起事變，好使希忒拉有機可乘，進而侵取捷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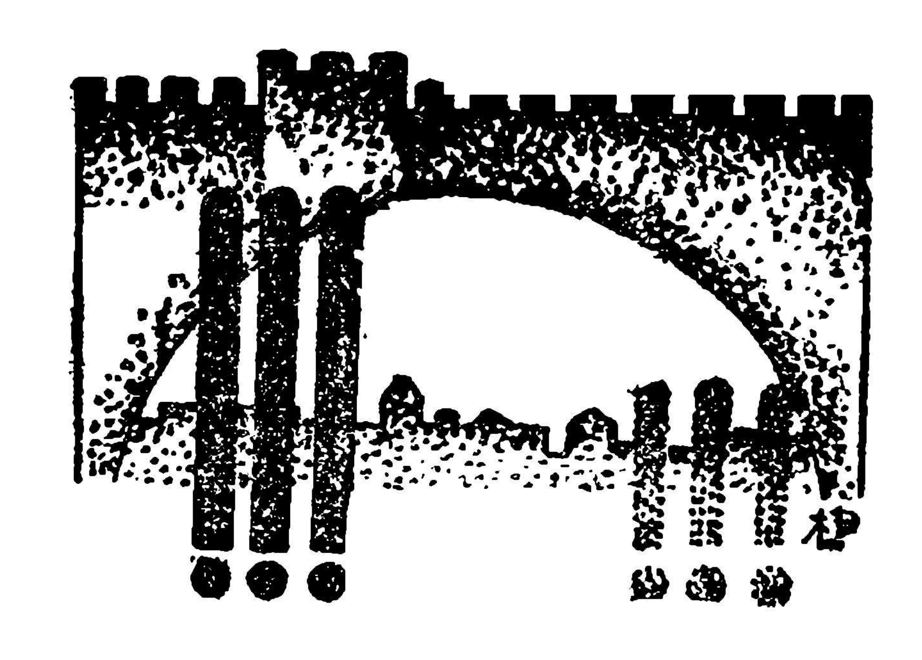
這就是捷克政府所以決定和蘇聯締結軍事協定的主要動機。可是將來眞的一旦發生戰事，則捷克雖有法蘇兩國爲之聲援，而她的地位，能否安全，仍成問題。因爲在她的四周，沒有一個鄰國是可靠的：第一是野心勃勃的德國，不用說她是志在併吞捷克的；第二是衰弱無力的奧國，只要戰事一發生，她就會首先做德國人的犧牲品；第三是波蘭，她雖和捷克同屬斯拉夫民族，可是兩國感情，素不和睦，況且近來德波關係，極爲接近，對於捷克，更加疏遠；第四匈牙利，捷克東部的疆域，戰前本屬匈人所有，而且捷克國內，尙有一百萬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匈捷關係，自然不能融洽無間；第五是羅馬尼亞，她和捷克的國交雖較和洽，可是兩國壤土接觸較少，關係自亦較輕。

近來德國軍人，時常在捷克邊境挑釁。他們的目的，無疑地是想借此測探邊境軍事形勢，俾便將來乘機進攻。我們知道，德國對于捷克，素來就存侵略之心。德國陸軍參謀部的計劃，主張採取極迅速的行動，佔領捷克境內摩拉維亞(Moravia)等地的煤礦和工業區，如此則將捷克國家切成二部，就無力足以抵抗德國了。

在捷克方面，既然沒有砲壘碉堡等堅固的防禦工事，而她的地形在軍略上也極不利。捷克固然可以派兵去進攻德國東部的撒克遜尼（Saxony）西萊西亞(Silesia)和巴凡里亞（Bavaria）等地，可是這許多地方在德國方面，既非軍事要塞，又不是工業中心，儘管受捷克攻擊，也無關大局。而捷克則不然，她的軍事根據地匹爾孫城（Pilsen），離德國邊境不過二十五哩，因此捷克要用武力來保護她西部的波希米亞（Bohemia）摩拉維亞和西萊西亞等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捷克國內尙有許多的少數民族，心懷異志；而在捷克新聞紙中，也時時可以看到破獲間諜案的記載，眞是危機四伏。

從戰略上說起來，在二次大戰中捷克應該先放棄西部國土，以免無謂的損失；然後集中全力，以防守東部的斯羅代克（Slovakio）喀爾巴阡（Carpathia）和羅斯尼亞（Ruthenia）等區；並應預先築就堅固的陣地，那末德國軍隊自不敢率爾深入。同時捷克又可在東方和蘇聯及小協約國取得聯絡，則匈牙利亦可不戰而服。而且蘇聯的軍用飛機，倘能在捷克取得空軍根據地，則可由捷克起飛，深入德國內部作戰，這一點是極關重要的。——這樣，捷克的地位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塞爾維亞一樣：一面退入內地，堅壁固守；一面由法蘇兩國，來充對德作戰的前鋒。

當作者草此文時，捷克首都布勒格(Prague)的空中，軍用飛機，轟然四響，探照燈强烈的光線，也四散閃耀，戰爭景象，似乎就在眼前。作者私衷，却極願其不致眞成事實。我們要記得，當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有五百萬的人民因戰爭而遭受饑餓，有一千萬的人民因戰爭而喪失生命，有二千萬的人民因戰爭而變成殘廢。假如第二次大戰再發生起來，試想，那景象會怎樣的慘酷呢？（丹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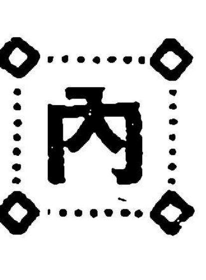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八月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止

廣西問題，遷延已數週，迄無和平解決之望，雖和平使者，不絕於途，而以李白成見太深，堅持不願釋桂，致難覓妥協之途徑。香翰屏鄧世增之赴桂進言，亦鮮實效；同時雖不斷準備反抗，卒以環境困難，內部複雜，不易見諸事實。幸蔣委員長已由牯嶺飛抵廣州，就近處理，約李白聚晤。李白果能毅然參加，則一切糾紛，不難立解。否則事態亦將驟變，不致如過去陰燠不定，密雲無雨也。中日關係之調整問題，空氣漸濃，然仍無邊際。大體日方因怵於英俄關係之日密，乃以中日關係之調整，尊重英國在華利益等等為誘致英日合作之香餌，故一面雖力示怛誠，一面對綏北之擾亂，冀察軍隊之擴充，仍我行我素，殊無「調整」之誠意表現也。

西班牙戰事愈擴大，叛軍聲勢轉盛。近已圍攻馬德里，且宣傳即將組織法西斯政府，幸各國不干涉西亂之妥協辦法，已漸入具體，德義等國，亦已表示同意矣。





蔣委員長飛抵廣州

蔣委員長夫婦十一日上午十時由潯飛粵，陳布雷，汪日章，毛慶祥偕行。至下午二時許，飛抵天河飛機場，繞場一週，即行下降，時為二時二十分，軍樂大作，蔣夫人宋美齡先行下機，蔣繼下，歡迎人員脫帽致敬，空軍將士列隊恭迓。蔣衣深黃色中山裝，白草帽，革履，精神奕奕，連聲道好。即與余漢謀等相偕乘車赴東山行轅休息。先是余等得報，即調憲兵及教導隊到場拱衞，並分別通知高級黨政軍人員，故到場迎候者，僅余漢謀錢大鈞等一百餘人。黨部民衆團體事後聆訊，分乘汽車懸掛歡迎旗幟標語巡行全市，沿途燃放鞭砲，熱烈歡迎，市內繁盛地點，均預搭牌樓，滿綴鮮花電燈，以示歡迎，盛况空前。蔣下午四時輕車簡從赴黃花崗致祭胡漢民墓，及鄧仲元，朱執信墓各，六時返行轅休息。以後關於桂事之清了，粵局之整頓，胥可計日辦竣矣。

李白三十一日電復蔣委員長一電，係復二十八日去電者。該電于二日到牯，略稱：「儉電奉悉，更調新職，中央苦心措置，職等無不盡諒

蔣再電李白勸離桂

。唯關于抗戰救亡計，仍懇為更明確具體之指示，俾便遵循，此間善後事宜，俟與季寬兄（黃紹雄）面商決定」等語，蔣委員長當即再覆一電，原文略謂：「東（一日）電計達，頃誦世電，知兄等深諒中央措置之苦心，殊為欣幸。至來電欲將抗戰救亡大計，為更明確具體之指示。所謂救亡大計，關于外交方針與抉擇國策之限度，二中全會已會明白具體之宣示。中央意旨李重毅同志同桂，亦必已詳達。若謂具體計劃，不但於千里之外非可以文電宣達，且就國家權責而言，關於最高決策之具體方案，祗有中央最高機關可責令政府提出報告。中央政府亦祗宜報告於中央最高機關，兄等身為黨員，分屬軍人，祗有遵中央決定計劃，依照執行，故兄等第一要義，仍在接受中央所畀予之一切任務，則決不患不聞明確具體之指示也。至於桂事善後，兄等俟欲待季寬同桂而商而後決定，但此次收拾桂局，在季寬個人本非自願，如在兄等尚未接受新命以前，兄等為季寬設身處地以思，當亦有未便遽然同桂者。且就一般觀感言，中央所任命者，本為與桂省關係甚深之人，而且旭初鶴齡本在桂中，如果能精誠為國，不分彼此，則桂省軍民兩政已付託有人，是兄等正可擺脫現局，迅就新職，而無顧慮於善後。兄等若必欲待季寬到桂面商，而始決定行止，將何以塞外間悠悠之口，而以把持地方割據不合議兄等乎？時至今日無論國內國外之觀察，皆以二兄能否擺脫桂局，接受新職，為中國統一是否真正之完成。亦以兄等是否放棄割據，打破封建，為能否誠意參加救國之唯一條件。如能舍棄割據，完成統一，即有救國之基礎，吾人許身革命，宜務遠大，能斷能舍，斯為大勇。甚望兄等即日離桂來京，接受新職，期與中央諸同志早謀把晤，或照中東電之所約，請兄等到粵，中亦如期約季寬兄同來會晤，關於桂局善後如有待商問題，既可共同商酌，即黨國大計，亦得為兄等備述其詳，即望惠復。

粵省市黨部已改組

中央六日晨八時開第十八次常會，決議案如下，（一）通過改組粵省市兩黨部，採用特派員制，並推陳立夫視察該省黨務，並指導一切，其特派員人選如左。（甲）粵省黨部特派員黃慕松，余漢謀，曾養甫，羅翼羣，香翰屏，陳策，蕭吉珊，鄧彥華，鍾天心，李煦寰，蒲良柱，常委黃慕松，曾養甫，李煦寰。書記長諶小岑。（乙）廣州市黨部特派員余俊賢，邢森洲，陳紹賢，劉石心，羅倬漢，邱譽，方小雲，羅素約，曾三省，黃文山，伍智梅，常委余俊賢，邢森洲，陳紹賢。書記長陳宗周。

粵省軍隊實行縮編

粵省軍權，由第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接管後，陳濟棠部原日之第一集團軍，共有三軍一獨立師，一警衛師，一教導師，兩獨立旅，另財廳特務營兩營，鹽警隊四團，陸軍之外，有空軍司令部，轄飛機隊六中隊，艦隊司令部，轄有江防艦數十艘。迨陳濟棠異動後，曾一度擴編，將原日獨立第一師黃任寰部，編為第四軍。教導師繆培南部，擴編為第五軍，每師轄三師，每師四團，故自六月一日後，陸軍增至七十餘團，及余漢謀返粵，即將陳氏舊部收拾，分別裁遣縮編。其原則即恢復六月一日粵省未擴軍前之兵額，余並與中央派來之軍事大員錢大鈞陳誠等，數度磋商，直至本月初，始實行將六月一日以後增編之部隊一律裁撤，裁去之士兵，撥入各部補充缺額，長官則送入軍事政治校訓練。至各軍縮編後，將所屬部隊改編為十師，直轄於四路軍總司令部，每師轄兩旅，每旅三團，茲將編定之各師旅長及番號查錄如次。

第一師長莫希德。第一旅長彭霖生。第二旅長李振。第二師長葉肇。第三旅長鄧琦昌，第四旅長陳章。第三師長張瑞貴。第五旅長鍾芳峻。第六旅長張鏡澄。第四師長巫劍雄。第七旅長蔣武。第八旅長彭智芳。第五師長李漢魂。第九旅長梁世驥。第十旅長何彤。第六師長黃質文。第十一旅長譚朗星。第十二旅長李崇綱。第七師長鄧龍光。第十三旅長黃世途。第十四旅長王德全。第八師長曾友仁。第十五旅旅長葉維浩。第十六旅旅長伍漢屏。第九師長譚邃。第十七旅長羅策羣。第十八旅長陳驥。第十師師長陳漢光。第十九旅長鄧志林。第二十旅長利樹宗。此外尚有第一獨立旅旅長王定華。軍費方面，六月一日以前，不過三百餘萬元，但六月一日以後，擴編兩軍，軍費驟增至八百萬元。近經裁汰後軍費可回復六月一日以前之數額。至解職之軍長，如李振良，張達，黃延楨，黃任寰，繆培南等，將調回第四路總部服務，參贊戎機。

劉維熾談建設計劃

新任粵建廳長劉維熾，十日晨到廳接印視事，旋約見新聞界談話。據云：本省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爲一良好之農業區，其他各蠶絲森林鑛產漁業等產量亦極鉅。前此時局多故，政府與人民未能充分注意發展，至今尚難自給，仍爲入超之省份，殊爲可惜。然吾粵仍稱爲富庶省份者，全恃華僑千辛萬苦所得之工資，匯回家鄉，藉資挹注而已。惟自世界不景氣發生之後，此項來源，即大見減少，苟不從速實行經濟建設，恐經濟困難之危機，日趨迫切。近年來粵省建設當局，亦經注意及此，對於生產建設，已先後成立工廠多處。但一切措施，實際上無整個之計劃，未能推行盡利，致召人民之反感。吾粵爲革命策源地，値茲政局刷新，與民更始之秋，中央關懷粵政，尤注重於經濟上之建設，以本人曾服務鄉邦多年，近復在實部工作，對於吾粵之建設事業，尚不至過於隔閡。惟是建設事業，萬緒千條，何者應興，何者應革，非悉心考慮，未敢率爾從事。況爲政不在多言，古有明訓。本人向來注重實際工作，不欲侈談主張，所敢舉以相告者，擬先將現有各種建設事業，加以相當之整理，再爲新計劃之進行。此後尤盼人民與政府，密切合作，政府對於一切民營生產事業，當予以充分之保障及協助，必不輕於變更成案，以維持政府之信用。凡已由人民經營之實業，政府決不與之競爭，於不損失主權原則之下，設法利用外國資本及技術，以增加生產之能力，至於用人行政，尤應公開，杜絕貪汚，奬勵廉潔，務求貫澈到底，所望全省人士，羣策羣力，協助政府，努力邁進。則本省經濟建設，前途當能蓬勃有生氣，俾可達到經濟自給之階段，再進而爲出超之省份，是所厚望。

調整中日關係聲高

中日經濟合作空氣漸濃厚。同時綏東之混亂狀態亦日甚，令人無從捉摸。日駐軍內部改組亦已公布，今後演化如何，殊令人難於索解也。

日駐軍部擴充竣事

華北日駐屯軍司令部隨駐軍增强事，本週已實現。在該司令部組織之參謀·副官·經理·緜譯·軍醫·六部，及經濟顧問部外，祇人事加以變更，按照朝鮮·臺灣·日軍司令部編制。幹部幕僚，人數增加，並悉調集熟習華北情形而有中國通之目者，前來充任，由八月一日迄本月六日，均已正式發表。計參謀長永見俊德，（大佐）調回國內，任牛豫要塞司令官。遺缺由少將橋本羣接任，約本月十七日到津。高級參謀石井嘉惠，調充國內京都聯隊區聯隊長，晉級大佐，遺缺由駐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接充，遞遺太原特務機關長，由河野繼充。高級副官大竹，（少佐）副官神保，（大尉）調歸國內轉任新職，遺缺佐佐木·今村·接充。司令部附天津特務機關長渡邊，調轉國內新職，遺缺由品川接充，天津商業學校少年團義勇隊教官井口，調回國內任職，遺缺由二十一旅團副官岩本節夫接充。司令部附島田，調歸國內新職，遺缺由鈴木接充。司令部軍醫正成田，調歸國內廣島病院服務，遺缺由廣瀨軍醫正接充。現駐綏遠特務機關長羽山，司令部附塚田·長嶺，均原差不動，但由少佐晉級中佐，青島中學敎官山崎，亦由少佐晉級中佐，各轉任將校。永見定二十日，林義秀·大竹·神保·渡邊·等定十五日，先後返國。新任將校，則約二十日後，陸續到任。除此以外，日本陸軍省對於華北，關東軍·兩司令部權限，亦已劃分。張垣·綏遠·兩特務機關，均歸華北駐屯軍管轄。冀東則歸關東軍部管轄，華北駐屯軍部有監督權，由綏遠以西迄甘寗青三省新設特務機關，統由華北駐軍司令部辦理，內蒙各旗特務機關，歸關東軍司令部籌設。

近日綏東問題，頗爲緊張，此間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極爲注視。松室赴濟靑訪問，多少關於此事探詢彼方當局意見，並偵察華北動態。司令部方面，五日特召集張垣特務機關長大本，綏遠特務機關長羽山，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駐平步兵第一聯隊長中田口，塘沽隊長香川，唐山隊長品部等，於七日午前十時，在海光寺日兵營舉行會議。各未卸任幕僚如永見·石井·大竹·神保·及飯田高級參謀，河田高級副官，中村參謀官，長嶺·塚田等部附，約二十餘幹部人員，亦均參加。開會後，首由羽山報告綏遠，大本報告察邊，等處狀況，隨即加以討議，歷時二鐘始散，日司令官田代，即令羽山當日午後飛返綏遠，注視事件推進程度，大本亦於八日返任。該司令部意見，殆欲暫持緘默態度，如果衝突擴大，再作表示，據在津之冀察政委會政治外交顧問西田耕一談，此事如雙方具有誠意，彼此互諒，可不致釀成事端云。

日報認爲調整機會

東京朝日新聞上海電稱，日大使川越定本月中赴北平，作兩星期旅行，考察華北情形。該電追述中國外長張羣，上月派亞洲司長高宗武向川越聲明，中央與西南之糾紛雖然解決，中國對日方針並無變更。據悉中國駐日大使亦向日政府作同樣表示。據該記者意見：中國政府催與日本一印象，以爲利用西南問題之解決，對于華北將採取强硬政策，此正相反。該記者認中國政府刻正切望創造空氣，以利調整中日關係，打破目前困難。預料今秋可以開始調整中日關係之談判。聞川越之赴華北，在考察該地情形，並與天津日本軍事當局舉行會商。朝日新聞社論謂中國西南問題之解決，實與中日調整兩國關係以極佳之機會。蓋中國可以實施其對日外交政策也。朝日新聞注意英國有力方面贊同英日提携之輿論，但謂改進中日局勢雖對於安定 東亞特別重要，惟調整中日與英日關係可以同時進行。而英日在東亞之關係則居次要。該報謂日政治家可利用目前良機以調整兩國之關係云。八日東京朝日新聞以「中國國交調整之機會」之題目，大要揭載如左記之論說：「妨害中日兩國之接近及華北問題之解決者，爲西南派也。然而西南派已崩潰，乃似可見使蔣氏爲打開中日關係，予以發揮自由手腕之機會。故對於南京政府將其平素所主張之對日外交方針，予以應表現對實踐之好機會。此好機會在日本自身亦應積極的提出對策，若互相開誠相見而折衝，中日國交之調整，似不困難，頃中日兩國可謂礎着眞不可失ㄌ好機會」云。

英日關係之接近說

倫敦泰晤士報載稱，近日以來，各方暗示，均謂日本正思與英國重修舊好，日本對於未來前途之應付，未免過於自負妄大；及略見輕率。但結果將徒見共陷於孤獨而已。日本海外貿易之將來，雖光明甚遠，滿洲初非日本過剩人口之天堂，亦可斷言。日本對於蘇俄之疑懼心理，與日俱進，即使武裝戰爭得能倖免，而此兩大强國間觀念及經濟之衝突，仍將在遠東之未來前途上遺留重大之痕跡。處此種環境之下，英日同盟之復活，自爲日本所歡迎，試觀東京朝日新聞最近關於英國商業政策之記載，或可於日本海外貿易日趨衰落之背景中，窺出日本亟欲與英國親善之眞正動機，倘使日本與英國謀親善之基礎條件中，包括眞意尊重中國主權，而非徒托空言者，則英國對之自當表示歡迎云。

日民政黨發表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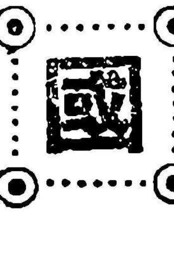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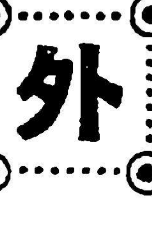
日民政黨關於樹立克服非常時局之根本國策，會數次開首腦部會議，審議結果，認爲關於樹立國防計畫及庶政一新各政策之先決問題，須確立遠大的外交國策，因於六日午後之幹部會決定發表聲明書，並派幹事長永井代表訪問首相廣田，面交聲明書，并詳加說明。廣田當表示對聲明書之旨趣，不僅同感，且必努力貫澈云。該項聲明書大要如下，(一)目下國策之第一義，在於確立外交對策，故政府應速確立安定東亞之大方針，藉外交國防之雙互强化，於確保日本民族之生存及維持東洋和平，努力實現適切之國際環境。(二)世界各國經濟政策之動搖，無如今日之甚者，政府應於此時排除通商上之障碍，確保日貨之正當銷路，講求向世界尋覓資源之方法。同時努力開發本國資源，進而與隣接各國樹立密切之經濟關係，由此擴大强化平時及非常時國民生活安定之基礎。(三)中日兩國對於新興亞細亞之建設，負有共同之使命，視兩國關係之調整如何，於東亞之前途有絕大之關係，政府應明察中國內外之情勢，即其現實，講更適切且有效方法，於兩國共同使命之達成，確立必要之基本關係，努力實現所公約於天下者，則國事庶有豸乎。

綏東形勢轉趨緊張

察北事件發生後，綏東危機日深。某方圖綏，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察北近日麕集匪軍甚多，背景顯然，待機而動，上月三十日綏東已發現匪軍被擾事件，幸我駐軍，早有防範，先後被擊潰退，近一二日來地方尚覺平靖，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對於捍衞地方，均已具有最大決心。如匪軍來犯，決痛予剿擊，雖尺寸土地，亦不肯輕易讓人，刻正由我駐軍積極防範中，匪軍終難得逞也。

據自張垣來客談，察北事件發生後，被壓迫下之德王已失去其自由，更遵照某方意旨，擴充軍隊，有所企圖。綏東與和・豐鎮・集寧・陶林・涼城等五縣，早爲共目的地之一，匪軍多被搜羅，麕集察北，人數頗多，地方民衆所感受之壓迫，幾筆難形容，痛苦殊深。總計察北駐軍，除德王原有之蒙隊約千人，察盟旗總管卓什海統轄之蒙保安隊千餘人外，其他則有李

守信部僞軍，該部原數爲千七八百人，刻在地方增募得有千餘人，總數則爲三千人。被委任爲蒙軍第八師師長包悅卿，正積極招募擴充軍額中，現已有二千人在哈喇濱地方，另寶貴廷部約四五百人，駐紮於百靈廟，其他土匪改編成部隊者，計有原駐延慶之王道一部所屬于子謙馬子榮兩部人數約二千，原駐熱河經棚圍場之呂存義部千人，近則被募經寶昌西進，總計察北全部實力約有萬人左右，駐紮地點以張北爲最多，如張北公會，黑水河，一把樹・南灘・尙義設治局所屬之老虎山及德化縣屬之哈拉察洛，朝陽鎭等處，莫不駐有僞軍或匪軍，尤以張北縣駐紮最多。均號稱「蒙古邊防自治軍」僞軍張海鵬部亦有由熱河向察北集中訊。王英近更在張北向某方領槍千支正組織軍隊中，匪軍多係烏合之衆，被招募後組織成軍，但無餉項，僅每日發給菜金，計官長每人每日五分，士兵每人每日二分。食糧則就地徵發，擾亂不堪，並曾由某方聲稱，一入綏境，即發給槍彈，商都七台子地方到達匪軍不少，李守信近在商都指揮一切，匪軍携有新式武器不少，原有裝甲汽車二十餘輛，坦克車四五輛，飛機二架，大砲八尊，此刻某方由東西運新式武器更多，詳數不明。

西叛軍圍攻馬德里

西班牙叛軍十一日在帝都安無線電台廣播消息稱：革命軍已佔據桑坦德要鎭與桑坦德省，同時據叛軍司令部駐在地之蒲爾哥斯電訊稱，雄塔革命軍首領迦班拉斯將軍已下令召集尙未充當義勇軍一九三三，一九三四與一九三五年級之預備兵入伍，命令中謂任何預備兵之拒絕加入者，即照軍法治罪。叛軍首領弗朗哥將軍十日接見往訪者時聲稱，如吾人勝利，則新西班牙將根據職團制度，或根據葡萄牙義大利德國建國之同樣方針以治國，一俟吾人完全佔領西班牙後，凡屬加入革命軍協同反抗政府之公民，均須解局復職，彼等將不復參豫政治事務云。弗朗哥將軍聲明革命軍定可獲勝，謂馬德里當局已準備一切，一俟革命軍開始推進時，即將放棄首都云

戰事曼延　首都附近

關於戰事形勢，前司法部長愛士本談，革命軍與政府軍目前相持之戰線，係自極北與法國接界之伽爾伐亞起（在比利尼斯山脈南麓）由此迤南，經呼埃斯加城薩拉高斯城，折西南，經達羅加城，折西經賽昆柴城，（在瓜達拉瑪山東端）阿天柴城，（在瓜達拉瑪山中）越達拉瑪山，經賽哥維亞城（在瓜達拉瑪山北麓）又折西南經阿維拉城（在瑪德里城西）踰拉西加城，直至加賽萊斯城（距葡萄牙邊境不遠）然後折南，經巴達育士城，又折東南，直至塞維爾城，自塞維爾城又折東北，經戈爾杜巴城，直南至地中海沿岸瑪拉伽港。此一戰線，自北至南，縱貫全國，其東面爲政府軍所控制，西面則在革命軍手中，惟西北隊皮斯開灣沿岸，西自奧維陀城起，（在亞斯都利省）東徂豐達拉比亞城，（在比利尼斯山西端，法西兩國交界處），一帶地方，（在上述戰線以西），則旣爲政府軍所佔據。又南部格勒那達省，（在上述戰線以東）則仍在革命軍手中，兩處地方，皆係突出對方陣地之中，此爲例外耳。至革命軍現在作戰方略，則北路司令穆拉將軍，現方等待總司令弗朗哥將軍部下大軍，自南方塞維爾城大舉北上，俾得會攻首都瑪德里城。弗朗哥將軍對於東南部地中海沿岸一帶地方，認爲在戰略上並不重要，（指穆西亞，伐朗西亞等省），故現方集中摩洛哥大軍。向西北方面推進。（按即與葡萄牙接壤之巴達育士，加賽萊斯，薩拉曼加等省）預料指顧之間，瑪德里城，即將在北西南二方，同時感受威脅。而南北兩路革命會師之後，則北路將沿愛斯哥里爾，（在瑪德里西北），瓜達拉亞拉（在瑪德里東北）一線南路將取道多萊德與那伐爾加納羅兩城，（均在瑪德里西南）進攻首都也云云。

巴黎發動　和平運動

聖格魯城位于巴黎西郊，九日午後和平主義運動者在該城公園擧行大規模集會，與會者計有數十萬人之多，國務總理里昂伯倫，總工會秘書長石屋，衆議院副議長即共產黨領袖杜格祿，中歐洲調整委員會代表晉洛哈士加，（捷克人），比國社會黨代表亞貝爾，英國工黨下議員漢德森，（軍縮會議故主席之子，）均來參加，會場人衆，齊唱共產黨國際歌，並高呼「以飛機售予西班牙政府」之口號。（按自西班牙亂事發生以還，法國民衆集會，輒以此語爲主要口號，）聲入雲霄，園中樹有極大西班牙國旗一面，臨風招展，並有大隊兒童，衣分藍白紅三色，代表法國國旗，進退有序，極爲生動，著名飛行家鮑蘇脫羅亦係人民陣線所屬衆議員之一，則偕飛行家數人，駕駛飛機，在會場上空，作花式飛行，機聲軋軋，場中演說之聲，間爲所掩，每值一人演說告終，即有音樂隊奏國際歌與馬賽革命歌，音調激越，聞者氣爲之壯，景況之盛，實所罕覯，里昂伯倫總理曾在會中發表重要演說，闡述和平意義，略謂，「溯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之前，吾黨先烈姚雷斯，奔走呼號，以冀喚醒人類，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卒遭浩刧。今日國際時局，危機如昔，吾人當進一步而在戰禍爆發前，用盡種種方法，以實現和平種種條件，任何障碍，任何危險，均所不

願○彼和平條件云者，質言之，為下列二端，即（一）各國保持獨立地位與自由權利○（二）實行一種經濟制度，務使各國均能生存，而不受外來威脅是也，「畢卓伯倫嗣乃說明和平之為物，係整個而不可分離者○「凡屬和平，均應具有普泛性質，否則，即不足當和平之稱，而和平意志，當以樹立國際秩序為目的，否則必非真正之和平意志，彼安全云者，實即對于和平之持久，及堅固性之共同信賴心，而當以國際義務之相互性為基礎○否則即非真正安全，本日集會之深刻意義，可以上述數語概括之，抑本日集會，且有國際性質，其用意係在籌備國際和平大會，此項大會，當以充實國際現有機構為其目的，余今用充實字樣，即以國際機構早已存在，機構為何，即國聯會是○國聯係于歐戰之後所成立，為防止未來戰爭計，自當充實其效用，而不可聽其解體，「就社會主義者言之，戰爭根苗，苟欲完全剷除，其法惟有改組國際經濟，此層目前雖向未易談及，但維護和平，種種努力，固非必無效可言也○總理繼乃列舉目前種種可能之行動，謂「吾人一當使輿論，不為黨同伐異之偏見所左右，亦不為利害關係所囿，而發為合縱連橫之謬論○二當以公衆之力量，防制糾紛之發生，以合于法理之方式，解決一切爭端○三當使互助與互不侵略之約束，發生實效○四當使歐洲漸臻縮減軍備之域○五當使一切國家，嚴禁私人工廠，製造軍火，亦當使原料與市場之分配，貨品之交換，人口之分佈，與民族之移殖，均合乎秩序，夫此種種，目前行之，固屬困難萬端，荊棘叢生，但吾人務須努力以赴，決不以前途崎嶇，或望而却步，或因而氣阻也」云○

廣田內閣前途暗礁

日本最近政治上之發展，殆將使廣田內閣之暗礁，愈見顯明○一般意見，僉以為其運命之決定，將不出九十月間○下屆會計年度總預算內，海陸軍兩省要求支出逾十五萬萬圓，致全部預算達三十萬萬圓之鉅，而財政當局能力所及，預計僅能得收入至多二十七萬萬圓○故如何設法使收支相抵，乃廣田內閣當前最大問題；其壽命是否能延長，亦即以此為斷○軍部方面，且要求陸軍之全部要求，應以發行新公債為提注，而全國收入及增加稅欵所得等等，則應用以普濟民生○但財政當局之見解，以為照日下經濟狀況言，決不能濫發公債，在來年會計年度中，至多僅能發行一萬萬元，此乃內閣內部意見不同之至要點，各閣員間對於國策亦頗有爭議，遞信省之全國電氣事業國營計劃，為軍部所贊同，而文部省則竭力反對，各民營電氣事業家更攻擊甚烈○文相平生釟三郎，且公然聲言國營電氣計劃，含有國家資本主義意味，會於七日力請廣田勿予採納○惟是項計劃如彼否決，則關係各大臣勢必解職，而斬然大波即不可免○同時延長公民義務教育之議，亦極堪注目○如不能通過，則文相殆將提出辭呈，總之內閣危機，在國策討論會恢復開會時即難避免，近來日本國內各方面，頗有先定外交政策後決國防政策之要求○加以政友會民政黨一再聲明，促請內閣應先愼決外交政策，俾作國防政策之南針，而此項主張，遂益趨有力，民政黨之聲明，尤值注意，該黨堅主政府宜詳察中國之內外確實情況，並以現實的考慮為基礎，制定有力有效之對華政策，藉以建築兩國間必需之根本關係，完成兩國維持遠東和平之共同使命○並促政府依照其向來揭櫫之共存共榮原則○努力推行對華政策○東京日日新聞素來主張積極，六日社論，亦勸政府擴張軍備，不宜操之過急，致蘇俄感覺不安○並主張日本宜先確定其外交政策，以免無謂之軍備競爭，此種意見，近來益形得勢，殆將引起重大注意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廿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八月四日止

八月五日　星期三

△蔣院長再電勸李白離桂
△四川大雨重慶江水大漲
△黃慕松飛南昌請示
△日民政黨發宣言主張調整中日關係
△馬德里附近有激戰
△希臘發生工潮

八月六日　星期四

◁黃慕松飛抵廣州
△中常會通過改組粵省市黨部
△綏東又發生滋擾
△英法同意不干涉西亂
△馬德里北部發生激戰

八月七日　星期五

◁綏東形勢嚴重
△香翰屏赴南寧
△南昌大風雨
△法政府擬就不干涉西亂草案

八月八日　星期六

◁香翰屏鄧世增抵桂晤李白
△國府任吳忠信為蒙藏委長
△林雲陔調任審計部長
△西戰事激烈
△西叛軍繼續由非歸國

八月九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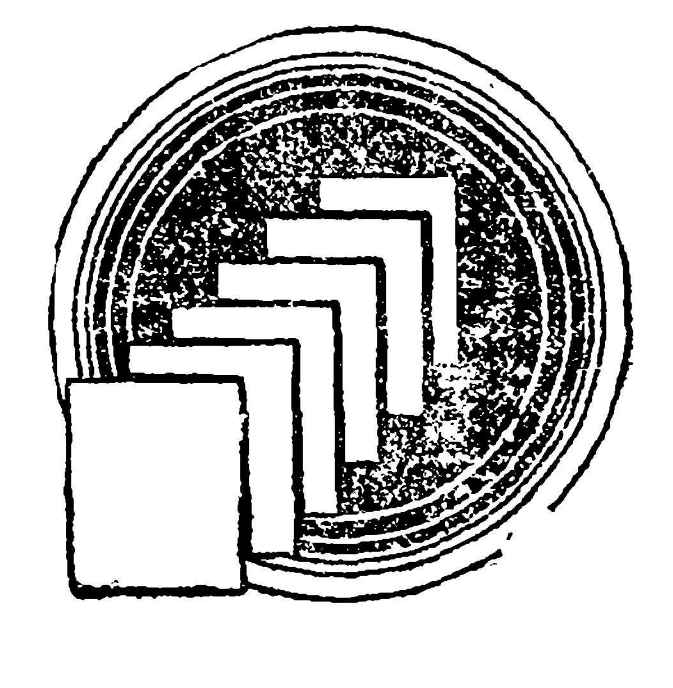
◁香鄧返粵
△綏宋公路通車
△西戰事向北路開展
△英王赴南斯拉夫

八月十日　星期一

◁粵新省府成立
△西班牙南北兩路叛軍取聯絡
△巴黎舉行和平主義運動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蔣委員長飛抵廣州
△宋子良飛粘謁孔
△陳立夫居正赴粵
△蒙軍開商都
△陳振先任農本局長
△西班牙叛軍圍攻首都
△英埃新約簽字
△巴勒斯丁事態又嚴重



論評選輯

綏東問題

據最近消息，綏遠省東部爲股匪騷擾，其事殊未可以輕視。依綏遠六日中央社電，七月三十日由察北竄來匪軍數百，襲擊陶林縣境土木爾台，經當地民團奮力抗戰，匪不支，退向商都。八月二日復由察竄來二千餘匪，攻擾陶林縣境，亦爲該地騎兵擊退。以上兩次雖皆不足語於正式戰事，然自察北淪陷以後，該方面蒙僞軍麕集甚衆，近月熱察股匪，更復多被收編，先後集中於張北一帶，綏東密邇，時感威脅，此次匪部進擾，雖被擊潰，今後有何舉動，仍難預測。據傳政府對此極爲注意，甚望社會各界，亦勿忽視也。

按自去年河北問題解決，識者咸認爲嚴重形勢，必將轉向察綏。果也，察北六縣，突以蒙古保安隊入駐而盡失主權，數月以來，各該地方，交通多阻，情勢不明，所可知者，股匪集合，已逾萬數，軍械補充，不少利器，甚至飛機砲車，亦復有之，而綏遠平地泉等處，怪飛機出沒無常，尤可證明綏省前途之可危。關於此點，中國一般人不甚措意，而外人方面，早已公開言之。日本土肥原中將本年二月在東京講演『日本大陸政策與滿蘇及內蒙之關係』時，已明白指出蘇俄之武裝外蒙，意在包圍『滿洲國』而將日本大陸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張日本應使內蒙古團結堅固，包含於日本勢力，以使俄國遠東作戰，大感困難。易言之：日本果將內蒙古之察綏各地，控制在握，則等於將蘇俄勢力之外蒙古包圍，軍事上可占極優越地位。歐洲人士，於此更有極透澈之觀察。本年六月英國『圓桌季刊』載有『東亞之安定』一文，內稱『日俄邊境衝突，只爲一種虛聲恫嚇，作討價還價之姿勢，並非日本眞有意與蘇俄開戰。因蘇俄富源在歐洲與西比利亞西部而不在西比利亞東部與外蒙古，是以日本經濟目標，不在海參崴庫倫，而在天津上海。質言之：日本大陸政策之目的在中國，不在西比利亞，特爲實現其目的便利起見，必須在中國與蘇俄間取得一塊土地，將中俄分開，並在蒙古樹起軍事的邊界以防蘇俄。』此種論斷，可謂入木三分。由以上兩種言論，足知綏遠之重要性，而綏東問題之不容忽視，無待論矣。

夫西北各省，在國防上關係向極重要，而中央政府近二十年來實少注意。最著者如甘寧陝青，在民初以前，原均爲協餉省分，察綏各蒙旗在前清更有許多特別經營。試觀清初平定三藩之後，康熙帝猶復三次親征準噶爾，在蒙古各處，撥鉅額國帑，建宏大寺廟，推尊黃教，收服蒙人，其眼光何等遠，氣魄何等大？及至近年，甘寧陝青，財困民窮，不可終日，察綏兩省，直接受外患之侵淩，尤復岌岌莫保。即以綏遠最近情形言，全省政費，每月不過八萬元，軍費亦僅二十餘萬，去年內蒙雪災，幾經呼籲，政府只發賑欵八萬元，察綏平分，各得四萬，寧不可慨？吾人以爲政府既知注意綏東匪擾之事，即宜重視綏遠整個問題。至少須於經濟上爲綏省籌

協助，在安全上爲綏省厚聲援，夫然後方可鼓舞軍民，合力自衛。同時並宜就西北各省國防建設，地方財政，通盤規畫，以固邊圉。凡事豫則立，幸政府與國民，共起努力也。

轉變中之日本外交政策

（錄八月八日大公報）

近來日本各方面，對於該國外交政策，議論紛紜。最著者如政友會以總務及政務調查員聯合會之意見，向政府進言，謂確立外交方針，應爲國策之先決問題。此外關於日本對華對英之報道，亦復甚多，而日英關係之改進，傳之尤盛，其要點爲將以中國爲媒介，回復日英之合作。此事於中國所關甚鉅，爰述所見，以告國人，並以質之日本識者：

查日本自九一八以後，漸變其對外和平政策，脫退國聯，甘於孤立，一意盲進，不辭『焦土』；顧自廣田宏毅繼內田康哉主持外交，政策已趨和緩，既以決無對外戰爭，一再公告，又以萬邦協和政策，昭示內外，然而在任數年，實際少所活動，世論惜之。本年東京二，二六事件發生，內閣倒坍，廣田奉命組閣，國際輿論，頗表歡迎，後以軍部挾持，成立阻滯，閱者失望，期待爲薄。半年以來，廣田內閣之外交，宣傳雖多，而工作殊鮮成績。至最近日英合作之聲，盛傳於東京，而英國究持何種態度，則任何人皆懷疑問。以吾人所知，英國政府在九一八滯變之後，本主遷就日本，早息東亞紛爭，萊頓報告書，關於東北問題之解決，實際偏重日本利益，乃日本置之不理，更復孤行無已，使英人無法調解。即前年秋英國派李滋羅斯東來，亦思以承認『滿洲國』爲換取日英對華合作之條件，乃日本方昂頭天外，索價過高，致使羅斯廢然而去。迨羅斯前月回國之前，二次東渡，雖交換意見，較前融洽，而具體商談，仍無結果。邇來東京所傳日英合作之說，似以出於日本之意旨爲多，蓋日本與英國，經濟利益，多相衝突，政治上之提攜接近，則在兩國政界，皆有相當有力之空氣，尤以日本感於最近英蘇商業協定與借款交涉之成立，不啻增加蘇俄之國防實力，而英蘇海軍談判之妥協，更復顯示兩國關係之親密，此實日本所不能漠視者。因是對英修好論，將成轉變中的日本外交政策之一基幹，更因英國遠東政策，重在協助中國之經濟建設，故日英合作，將以對華政策爲媒介，殆又爲事理所應有。英方於此，持何態度，非吾人所能知，然而英人性格，最重事實，變通無礙，決不膠執，果使日本有具體辦法，誠意表示，符合英國政策，有裨英國利益，則英方度無反對之理，惟日本近年外交恒爲冠冕堂皇的原則論，而一涉具體問題，輒有寸步難進之感，蓋其內情複雜，政府無力，過去外交家之不能活躍，勢則然也。今日之事，又誰能斷其有以異乎前日？

抑吾人以爲日本外交實以對華對蘇爲最要，苟於華蘇兩國，悉有相安之道，則對英直無問題可言，而華蘇之中，尤以對華爲其樞紐。吾人敢言，如日本不於東北事件後再接再厲，蘇俄在遠東當不至如此盛置軍備。日本如不於塘沽協定後，更將察北六縣，置諸勢力範圍，將庫倫通路，扼於掌握，則外蒙當不至危疑震懼，以成蘇蒙協約。誠以歐洲各國，地狹人衆，壤土相接，若犬牙之交錯，利害錯綜，動生齟齬，弭戰相安，其事不易，若夫東亞，則大陸强者，惟中與日，中日果能無爭，戰事自然不起，而他國之欲有事於東方者，亦更無其機會。或謂日本軍人，國防感至爲銳敏，中日縱無問題，而對俄不能無戒心。實則蘇俄對日，是否居心挑釁，勢難並存，尚是疑問，藉令如是，亦以避戰弭戰爲上策，而提攜中國，助我富强，寧非共維東亞和平之大道？讓一步言，日本果不得已而有對俄備戰之需要，亦應結中國之好感，利同種之親交，以爲抵禦遠東外患之計，而衡以日本近年在中國之所爲，直是南轅北轍，正得其反，此甯不可痛乎？兩月以還，東京頗傳對華政策轉變之說，顧日本所望於中國者，究爲何種程度之親交，有何具體的細目，迄今一無表示，而內蒙各處，特務機關之

設，調查偵探之深入，在在予人以驚疑憂慮資料，如日對俄，則俄人勢力，一無痕跡，如日助蒙，則蒙人對日，祇有恐怖，種不必要之反感，增無所得之糾紛，事之拙劣，無以逾此。吾人認爲日本眞欲防俄交英，首在澈底糾正已往之對華錯誤，不必忌中國復興，而當助中國自强，不必懼中國親俄，而當求中國信日。竊意日本外交政策，果有改變，其必於多助寡助中，自求坦途，苟能如是，則日英關係之改進，直不足重視也。

（錄八月七日大公報）

所望於粵省新當局者

粵省自陳濟棠下野，余主任漢謀整理軍政，縮編部隊，汰併機關，在極短期間，每月已爲國家節省五十萬元之數，今後再加緊縮，預料爲數猶不止此。查陳濟棠主粵七年，浪費無度，新式武器，所耗尤鉅。此皆以國防之名義，修對內之戰備，集科學之精英，保個人之權位，粵民之脂膏有限，而世界之利器無窮，使陳氏盤踞南粵再歷數年，恐即此新軍器的購置與設備，已足使廣東全省破產。現在粵局改造，軍政直隸中樞，謂宜將國防責任，奉之中央政府，地方治安，責諸保安警隊，所有國防規畫，概聽政府主持，地方負擔，立可輕減大部。憶前日余主任在紀念週報告，謂本人決無地盤思想，惟當一意治軍，斷不干預政治，且謂軍隊乃國家所有，不屬於個人，更不屬於一省，凡此表示，具見洞識大體，抱負不凡。粵人此際宜即發動輿論，促進余氏此種志願之完成。吾人鑑於上年中央整理四川軍政之不澈底，尤盼政府今日宜乘粵人喁喁望治之時機，一鼓作氣，以有力方法，協助余主任放開手腕，貫澈整頓粵軍之理想，爲一勞永逸之計。蔣委員長不久赴粵，度必有宏規碩畫，以慰粵民，故吾人於此，姑不深論。

新任粵省主席黃慕松氏出身日本陸軍大學，乃軍學專家，而又深明政治，與余主任有師生之誼，此次榮膺新命，最初出自余氏申請，其必能相與和衷共濟，建造新廣東，自無疑問，且各廳領袖，悉皆並世人才，粵賢集中以治粵，前途益可樂觀。黃氏等將於月內由京滬分別赴任，省府成立，度不在遠，吾人願貢數言，以供諸氏萬一之參考：

一，粵民苦陳氏之虐政久矣，新省府今後第一亟務爲解除民衆痛苦，而其要在調查各縣情形，分別實施救濟，其事須有整個辦法，不宜枝節圖之。例如近年廢除苛捐雜稅，誠爲政府德政，然而各縣地方建設萬端，經費迄少通盤規畫，政府祇知廢除苛雜作宣傳，而不爲下級機關辦事留餘地，結果一面廢除舊捐，一面另生新稅，蓋政府既以種種功令，責成地方奉行，而下級人員，不能爲無米之炊，除變象的巧立名目，取之民間，更有何法自顧考成？吾人今後不望粵省新政立現一日千里之成績，而望省府諸賢能有誠摯質實之做法，不望粵人遽發百廢俱興之讚辭，而望地方漸見欣欣向榮之氣象，此不能不望新省之努力也。

二，語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粵人在政治上久受壓迫，驟得解放，當不難使其滿足，然而歷時一久，又轉易失望。如四川局面初變之際，對於中央人員，各方異常愛戴，稍經時日，則求全責備者，與日俱增。粵省府皆爲粵籍人員，服務桑梓，更易招致怨尤，此實切宜注意。大抵用人行政，務須綜覈名實，持己立身，務當屏絕苞苴，即對待僚屬，接觸民衆，一舉一動間皆須顧及中央地位，勿貽人以攻擊政府之口實，此又粵省府諸賢所應自重者也。

三，中國壤土廣大，各省情形不同，重農重工，各有所宜，粵省開通最早，人民習於工商，物質建設，視他省爲事半功倍。陳濟棠因欵經濟計劃，所辦工廠，不下十數，成績不必皆佳，而資金則消

耗甚鉅。省府新政，誚宜統籌工業建設，力予維持改良，不可因主政易人，聽其停頓，此節甚望主政者預定大計，發揮地方能力，國家幸甚。

要之，自國難嚴重以來，國人始則著眼西北，以爲復興民族，新基在是，而實則地方貧瘠，建設至難，發皇光大，遠不可期。其後川局變化，羣又屬望於蜀，以爲天府之國，足資憑藉，而實則將驕政壞，痼疾已深，非有十載經營，不能納之軌道。獨粵人才多而地力富，民性强而肯進取，地方情形又最適於現代的工業化，果能與中央融和一片，則國命所託，舍此莫屬，此又吾人所爲重視粵局之前途而殷殷致勗於各當局之努力者也。

（錄八月五日大公報）

英蘇關係良化之徵

據最近外電，英蘇商業借欵協定，已於上月二十八日成立，其主要內容有三點：（一）英政府依對於本國對蘇輸出業商給與信用保證之形式，貸欵一千萬鎊於蘇政府；（二）蘇政府允於十二個月，向英國輸出業商定購軍需品以外之英國貨物；（三）蘇政府依英政府之保證，得用期限五年，年息五釐半之證劵，購買上述定購品。又，英蘇海軍協定，亦於上月三十日簽定草約，其主要內容亦有三點：（一）兩國造艦程序互相通知；（二）蘇政府承認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所規定各種兵艦之質的限制；（三）兩國協定須俟他國尤其德國表示贊同後始能生效。目前英蘇輿論界對於上述二協定，俱表示歡迎，以爲英蘇借欵協定能增進英蘇二國之貿易並發展二國之經濟，英蘇海軍協定可誘致德義波蘭等國加入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因而可避免各國海軍造艦競爭之加强。此種觀察雖不無理由，惜過於表面的，似尚未能道破英蘇間二協定在國際經濟上及國際政治上之眞意義，吾人應更進一層，加以檢討。

考英蘇間關於上述二協定之談判，爲時已有數月，其間屢傳談判頓挫，不易成功。據言，頓挫之理由，在借欵協定方面爲：（一）英方主張短期借欵而蘇方主張期限在五年以上，（二）英主張蘇政府年息八厘左右，以六厘給英國之輸出業商，以約二厘償還帝俄時代債欵之息金，而蘇方則主張年息在六厘以下，且不顧撥付帝俄時代債欵之息金。其次，在海軍協定方面，（一）蘇方主張太平洋方面之蘇聯海軍不包含在協定之內，而英方主張英蘇協定應適用於太平洋方面；（二）蘇方主張在歐洲方面新建一萬噸巡洋艦十隻，而英方則因恐蘇方造艦直接足以引起德日兩國之造艦競爭，間接於英國之造艦計劃發生不利，竭力反對蘇方之主張。今試根據此種頓挫之理由，以察英蘇間新成立之二協定，則知關于英蘇借欵協定，顯然係英方完全讓步，關于海軍協定，則因英蘇雙方秘不發表之故，尙不知關於太平洋方面有何條欵，無從窺見眞相，然果如日本同盟社上月三十一日倫敦電報之所傳：（一）蘇方同意不建造七隻以上之一萬噸巡洋艦，（二）英方承認在英政府未與日本政府商談，公約不增加巡洋艦以前，英蘇海軍協定不適用於遠東水面，則海軍協定方面，當亦係英方曲循蘇方防備日德之主張，幾於完全由英方讓步而成立矣。

然則英國何以突然行此種種的讓步耶？英蘇二協定之重大意義，當在於此。依吾人所見，英之讓步，必非偶然，殆出於外交方針之根本轉變。英國在蒙得婁會議時，既已力謀英土蘇之結合，在英法比三國會談時，又表示結束英法比以對抗義德之傾向，則此次英蘇海軍協定，除尙在企圖使英美法三國海約成爲歐洲全體海約之外，其始含有在歐洲海面上聯蘇遏德之意義歟？否則允許蘇聯新建七隻以下之一萬噸巡洋艦一事，恐無從解釋也。在另一方面，若一觀英國之在遠東設防狀況，英日對華政策之齟齬及日澳商戰之短兵相接情況，則英蘇協定含有應付遠東情勢之意義，當亦不難推測，蓋因英蘇海軍協定如不適用於遠東水面，則不但蘇聯在遠東新建一萬噸巡洋艦十隻計劃之逐漸實現，可以牽制日本大陸政策及南進政策之猛進，且從蘇聯財政上之關係及澳洲羊毛與現代海軍炮彈之技術關係言之，即英蘇借欵協定亦不啻增加蘇聯對日之抵抗力也。

英蘇二協定之成立，固可視爲英蘇關係良化之徵，同時並可視爲英國外交轉變之徵。然若遽謂英國將施行强力外交於遠東方面，則又未必，蓋英國軍備尙未完成，在全體傾向上，固非完全放棄其彌縫國際和平，保持海外既得利益之政策。故目前之英蘇二協定，從英國方面言之，殆不過姑藉此預防西班牙內亂之動搖歐洲全局並波及遠東而已，其外交上之積極轉向的行動，恐尙有待於將來也。

（錄八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丙子初夏訪堯生老友於烏尤共登峨眉行將遠別惘惘去難爲懷長句志之書於山中華嚴頂　石遺

與君。一。別。從。舊。京。君歸。故。鄉。掩。柴。荆。君言。入。山。無。出。理。斷難。相。見。於。此。生。我言。嘉。州。非。天。上。千山。萬。水。吾。能。行。諸侯。相。見。稱。曰。會。申以。約。誓。則。蒞。盟。況君。氣。誼。若。兄。弟。子由。四。海。有。同。情。倘如。坡。潁。得。曾。宿。烏尤。何。必。回。彭。城。今年。足。殘。三。年。約。交馳。函。電。勞。友。朋。謂曹纕蘅諸君吳船。上。峽。泊。萬。里。籃輿。兒。子。亦。兼。程。藉非。鬱。積。不。可。解。誰能。辛。苦。求。合。併。對床。三。人。忘。飄。泊。風雨。竟。作。瀟。瀟。聲。大峨。何。妨。拖。泥。水。離堆。兩。字。未。聞。名。子猷。訪。戴。何。足。道。韓孟。合。會。詩。曾。成。相逢。一。笑。方。未。已。已恐。相。送。涕。縱。橫。

茅台酒歌寄畬纕蘅黔中　山腴

曹侯。餉。我。茅。台。酒。賜夷。磊。落。懸。後。車。赤水。山。程。走。千。里。嘗見。麴。生。來。坐。隅。傾銀。倒。玉。百。不。辭。酩酊。自。酌。花。前。壺。人言。嗜。好。南。北。殊。滄州。滑。辣。越。清。腴。故鄉。迴。首。論。名。品。綿釀。正。敵。瀘。中。沽。貽上。詩。張。玻。璃。駒。眉州抱冰。影。賞。鵞。黃。雛。嘉州濁者。中。賢。清。中。聖。督郵。從。事。安。可。誣。我生。本。是。高。陽徒。建。瓴。千。鍾。豪。氣。粗。當年。茅。酒。冠。黔。國。好事。盧。郎。今。有。無。酒冠黔人國鄭柴翁茅台村詩也亡友遵義盧選卿歲致茅台同飲者十年楊柳。灣。清。碧。玉。渠。誰人。爲。買。華。家。姝。茅酒以楊柳灣華氏爲第一絲繩。玉。缸。世。換。蛆。顧印伯詩甕香蛆換世予喜誦之今乃不見集中山河。邈。矣。黃壚。虛。人。生。幾。何。春。已。夏。況直。橫。海。翻。鯨。魚。曹侯。近。握。黔。中。符。政本。要。令。疲。氓。蘇。十吏。占。函。困。簿。領。爬除。疻。痏。欺。徐。徐。薰風。鈴。閣。揚。隼。旟。道旁。行。馬。立。踟。躕。山滿。樗。繭。田。滿。稌。昔時。無。袴。今。有。襦。催科。願。注。下。下。考。撫杯。不。飲。情。有。餘。纕蘅雅不近酒渺然。無。絃。寄。琴。旨。希聲。還。在。清。汎。初。那復。引。人。著。勝。

地。此意。何。假。車。茵。汚。曹侯。曹侯。醇。醪。交。誼。古。來。有。欲問。今。人。恐。不。如。白頭。無。用。塹。腐。儒。太平。難。望。東。都。誧。百戶。牛。酒。不。足。道。請君。但。誦。于。蔫。于。

典衣和病樹　什公

史筆。論。金。鄙。魏。收。一寒。寧。是。俄。曹。瘥。杜門。未。信。鄰。能。乞。搜篋。猶。堪。婦。與。謀。差擬。東。坡。施。玉。帶。誰憐。季。子。敝。貂。裘。緼袍。易。米。甘。焚。券。忍淚。慈。親。線。尙。留。

望石遺先視陶居士　堯生

老人。書。報。錦。江。游。風。物。駸。駸。過。麥。秋。梅子。黃。時。消。赤。化。（回寫應不日而定）蒲團。淨。處。掃。烏。尤。待。商。何。氏。遊。峨。草。佳話。山。陰。訪。戴。舟。來看。秦。時。明。月。色。爲君。題。作。石。遺。樓。（秦時明月謂李氷故事）

春曉渡江　子威

稺柳。初。黃。力。不。禁。因風。送。冷。上。衣。襟。亂山。受。霧。無。高。下。孤艇。隨。波。自。淺。深。觸處。有。機。皆。化。境。動中。扣。寂。見。詩。心。朝暾。緩。緩。穿。雲。出。要使。新。陽。改。故。陰。

重上已玄圃雅集得飛字　釋堪

瑯琊。路。阻。雨。霏。微。高詠。歸。從。采。石。磯。深竹。淨。園。玄。圃。綠。繁櫻。遲。作。閏。春。緋。鸝黃。囀。午。勞。三。請。燕翦。嬉。晴。競。並。飛。多謝。主。人。文。字。飲。褉詩。今。歲。卷。應。肥。

由雁宕赴天台途中　寥士

亂瀑。殘。峯。轉。百。灣。耳根。常。帶。水。潺。潺。湫龍。似。我。潛。還。起。蕩雁。循。時。去。又。還。曉霧。猶。迷。黃。土。嶺。晚霞。正。絢。赤。城。山。天台。別。有。仙。靈。窟。爲憶。劉。阮。一。躋。攀。

過清灘　伯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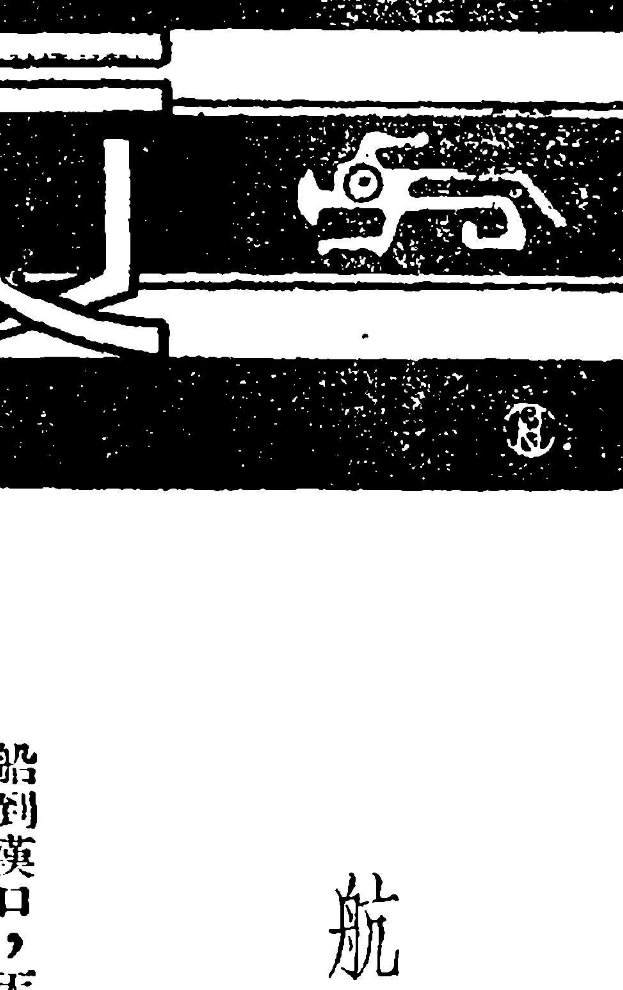
清江。湍。急。闢。東。巴。勢迫。狂。流。那。可。遮。峻嶺。圍。天。爭。東。水。亂灘。裂。石。怒。生。牙。梢雲。鷹。翼。旋。孤。影。俯岸。蜂。房。掛。幾。家。此是。杜。蘇。魂。斷。處。驚濤。如。爲。捲。餘。嗟。

蹋莎行　（春盡日作）　秋岳

新綠。連。塍。柔。黃。照。渚。麴塵。依。約。尋。春。路。斜陽。不。解。惜。江。山。忍聽。啼。鴂。催。致。去。畫罨。蓬。瀛。花迷。津。渡。芳菲。莫。道。渾。無。據。豔陽。終。有。再。來。時。千門。柳。眼。勞。凝。佇。

小重山　壺天

風雨。邊。樓。故。故。寒。花開。曾。濺。淚。況花。殘。詞心。分。付。與。嗁。鵑。鵑聲。苦。只是。送。春。還。山似。故。鄉。山。愁鬢。愁。不。斷。似連。環。（環貴陽皆山頗似吾滁）月明。昨。夜。倚。闌。干。凝望。久。忘。却。客。衣。單。



航程

蔣牧良

船到漢口，天上下着牛毛細雨，薛大叔給我捲好被包，就和昨天那個「駝背」（他叫我叫五叔的。）三個人站在行李艙裏。

「早着哩！」他從口袋裏掏支香烟給駝背五叔，自己嘴裏那支也燃上，不慌不忙的說。「反正到上海的船要晚上才開頭！」

駝背五叔嘴裏噴着烟，給迎面的江風倒吹轉來，那張五官配得不很開展的臉孔彷彿隔了層輕紗幕。他一手揷在藍布衫的口袋裏，身子微微地抖動着，眼睛從扶梯口上看到江面，突頭突腦的問：

「幾歲了？」

「他？」薛大叔抽掉嘴上的烟捲頭，用手拍拍我的後腦勺。「幾歲——今年幾歲，舒賓？」

「十四。」

「一個鄉裏人去上海？明兒到了蘇州河要拜鐵橋的。」

薛大叔給說得笑起來，兩顆金牙齒閃着光。

扶梯口上堆着許多男女，各人提起箱子被包的向躉船上擠，行李艙裏就黑得夜裏一樣。

薛大叔把我這次出門的事詳詳細細告訴那位駝背五叔，連大姊在上海搖紗，她寄盤川要我去學徒，也說出來。最後，他停了一停，就說：

「朋友，這一路得勞你照應，兄弟拜上你老哥！改日再和老哥渴三杯。」

「還算什麼？你放心！——我給你送去就是了。」駝背五叔吸一口烟，烟灰一紅，在黑地裏可以看出他兩個

朝天鼻孔像螞蟻洞。

扶梯口上的男女散光了。薛大叔摔掉嘴裏的烟頭子，扭扭身子，詭秘地把屁股朝着我。接着，他偷偷兒的掏出媽媽給他那十五塊花邊，分七塊給那一個——我從膀子底下看見了。回頭他很親熱地看看我：

「舒寶，你跟這位五叔到大姊那裏去，船錢飯錢我都給過的，五叔會照應你。」

他把我和駝背五叔的行李絡成一担，叫我挑着，又用關切的口氣吩咐了好些話，才送我們到趸船上。

上了碼頭，就有一個打黑蓬傘的紅鼻子先生攏來招呼我們。可是駝背五叔裝付愛理不理的勁兒，和我在那條油滑水光的路上飛跑着。

紅鼻子像公狗追着母狗一樣，老拖在屁股背後，滿臉堆着笑容，嘴裏叫化子討錢似的，半帶着哭音的喊：

「先生，搭我們的船去？先生！——船很快，照拂又好，先生……」

駝背五叔停了停脚，先和他小聲兒的說了句什麼，隨即兩個就打起手勢來：他們有時候伸起四個指頭，有時候又祇有三個。走了很遠一段路，這個才斬丁斷鐵似的說：

「祇有這個數目，幹得你就幹！……」

於是紅鼻子楞了一下，就帶我們沿江邊走。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我們冒着雨絲走了六七里路，才到一隻洋船邊上。

嘿，這隻洋船眞大！——比我們鄉裏劉制台家的屋子小不了多少。徹頭徹尾給白漆漆的，歇在河邊上像座雪山。船頭的板壁上橫排着三個大字，我祇認得左邊一個是「丸」字。

我和駝背五叔給帶到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黑漆漆的像個洞，初進去一點東西也瞧不見，彷彿進了煤窰。屋子裏祇有樓板上有個臉盆大的圓洞，已經給厚層玻璃堵得暗暗的。人數很多，辨不清他們的面貌。灰灰色的光線底下，兩邊似乎疊着些木箱什麼的。鼻子裏聞得到一股死魚味。我覺得又悶又熱。

駝背五叔和紅鼻子在門邊說話，聲音和瓮子裏擠出來的一樣——嗡嗡地響。

「鋪位在那裏？」

「等刻我總得給你們鋪睡囉。」

「那不行。」

「哪，這個可以？這個…………」紅鼻子踢着門邊的木板做鼓響。

駝背五叔彎彎腰，摸着推開一塊木板，先把我和行李安頓在那豬槽子似的木箱上，又拉着紅鼻子的手說：

「價錢先說好的，這是整數，這是零數，兩個人到上海，包飯包鋪位。」

「嘖嘖……幹麼這樣嚕囌！說好的，誰還賴不是？你祇給錢！——給錢就完事，快！」

「不是這樣說，我們總得先掉一個頭呀！」

駝背五叔裝個老跑江湖的樣子，先把船錢交給他，又嘘了口氣，才在我的右邊坐下來。

我們的鋪位很矮，離地不過四五寸高，坐在鋪上，剛剛可以伸直一個

頭。駝背五叔是睡着的。

全身給雨淋濕了，頭髮裏的水滴到頸子上，冰得怪難挨的。我想站起來擦乾頭髮，可是鼻子尖前面就有一個大塊頭，把屁股堵得像座屏風，伸不開腿。

灰色的暗光底下，屋子裏許多人影子在幢幢往來，喊叫，笑謔，怒罵，壓扁着嗓子唱小調，咭裏咕嚕的說話聲，全匯合起來融成一片，空氣彷彿沸騰了。

忽然，樓板上的電燈開亮了，全屋子浴在乳白色的銀光底下。剛巧，大塊頭也擠到了隔壁一個鋪上去，沒有屏風，這個奇怪的地方可給我看得一清二白。

很小地一間三角房，樓板和地板都是鐵的，一邊一溜大架子木床，疊上去有三層，直通到最高的鐵板上。進門的地方，大約有四五步寬，一到對面，剛剛祇能一個人轉動。那些木架子鋪上，躺的坐的，擠起了許多人，也有兩三個靜靜兒在打橫鋪的。

我剛想把眼睛移到門外去，猛不防對面鋪上三個男人中間，有雙薄底花鞋一伸，接着，一個臉子圓圓的女人爬起來說：

「哦，電燈亮了，補衣服補衣服！」

「慢點！再親一個嘴，再親，……」

跟着這聲音爬起來的是個黑麻子，胳膀很粗，一個扁扁的鼻子。他把全身子向女的身上翻去，那一大胚給壓到了底下。

「要死囉！要死囉！」

「哈哈哈……壓緊！壓緊！」

「老徐，拂起斜褲子！老徐！」

「別鬧了！——再鬧我可惱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全屋子裏翻江倒海地哄笑起來，上上下下的木鋪上鑽出許多黑腦袋，拍着手板，有些笑得前伏後仰的。那個所謂老徐的站在地下，拉着女的兩條腿向屋子中間拖，沒當心自己沒站牢，仰天一交：——嘩啦！

所有的笑聲更起了勁，木床給震得軋軋地響。老徐搭訕地爬起來，預備再撲上去，可是女的已經逃到這邊的凳子上。

這女人，我看不過二十二三歲年紀，眼大眉粗，一身泡鬆的肥肉，彷彿害了水腫病。她離開黑麻子他們的包圍，就把兩手塞到衣衿子底下去繫褲帶，兩糰紅得像牛肉一樣的面巴子牛肉，塗起不少唾沫。

「殺千刀的！」她賣俏不像賣俏憤怒不像憤怒的向老徐橫一眼，接着又噗哧一笑，抓起了床頭一件藍布褂來補。

許多人還嬉皮笑臉地圍攏去動腳動手：大塊頭在她腿子上使勁擰了一把，她又壓尖着嗓子叫起來。

忽然，門邊上咭咭呱呱來了五六個人，揹的揹着行李，牽的牽起小孩，男男女女都向屋子裏擠。那個紅鼻子和一個黑背心的小夥子，忙着招呼客人，蹦來蹦去在許多人中間嚷着擠着，像猴子鑽圈一樣。

來人中有位紮着兩條小辮子披在肩上的瘦女人，臉子塗得像石灰牆，前面鑲排金牙齒，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跟在背後。她把花手絹掩在鼻子上，看着這屋子就鑽眉毛。可是和她同來的那個黑臉漢，正在一個勁兒和紅鼻子說船錢，沒注意到她這張吃藥似的臉。

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在對付另外兩個光桿男子——一個穿灰袍子的和一個厚嘴唇。他們沒有帶行李，聽口音，都是湖北佬，樣子裝得很內行。

「坐坐，」紅鼻子一接到黑臉漢他們交的五塊花邊就往口袋裏一塞，一兩射似的跳出門去說。「鋪位等刻有，鋪位。……」

艘女人一直是張不高興的臉，和黑漢嘟嚕了些什麼。不過他沒有理她，臉子朝着了黑麻子他們這一夥。

機艙裏發出一陣沉重的響聲，繳錨的鐵鍊拖過船邊，我聽了這聲音，有些心緊。

黑麻子和老徐他們，還在跟補衣女人打風罵情的，他們像全不知道屋子裏添了許多人，也沒聽見外面的什麼響，一個個都大說大笑的，嘈雜的聲浪就一會高似一會。兩個湖北佬給擠得沒有地方站：穿灰布袍的比厚嘴唇還要狼狽，他退到角落裏，把身子斜靠在大堆行李上。

外面一陣鑼響，從船頭繞到船尾。黑臉漢看看手錶，獨自似的說一句：

「唔，開頭啦！」

鑼聲傳到屋子裏有了變化，這夥人一個個找到鋪架子邊去換衣服，沒誰再去打打鬧鬧的了。補衣女人也要了錢，在包自己的布包。

所換的衣服都和小孩子衣一樣，褲子上衣連縫着，一色老藍布做的，穿起來要打中間一個小洞裏鑽。

大麻子的鈕子還沒有鈕好，猛不防補衣女人在他背上搗了一拳，兜轉着屁股就跑。屋子裏的人一齊追出門去：

「捉住！捉住！」

叫聲和笑聲一齊在鐵板門外面消逝了。

天色黑了下來，樓板上的圓洞裏看不出一點白色。接着，船身簸動了，耳朵邊祇有「嘩啦嘩啦」的水聲。

屋子裏祇賸我們七個客人，還有那個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和一個抽大煙的老頭。我們中間誰和誰都沒有說話，寂靜包圍着四週，各人都顯出了疲勞。

過不了多大一會，那個五六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裏打起鼾來，其餘的人似乎給這聲音催眠了，悄沒聲的合着了他們眼皮子。祇有我不想睡：看了好一會電燈，又看到烟榻上那個發迷的老頭，他的眼睛半開半合地對着烟燈，手裏的烟籤滾得非常慢。可是不知什麼時候，我自己也睡着了。

耳朵邊又有許多人談着話，我睜開曚曨的眼睛一看，還是先前那些原人——大塊頭他們又轉來了。

不知是半夜還是天亮，屋子裏沒有鐘，又聽不見雞叫，不過我的瞌睡已經睡得很够，大概不怎麼早了吧。

剛剛轉來的這批人，比先前可完全兩樣。他們中間祇少了那個補衣的女人，就像全活得不大起勁，懶洋洋的，沒笑罵和叫囂。

哪個都疲勞得要命，衣服上新添了些油跡，臉子塗成花狗屁股一樣：厚厚一層煤烟。頭髮脚底下流出一條一條的汗水，在額上和腮上走着發光的紋路。皺紋也顯得深陷起來，嘴唇皮可褪了紅。他們的手背上，全是青筋，鬆弛地屈扭地在皮膚裏突得特別高。我祇睡得這會兒，他們的一切一切都變了，叫人有隔了幾年沒看見的感覺。

老徐從門邊上一步一挨地向邊自己的床邊走，那樣有氣沒力的，像整

個身體都沉重了些。他那兩條結實的臂膀，在這會兒卻變成兩件什麼多餘的廢物似的掛在肩膀上，關節全不受力，走一步就得在大腿兩旁隨意地掉動着。那兩粒黝黑的眼球，圍棋子一樣——沒有光。上眼皮像馬上要壓到下眼皮上來的樣子，腦袋歪在頸子上，無力地搖幌着。一到床邊，他就把身子對床上一倒，衣服沒換，鞋子也沒脫，死尸似的不動了。

大塊頭的手脚遲緩地，很吃力地剝下了那套藍布衣，把牠對床底下一塞。剛要爬上床去，可是發覺了自己的床舖給黑臉漢他們三個佔去了，他就暴燥地喊：

「什麼人佔了老子舖？起來起來！」

黑臉漢給他這一叫，也馬上睜着一雙眼睛吼：

「誰佔你的舖位，老子出了錢的！」

於是事情完全鬧翻了。大塊頭在咆哮，黑臉漢紮小辮子的瘦女人壓尖着嗓子帮他丈夫吵，小孩子也給嚇哭了。這些人見黑臉漢有了救兵，就全都起來帮着大塊頭。跟着，連我們的舖位和兩個湖北佬睡的地方，都有了主人。

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到我們床邊，就把行李什麼的向鐵板上亂摔。駝背五叔拚命的抓緊自己的包袱和他們爭鬥，我可恨着自己的力小。

紅鼻子進來了，駝背五叔的眼睛裏像要冒血，他把包袱摔到床上，衝上去指着他的鼻子吼：

「這是怎麼說……怎麼……你你……說過包飯包舖位——你們把行李摔掉！你……」

可是那個肚子裏老早就有對付，不等他閉口，眼睛一翻嘴裏唾出一口唾沫：

「呸，放你屋裏媽的狗屁！——兩個人二塊八角錢到上海，還包飯包舖位哩！」

駝背五叔可楞住了。他的嘴巴張得像個洞，兩個朝天鼻孔給拉成了擠圓形，顯然他想不到對方會把原來的話一起賴掉。他咬緊着牙齒喊：

「你想賴？你剛才怎麼說的，剛才！」

「老子和你說過什麼話！」

「不講理，你賴！」

「滾！滾！賴什麼？——趕快滾！」

紅鼻子一掌，駝背五叔給推到了門外，我也打了幾個踉蹌。跟着，屋子裏十多個人齊一鬨了起來，把我們六七個，都趕到了火艙隔壁的一條小巷子裏，我差不離想得要哭。

駝背五叔氣得像頂門子上快要冒烟，他跌脚，他叫喊，他馬上要去找那個紅鼻子，可是鐵板門給關得緊緊的。黑臉漢和那兩個湖北佬也氣虎虎的，狂吼了一會，還是揭開老頂蓋也出了氣似的。現在他們和駝背五叔成了朋友，大家商量，說要吵到賬房裏去，叫紅鼻子在這船上歡不牢。轟隆轟隆，七八個拳頭在盡力擂着鐵門，可是一點也沒有用。

這地方是很窄的一條小巷，空洞洞的沒有一點傢俱，地板上堆着許多煤，空氣有些悶熱。一盞魚眼睛似的電燈，吊在天花板上，全給蜘蛛和塵埃封滿了，發出一種殷紅色的暗光，像在打瞌睡。

煤堆那面，有二三十個化子蹲在鐵板上打盹。我們進門來的時候，全驚醒了。一個年輕點兒的傢伙，伸伸腰子，打了個呵欠。接着，嘜嘜哞哞

的響了一陣，就有幾道黑黑的眼光向我們這邊射來。紮小辮子的女人完全給他們這些眼光攝進了恐怖世界，緊抱着她的孩子，偎在黑臉漢臂膀底下，臉色發了青。忽然，打呵欠的化子唱：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我好比，籠中鳥……我好比……」

戲還沒唱得完，猛的有道啞嗓子喊一聲「好」！接着，就有十來雙手板拍得震天的響，還有一個濁着食指塞到口裏，吹出了很響的怪聲。於是大家就揶揄地笑了起來。

駝背五叔把眼睛從這兒望過去，很久很久，他看看兩個湖北佬一眼，又神秘地把嘴唇湊到黑臉漢耳朵小聲兒的說：

「唔，賊！說不定他們——是賊！」

黑漢子點了點頭，就把自己的被包什麼的都拉到膀子底下一點兒，我也莫明其妙地靠近駝背五叔那邊去。那些化子似乎又有了什麼反應，哈哈地笑着，還像在商議着什麼事。瘦女人越顯得不安，不時把驚惶的臉子仰起來又低下去，一句話也不說，祇差沒有發抖。黑漢子和我們幾個人彷彿更親熱了，緊堅地靠在一堆，小聲小氣的和別人說着話。

「我們得當心一點，我們……」

祇有兩個湖北佬的話很少。穿灰袍子那個不在乎地吸着烟，當那些花子唱戲的時候，還閉緊着眼睛，把右手的中指和一個食指在膝上點呀點的，像在欣賞着戲唱得不壞，不過他沒喝采。

點把鐘以後，穿黑背心的傢伙從鐵板門邊上挨了進來。他沒有紅鼻子那麼兇，又來向我們兜生意。他說鋪位是有的，不過每人要加一塊花邊。大家都不再相信他的話，他就圓瞪眼睛指天誓日的說：

「我可不比紅鼻子呀！我……祇要你們答應，我到茶房頭那裏去落簿子——錢，你們上岸再給，這可不騙人了吧！」

瘦女人的眼睛，發出兩道焦急的光，她看看那個，又搖搖黑漢的臂膀，於是黑漢子答應了。穿灰袍的湖北佬，在厚嘴唇耳朵後說了一陣，他們二個祇加七角錢，說定到南京上岸的。

祇有駝背五叔沒表示，他先考慮什麼似的搔搔耳朵邊上的頭皮，然後問我有沒有錢。我很想說錢都由薛大叔交給他去了。可是到底沒說出口，祇告訴他箱子裏還有一塊多花邊的銅板，都是別人給我的押歲錢。

於是，我們又來到了的原屋子裏。他們那些人都睡着了，穿背心的把底下三張空鋪交給我們，我和駝背五叔還在門邊的那個原地方。

第二天上午，太陽快要爬到了天頂上，老徐他們才起來。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又洗得乾乾淨淨的，和我們昨天才到場的那會一樣有勁，一點不顯得疲勞，又在打打鬧鬧的。

「娘的，人無百歲壽——幹是要幹，喝也是要喝的！」大塊頭吐掉了嗽口水，就喝老酒。

黑麻子像除了鴉片烟以外就沒世界，爬起來就又點着了那盞鬼一樣的豆油燈。其餘老徐他們這些人，在嬉嬉哈哈打着架，沒有昨天那個補衣的女人，就和一些年輕的小夥子開玩笑。

他們像不知道還有我們這些客人，說得出的祇顧說，沒什麼諱忌。有時候他們想爬到上面的床鋪上去，祇要方便的話，就會踏着客人的頭做梯子。或是好好兒的一口濃痰又掉到了誰的背膀上。

「喂，上面吐痰的人當心點！——底下有人。」

「咱們向來就是這樣吐的。」

照例底下的舖邊上會有兩道含着憤怒的眼光，閃電似的向上面射去，可是得不到什麼效果，嘟嚕句把，就完了。

「哎唷！媽！媽！……哎唷！」瘦女人的孩子蹲在地下吃餅乾，猛的，他一面跳着一面尖叫起來。

原來黑麻子一個烟屁股摔在他頭上，頭髮着了火。

「怎麼，沒有眼睛？孩子給你燒傷了。」黑臉漢叫。

黑麻子可還在慢條斯理的滾着烟鍋，半天才答：

「誰叫他不滾開去。」

於是這兩個又粗聲粗氣的吵起來，樣子像預備要打架。可是大塊頭他們，馬上都圍攏去，彷彿要來帮着打夾拳。黑臉漢見這來頭不對勁，看看駝背五叔他們沒誰開口，祗恨恨地鼓着眼睛，瞧了這口烏氣。

中飯大家蹲在貨艙旁邊一個大板梯底下吃的。除了我們，隔壁屋子裏還有十多個。

乾醃菜的味道有點兒澁，中間夾着許多沙石，碰到牙齒上就「軋軋」地響，牙根有些發酸。可是我的肚皮已經餓癟了，一夾到筷子就對嘴裏塞。

剛吃過頭一碗飯，猛的貨艙邊上鬨了起來，大家湧出門去，祗見紅鼻子和穿黑背心的在扭着一個矮子打。還有十來個水手在圍着看。

「媽的，你船錢沒給就想吃飯？」

「誰沒給錢？不要臉的才想要我出兩次。」，

「誰不要臉？」穿黑背心的猛衝攏去，照準那個的背心裏一拳。

「打人！——出錢乘船是挨打的？」

矮鬼扭轉身子，也回敬了一下。

「打打打！忘八蛋！——行强！」

「把他摔到江裏！」

於是水手們都一齊上來，十對銅鎚般的拳頭，一老一實的向矮子身上送去，一片擂鼓似的聲音，把樓上許多乘客都驚動了。

「救命！救命！」

「打死你！打死你！」

那築墻般的響聲，聽去有些心裏緊呀緊的。

圍起來看熱烘的有些發起公憤來，先還不過是一聲兩聲吆喝，末了船尾巴上那幾十個黃皮赤脚的鄉下人，就袖子捋呀捋的，也想插進去動武。

「來！大家來試試手段看！」

「乘客是該他們打的？」

紅鼻子全身一震，吃驚地抬頭望望那些鄉下人，馬上住了手。可是矮子已經給打得口裏冒血，於是他們七脚八手的把他抬到了船尾巴上去。人都散光了，貨艙旁邊的地板上，有着一大塊紅的——已經深陷地刻到了這些木頭裏面去，永遠會在這船上留一個污點。

我和駝背五叔他們回到了原來的屋子裏，彷彿這一頓飯吃得不痛快，各人都在默默的。

大塊頭他們又穿起藍布衣出去了，還是賸着穿黑背心的和那個抽大烟的老頭在這屋子裏。他們直到半夜才轉來。又一個個都是汗臭，疲勞，煤烟，手脚的癱軟與要命的瞌睡。到第二天吃過飯，又穿起藍布衣。像永遠

沒個休止。

駝背五叔和黑漢子他們談天，老是在這些人出去以後。兩個湖北佬不很愛說話，他們簡直還有什麼心事似的，好好的又在發楞。

駝背五叔愛抽烟又愛喝酒，可是他又禁止我買糖吃——說糖是不衛生的。他老叫我在自己箱子裏拿錢給他買酒，有一次我遲疑了一下，他就喊：

「怎麼——銅板不肯麼？……小孩子怎麼這樣小器的！到了上海我還你呀。」

我把老酒送給他，他又叫我買下酒菜。

船過了安慶，穿灰袍子的湖北佬問駝背五叔什麼時候才可以到蕪湖。這個把端起的杯子停在半路上，自言自語的算算路程，又喝了口酒才答：

「唔，天亮時候吧——明天天亮時候。」

「天亮時候！」那個跟着他說一句，眼睛裏發着亮，又重復了兩遍。

穿灰袍子的把腿子縮到床上，抱住兩個膝蓋在想什麼。過不了一會，又跟厚嘴唇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

這一天下午，兩個湖北佬問人的時候很多，老是：

「到了什麼地方了？」

第三天一早剛從蕪湖開頭，我們這屋子裏出了亂子。穿黑背心的走到兩個湖北佬床邊一看，馬上像自己掉到了個什麼深坑裏。嘴唇皮一烏，兩顴紅得像火花一樣的面巴子肉，立刻褪了色。

「嘿，這兩個鬼傢伙那去了，這兩個……」他睜着兩顆大眼球來發急。一轉眼，馬上又向門外衝去。

廁所裏，貨艙裏，四處都到了，不見那兩個的踪影。轉來的時候，他就絕望他叫：

「跑掉啦！這兩個傢伙跑掉啦，他媽的！」

跟着，紅鼻子也恰惶地跑進來，臉色不很平靜的問：

「找着沒？」

「到鬼地方找去！——在蕪湖跑掉的。」

「那我不管，」紅鼻子扳着一張發靑的臉子吼。「二七一塊四角錢歸你賠，你自己報告去！」

「哼！歸我賠？……沒有客人就上街拉，又不看淸人，一塊八角的騙上船，等回子把人趕出去，勒着他們再來買舖位——沒有錢的人當然跑囉！……回頭祇說要我賠——沒這麼傻！」

「嘿，這小狗×的吃猪頭肉反教了！——茶房頭那裏落過簿子的，你不賠？」

「沒有這些個寃枉錢——賠哩！」

於是兩個大吵起來，紅鼻子的來勢很兇，一個勁兒在蹦跳蹦跳的。可是穿黑背心的也一點不讓步，兩個人，手扭着手的鬧到右隔壁那屋裏一個矮胖子跟前去，各訴說着各的理由。

矮胖子一身橫肉，兩個發着兇光的圓眼睛，在骨碌碌的轉。聽完了他們的話就把兩塊嘴唇皮包緊着那排牙齒叫：

「豬頭三！豬頭三！」

他暴燥地一個給他一腿，不分皂白把那個踢翻在地下。於是，硬硬的皮鞋，揀着他們的肋下，臍下亂踢。倒在地下的傢伙抽着滾着，除了叫爹

參之外，一點也不敢反抗。

「觸侉娘，兩個人都看弗住！」

矮胖子一面喘氣一面罵。把地下兩個踢成了滿身青疤，他的脾氣才小點兒似的。按着，他一屁股坐到那條板凳上：

「娘××，塊四角洋鈿賠出來！」

我們同着湖北佬答應的每個一塊花邊的舖位錢，沒到南京就先交了——穿黑背心的挨了打，他怕我們又有人逃。

賸子空了，五串多錢押歲的銅板，除了給三串錢舖位，其餘都是駝背五叔買酒買烟用掉的。

「再有錢沒有？」駝背五叔問。

「光啦！」我搖一下頭。「什麼錢都光啦！」

駝背五叔橫我一眼，裝出個不快活的臉色，一個人嘟嚕着，說沒有錢給小帳。接着，他把臉子朝着黑臉漢說：

「麻煩，拖着個小孩眞麻煩！——這是一位朋友託我的，下次再不上這樣的當了。」

黑臉漢微笑地點着頭，瘦女人對我使了個同情的眼色。

不知過了什麼地方，紅鼻子他們忽然又慌亂起來，穿黑背心的把我們藏到一張黝黑的舖上，叫大家不要說話，查票員來了。接着，那矮胖子跟了個外國鬼子和一個穿黑西裝的人進來。我們一點聲息也沒有，可是鬼子掏出個手電來，向我們照來照去。

不知怎麼，鬼子的電筒一亮，矮胖子那臉橫肉就驟然變成了土磚色，眉毛位置像給移動了，揚到了額上去，愈顯得底下這兩個驚惶失措的大眼睛，又黑又圓。他惶恐地瞧瞧四面，就趕急把臉子扭轉去向紅鼻子使眼色。這個也倉惶地先挨到門邊，接着射似的向隔壁屋子裏溜，可是給穿黑西裝的照見了——追了上去。不久以後，隔壁屋子裏十多個人和我們，都給叫到了一個空屋子裏。

「大家站到這裏來！大家……快！」穿黑西裝的叫。

「來就來，叫什麼？」隔壁屋裏一個和尙頭先跳出來說。「還怕你們吃人不是！」

穿黑西裝的祇緊釘得他一眼。

鬼子一面把手裏的電筒向我們點呀點的——這自然是數我們有幾多人。一面又撳起人丹上的小方塊鬍子，亮着兩道兇光閃閃的眼睛，射在矮胖子身上，口裏哇啦哇啦，我可一個字也聽不懂。不過從那張要咬矮胖子一口似的臉和怪響的嗓音，知道他在發脾氣。

矮胖子可完全像一隻老鼠跑到了貓跟前、嘴唇皮白得紙一樣，手腳發了瘧疾似的顫抖着，連全身的肌肉，也哆嗦起來。他苦着一張臉子看看穿黑西裝的口吃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駝背五叔不知是痛快還是怎麼，瞟了黑臉漢一眼，和尚頭的兩個嘴角向底下瀏着，像討厭什麼似的。

最後矮胖子費了五百斤力似的轉向了鬼子，從牙齒縫裏迸出一句什麼——也是我們不懂的外國話。

可是對方不讓他說完，就把臉子對他一衝，像要打人的樣子。這個倒退了幾步，要不是我們堵住了，他簡直會摔下來。接着，鬼子怒吼了一句什麼，扭轉屁股向門外衝去。

這一來，彷彿就是矮胖子的致命傷，驚惶和慌亂，使他完全像瘋子，不要命般的跑上去向鬼子作揖，一面又帶着哭音的向他說了許多做貓叫的話，可是不中用。最後，他絕望地看着穿黑西裝的，祇差沒有下跪的苦求着：

「我認罰！我……客人帶多了……請給我求求……我認罰！」

和尚頭可非常現神，眼睛看一下鬼子，又看看矮胖子，見他這樣苦求着，嘴裏就噓呀噓的。

「求他做什麼？打呀！」我在肚子裏叫。

可是穿黑西裝的全沒有看我們，祇下死勁的橫矮胖子一眼，這個就又作揖，口角上冒着白沫：

「我求您……我……」

於是穿黑西裝的才趕上鬼子打了許多私人交道，硬把他拉轉來。

矮胖子拉長一張哭喪的臉，抽出自己的抽屜，把從我們這裏榨去的錢，都拿了出來。當這捲鈔票還沒有離開他手裏的那一忽，那雙充滿了恐懼和貪婪的眼睛裏，遲緩地，痛心地，發出兩道留戀的可惜的光。可是他看一下對手兩道更刻毒，簡直有些像掠奪的眼波，馬上又小心地，顫抖地，把牠送到他跟前。

鬼子使勁地把鈔票從他手裏抓過來，向口袋裏一塞，又罵人似的喊了一句什麼。穿黑西裝的才向他做了個轉去的手勢，皮鞋又橐橐地響了起來。在門外還響着一句很生硬的北平話：

「這混蛋！」

我們回到屋子來的時候，矮胖子打了兩踉蹌也衝進了他的屋子裏。和尚頭掉轉身子，一面向隔壁屋裏走一面喊：

「活該！」

到了上海，我提着這隻輕飄飄的箱子和被包擠上岸來，剛剛走過長跳，碼頭邊上站着大姊在叫我。我把什麼都丟在地下，姊弟倆跳攏來緊緊兒地擁抱着。忽然，一縷酸酸的什麼透過我的感覺，我再也不敢回頭去看駝背五叔。

在城市裡（七）

張天翼

可是老太太扁着嗓子叫起老小高來。於是丁壽松趕緊走到門邊，用極很着急的樣子幫着喊：

『老小高！……小高！小高！……』

老太太公事公辦地校正他：

『不是要喊小高𠯆。要的是老小高。難爲你再喊下子的，松——松……——』

忽然她吃吃地笑了笑，小聲兒說：

『我眞不曉得要怎幹稱呼他法子。……』

從前她的孩子趕着他叫『松大叔』。文侯老三還很喜歡他，小時候很親熱地喊過他，並且叫他背着到外面去轉轉抓彩。可是後來漸漸的——這名字聽來有點揶揄意味了，彷彿爲的要取笑他，折磨他，才加上這麼個不相干的尊稱。

她還記起文侯愛笑不愛地對丁壽松說過這句話：——

『怎麼？叫你松大叔——你當眞答應啊？』

老三這孩子——說起話來一向是冒里冒失的。

大概是這些地方得罪了丁壽松，以後他到城裏來的時候，竟不來看看這房自家么。

那位梁太太近來很關心丁家裏的事。她問：

『他跟你們隔得遠不遠？』

『呃唷，我說不上來了，』老太太想了一想。『哪，是這個樣子的：以前丁家在下河的時候呢——一共有五房。後來一房一房分了出來，我們老三房就在這塊買了房子。他呢……』

小鳳子打斷了她：

『他哪里是我們這五房裏頭的㗎！』

那個楞了一下，要去抓牌的右手也停在半路裏沒有動：

『是的吱，是說不是這五房裏頭的吱。』

『怕還不是同宗的哩。不過他也姓丁就是了。』

『是的吱，』老太太重復着，表示她自己並沒說錯。『嗯，一定不是同宗的。』

梁太太很吃力地把短短的粗頸子轉動一下，——看看門口：那個松大叔出去找老小高還沒回來。她搖搖頭，擺出付看不起的臉色：這麼個脚色也要姓丁，也要向丁秘書長家裏攀做本家，她總覺得有點荒唐似的。聽說

他還想找個差使哩。於是她鼻孔很響地哼了一聲。

『他能够做什麽事呢！』她說，『總沒有進過什麽學堂吧，他這種人。』

正抽着紙烟的小風子趁機會又來了俏皮話：

『唵，就祇准你家梁先生進專門學堂。……你望着罷：丁壽松明兒個也會到部裏頭去當科員——派在秘書長室辦事。……』

給取笑了的那位胖太太笑得發抖，肩膀抑了幾下，好像有人呵她的癢。

溫嫂子剛扭一扭頸子要響應她。可是一瞧見芳姑太太綳着那張腫臉。她就挺了身子作股正經，還用手暗地裏碰碰姑太太的膀子——叫她別把手裏那張四條打出去。

五舅老太太瞅了梁太太一眼，視線又回到了她那付牌上。眼睛瞇着，眉毛皺着，彷彿她是不得已地在盡着什麽義務。等到了老太太開了口——源源本本告訴她剛才那句笑話的來由，她這才抬起了臉，用心的樣子聽着。

老太太說：

『哪，是這個樣子的。以前文侃在報館裏的時候——梁先生就在他手下做事，懂啊？梁先生是專門學堂畢業。……』

『學的是師範，』梁太很快地插進了一句。

『唵，師範……那年子文侃不做報館了，跟着如今那個史部長跑來跑去的。梁先生呢——就沒得個事。去年上半年——二月初六，正是——史部長喊文侃去當秘書長，梁先生在部裏當科員：他學的是專門，懂啊？……：沒得個專門才難找事哩。……』

她報告得很認眞，叫人覺得——要不仔仔細細聽着她就對她不起似的。眼睛可對着桌面上：她那雙眉毛漆黑的，畫成兩把剔脚刀的樣式，這麽一襯起來，就更加顯得有威嚴。腦頂上齊髮根的地方塗着墨，好像帶着一頂黑緞帽子。

這時候大家都緊圍着牌桌，燈光給聚得集中了，亮得耀眼。四面都給她們的影子擋着，祇隱隱約約看見牆上掛着的對子——成了一條條的白柱子。

門忽然開了一小半，一陣輕輕的風蕩進來，叫燈罩流蘇搖了一下。老小高跟丁壽松走進來了。

老太太全沒在意。她雖然一個勁兒瞧着牌，可也覺到身邊幌了幌亮，就對那個老媽子瞅了一眼，似乎怪她怎麽無緣無故闖了進來。她說：

『你們望望梁太太瞧：三番下了地！』

『眞的，』芳姑太太哼了一句。於是每逢摸到一張什麽，總得躊躇一會。一面用大拇指摩着牌面，一面瞧着她下家那張胖臉。末了她就用着打商量的眼色瞅瞅溫嫂子。

誰也沒開口。在這靜默的當口——她們才聽見老太爺書房有人在那里哼什麽詩。聲音顫顫的，一會兒細得像蚊子叫，一會兒又放得很大。這當然是那位五舅太爺的玩意：他念起書來總是兩腿叠着，用脚尖顚着抖呀抖的。

在走廊上，在院子裏，時時響着那些下人的脚步。那裏面還辨得出高升的嗓子——他在嘟嚷着什麽。接着丁壽松咳了一聲。

老太太好像嫌這些吵得她分了心，自言自語地說：

『唉，家裏人多了也着實麻煩哩。……』

沒有人答腔。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地對付着梁太太，連空氣都凝固起來了。芳姑太太連放牌也輕輕地放，彷彿要叫人家不注意——就使聽的是這一張也會錯過的。

後面一進的屋子裏——三太太在哄着三個月的小毛娃睡覺，不成調地哼着。聲音像一根細絲，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飄着，打門縫裏擠進了這客廳。

祇有在這個時候，大家才記起這公館裏還有這麼一個人，才記起文侯還有這麼一個老婆。可是想起她的面貌來——總有點模糊；她從來不出來陪客，也不多說話，在人面前老是低着腦袋，跟她做新娘的時候一樣。

『你們聽聽三嫂，』小鳳子用蘭花手弄熄了那紙烟，輕輕地說。『不是念經就是哄孩子。孩子又帶不好：養一個壞一個。三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頭瞎跑瞎跑的——她也不管下子。』

『怎幹呢？』五舅老太太問。『你打的南風啊？……和了！』

於是大家都輕鬆起來。梁太太可紅着臉，立刻把沒有做成的那付牌洗掉，並且小聲兒噓了一口氣。等到別人發議論的時候，她又滿不在乎地堆着笑。

丁壽松一直站在黑地裏，夾進這里看看，頸子伸得發痠。有人一和了局，他這才鬆了一口氣，彷彿卸下了什麼重担似的。

可是她們這些談話——他還是挿不進去。她們正拿三太太做題目，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應該表示同情她，還是應派她的不是。他嗓子似乎乾得難受，時時咳幾聲。右眼不舒服地霎着，顯然這強烈的燈光刺着他很不好過。

『她那種日子我就過不來，』小鳳子又拿起一支烟。『她一年到頭不動，什麼事都不管。』這里她把兩個指頭放到嘴上去，告訴別人她現在又得來一句俏皮話了。『喂，你們望着罷，打起仗來她都不肯動的。……。』

誰也沒有笑。倒引來了五舅老太一句問話：

『怎幹要打仗呢？』

小鳳子極力忍住笑，眉床肉抽動着。她故意對那位老人家裝付驚慌樣，一面瞟着梁太太的臉。

『糟了！五舅媽眞的不曉得啊？』她壓着嗓子叫。『洋鬼子就要打到這塊來了哩：有一百架飛機。』

那位梁太太沒命地笑起來，全身顫得像一塊肉凍。

老太太也笑了笑：

『這倒頭的小鳳子！——瞎說瞎說的，五舅媽要當你是眞的哩。』

停了停又正經着臉色——向五舅老太那邊湊過去一點：

『不要聽她嚼的舌根子。……昨兒個我還看了報的：不要緊。打仗的那塊還遠得很哩，懂啊？——遠得很哩。……眞的，中國地方這麼大，人家要打來——哼，這樣容易法子啊？……』

她到面那位姑太太可轉開了念頭：想像到跑兵荒——摟着她的祝壽子擠上了小火輪，帶他逃到鄉下去。她不管到哪裏總帶着這孩子走，就是回娘家——也叫小侯在他下課的時候去接他來。現在他給安排在他外公書房裏；她怕這裏太嘈雜了，叫他溫習不了功課。

越想越不放心，於是她很快地向溫嫂子轉過臉來：

『你去望下子他罷。』

那個一聽就知道她說的是誰——『哦，祝壽子啊？』快走到門口的時候姑太太又加了一句：

『他要是瞌盹——就給他上床。』

丁壽松看着溫嫂子走出去，嚥下一口唾涎。他想：怎麼不叫他丁壽松呢？他覺得使喚一個女人到老太爺房裏去，那裏還有男客坐着，這件事總有那個。並且他實在應該再到老太爺那裏去坐一會：可是他把那位老人家冷落了這麼久，這回要去——他認爲總得有個藉口才好。

『五舅老太爺眞是胄𣪠子，』他對自己說，笑了一笑。

嗯，那個老頭儘拿本書在那裏念，就是看見他進去了也不跟他搭嘴。老太爺一個勁兒在那里寫着什麼，連外孫撲在茶几上打盹——也沒有管。丁壽松坐在那屋子裏的時候就老是忸怩着，想不出一句話來說，於是他打定主意——非得有件正經事他才到那邊去。

這客廳裏的女太太們雖然沒工夫理會他，他到底還有時候插得進嘴去的。

就這麼着，他一聽見小鳳子第二次跟舅老太說頑皮話——他就打起哈哈來，聲音放得很大。

『唉唉！笑死人哩！』——末了他拿手擦着乾巴巴的眼睛，縮短了呼吸好像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香几上那架座鐘叮的敲一下：十二點半了。

高升端着個茶盤走進來，整整齊齊擺着消夜的稀飯。一走過兩個人影中間的亮處，就有一碟火腿閃現了一下：切得薄薄的，紅的白的都非常鮮明。

背着燈光站着的丁壽松看高升拿出那些飯碗來。他數着：一，二，三……

『七！』他挺了挺領子。嗯，到底是自家人：即使他沒打牌，他不過在這里隨便談談玩玩的，這一餐精緻的消夜可也有他的份。不比在唐家裏——祇叫他到廚房裏去吃飯。

他這就擺出付得意的臉色瞧着別人吃東西，好像這些好味道都是他親手做出來的。看見舅老太太已經用完了，他還拿出一付主人的身份來勸她多吃一點。

『怎麼不添一碗呢？怎麼不添一碗呢？』

可是他自己沒端起碗來。直等到溜嫂子回了這客廳裏——他才動手。

『祝壽子上了床了？』他把那最後一片火腿浸到了稀飯裏，很關切地問她。『你今兒個不家去了吧？』

『家去做什麼？』

他低聲說：

『呃，眞的，你替我在姑太太跟前說一聲：請她那個點個——侃大爺回來了的話。頂好呢請她在侃大爺面前先說一聲，回頭我再自己找他。你看呢？……』

『啊喂，看你啃！——你還是不放心姑太太，還是不放心我嗄，重三到四的？』

丁壽松就聳着肩膀笑起來。可是一想到他要一個人回唐家去，心頭又一陣冷。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獃在那冷淸淸的公舘裏，瞧見了老陳那張看不起人的臉。

『我憑哪一門要住在唐家呢？』他想。『明兒個我要跟他們說一聲——搬到這塊來住：出門一里，不如屋裏。……』

今晚他可非回去不可。他聲言他得少陪，跟在座的人一個個招呼着。一發見老太太動了動身子，他趕緊用付哀求的臉色叫起來：

『莫送莫送！自家人。……，呃，眞的，莫送！……』

在他這方面，禮節可得盡到。他不斷地彎着腰點頭，到門口還鞠了一個躬——讓門扉撞到了他腰上。在廊子上遇着老小高，他竟也拿微笑招呼她一下。然後跨着方正的步子，恭恭敬敬走到老太爺那里去告辭。

五舅老太爺還是坐在那把搖椅上，這條腿擱上那條腿，抖得連地板都震動起來。他眼睛有點不大平正，把那本書稟右邊拿着：一眼瞧去，就簡直斷不準他倒是在看書，還是在瞟着進門的丁壽松。

靠窗那張桌子上放着兩隻大小不同的錶，旁邊還有一塊灰布。丁壽松知道這是老太爺的玩意：他每天晚上要把那些小鐘小錶擦一遍的。

可是老太爺自己正在那里找着什麼：這里摸摸，那里摸摸，一會兒又翻抽屜。這里他猛地抬起臉來，很着急地問：

『呃壽松，你看見我的眼鏡盒子沒有？』

那個給楞住了。

『眞要命！』老太爺顯得很煩躁，說起話來也很快。『到哪塊去了呢？——剛才還在這塊的。眞要命！眞要命！家　這麼多用人——一點個用沒得！……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

五舅老太爺還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兩腿仍舊抖呀抖的。他慢吞吞地說：

『在不在你的馬褂口袋裏呢？』

丁壽松帮着找着。等到他在新打的書櫃上發現了那個東西之後，他才走出了這里。自鳴鐘正敲了一下。

這時候客廳裏又鬨出了尖銳的笑聲。

（未完）